

燕
石
續
札



呂
思
勉
著







燕

呂思勉著

石



續

札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目錄

買田宅請田宅	一
買道而葬	二
分地	二
高麗無私田	三
商者不農	四
田制	四
田業賣質無禁	八
質田以耕	九
農民所需田畝之數	九
田畝隱匿	二一
唐武宗時僧尼所有田畝平均數	二一



賜田	二
流民田產	三
宋末公田	五
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	九
金屯田戶租佃	三
元時獻田	三
莊田	四
職田收租之重	七
豪強占田之害	七
異國異族間兼并	九
古振貸一	三
古振貸二	五
古振貸三	六
古振貸四	七
古振貸五	八



古振貸六	三九
漢世振貸	四〇
漢士大夫散財振施	四三
官家出舉上	四四
官家出舉下	五三
京債	五七
營債	五九
民間借貸	六〇
富人之不法	六三
質典	六五
借貸利率	七一
青苗法	七四
羊羔利	七七
印子錢	八一
禁奢	八三



寶物.....九〇

毀奢侈之物.....九二

古學制.....九五

三公四輔五官六官冢宰.....一〇三

夫人選老大夫爲傅.....一〇八

以夷隸守王門.....一二二

宦.....一二三

鄉校.....一二五

漢興三雍太學.....一二六

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一二九

講學者不親授.....一三二

漢世向學者多孤寒之士.....一三三

游學.....一三四

富教.....一三七

不樂仕進.....一三八



夏侯勝桓榮·····	一三〇
漢世豪傑多能讀書·····	一三一
國子太學·····	一三三
入學之年·····	一三五
爲私家立學·····	一三八
周 朗·····	一四〇
元仁宗重視國學·····	一四二
明初國子生·····	一四三
郡縣鄉里之學上·····	一四四
郡縣鄉里之學下·····	一四六
文 學·····	一五三
學校由行禮變爲治經·····	一五五
孔 子 廟·····	一五五
鄉 飲 射·····	一五九
束 脩·····	一六〇

山 長	一三
學校經費	一三
范 甯	一四
論語孝經	一六
盲人識字	一七
讀經用演習之法	一七
學校中體罰	一六
鳴鼓衆賁	一九
學校風潮	一三
武 舉	一〇
爲外族立學	一二

買田宅請田宅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括之母上書言括不可將，曰：始妾事其父時，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爲將，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又蕭相國世家曰：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有說相國曰：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相國從其計。上罷布軍歸，民遮道行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言田宅皆曰買，是田宅已屬私家。又白起王翦列傳：言始皇起翦攻荆，自送至灞上，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曰：請是田宅猶屬公家也。趙世家：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烈侯曰：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亦見公家有田之多。此等固皆傳者之辭，未必當時實事，然傳者之辭，亦必依附實事，但皆務爲夸侈耳。觀此諸文，可見當時田宅之分屬公私也。

荀子議兵篇言魏氏之取武卒，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可見是時，田宅與奪，尙有由公家者。



買道而葬

禮記檀弓：「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舊說以子皋爲倚勢虐民，非也。此事可見井田廢阡陌開之漸。夫使阡陌完整，營葬者安得犯人之禾？營葬而犯人之禾，蓋以阡陌割削，喪車不能通行故耳。開阡陌乃違法之事，當時依法整頓，勢蓋已不能行，然猶難公然許爲合法。邑長犯人之禾而庚之，則許爲合法矣。闢涉土地之案件，又將如何辦理？故曰：後難繼也。以吾爲邑長於斯也，乃讀而非句。言以吾爲邑長於斯，買道而葬，後難爲繼，故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非謂爲邑長可倚勢虐民也。

分地

讀史者多謂耕稼之民，始重土地，游牧之民，則可以時時遷徙，誤也。游牧之民之遷徙，亦出於不得已耳。故亦極重分地。史記匈奴列傳曰：「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又曰：「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在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

草移徙。」其證也。彼其所謂遷徙者，固皆在分地之內耳。分地之制，惟遼世最嚴。故當其盛時，北方最爲安定。以凡部族皆能保其分地，莫相侵犯，則變動無從起耳。遼史營衛志引舊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涇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非謂前此遼無定居，乃其所居之地，無法令以保轄之，不能視爲分地耳。

高麗無私田

宋史高麗傳曰：「百官以米爲奉，皆給田。納祿半給，死乃拘之。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軍。六軍三衛，常留官府。三歲以選戍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此制殊近於古，然未聞高麗之民，視中國爲康樂者。其取之，未必輕於中國之私租也。封建之世，民所苦者在官稅；郡縣之世，民所苦者爲私租。中國人習於統一之既久，以爲無私租而僅有官稅者，其官稅亦如漢以後私租之輕；即少重，亦不過變三十稅一爲什一而已，而惡知其大不然也。以私租爲官稅者，爲宋末之公田，明初江、浙之重賦。其虐取，尙未如封建之世暴君之烈也，而民已不堪矣。

商者不農

後漢書文苑傳：黃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案漢武帝時公卿上算緡之法，曰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名田。哀帝時，師丹之法，賈人亦不得名田爲吏。則禁止兼井之法，漢世自有存者，特不能行耳。

田制

井田之制，論者多以爲宜行諸大亂之後，人少之時。漢紀所載荀悅之論，最衆所熟知者也。此說自有其理，然謂非如此不可，則亦未爲的當。何者？歷代土田，固多爲私家所占，然在官者仍不少也。私家之田，不可卒奪，官田獨不可詳立制度，以之爲本，推諸私田乎？漢書高帝紀：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又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

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讀此詔，便知當時田宅，在官者多，吏且能制其予奪。九年徙齊，楚大族關中，所由能予以利田宅也。自晉至唐，田皆有還受之法，公田自必甚多。至金世，乃云賣質於人無禁。說見田業賣質無禁條。然金史高汝礪傳言：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汝礪諍之，謂「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民地自有隱匿，然官田數已不少。明史食貨志載弘治時，「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亦然。此豈不足立制度，爲推行之本乎？

荀悅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限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此即申鑒所謂「耕而勿有，以俟制度」者。仲長統昌言曰：「今者土廣民希，中地未墾，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地有草者，盡口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災也。」其說與悅若合符節。詳密之條例，不徒非急務，或且非必須。扼要言之，未耕者悉爲公田，惟能耕者乃得受之，即此二語，已盡裏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矣。將此二語，明白宣示，與此違者，限期正之。詳密之條例，隨時隨地定之。豈必俟大亂之後，而亦豈慮紛亂之生乎？或曰：并兼者之悖戾，則何所不至？雖如此，豈遂不與政府抗？然耕者其右之乎？耕者不之右，豪強能爲亂乎？故均地之制，實不難行也。其不行，乃莫之行，非不可行也。何以莫之行？曰：皇莊也，官莊也，職田也，公廩田也，其剝削莫不同於豪強，然則自天子以至於公卿大夫士，皆豪強也。與虎謀皮得乎？然則荀悅等之論，特鑒於新莽之敗而云然耳，固未盡制土分民之理也。

魏三長之立也，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張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采。僥幸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陵奪矣。」當時張宗豪族之所爲，即仲長統所謂自取者而均田之令，則從事後正之者也，亦曷嘗見其能爲亂乎？

韓非子曰：「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今人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顯人與人是否相若，事極難言。然使其資地相同，所異者，祇在豐年，旁入之利，饑饉、疾疫、禍罪之殃。韓非之言，庸或未爲大過，若先據特厚之資，持是以剝削人，則其所以致富者，乃強豪，非力儉也。此而加以右護可乎？占荒田者是已。晉書李班載記：班嘗謂李雄：「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詔「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傲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宋史食貨志：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撙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又淳熙九年，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力不能墾，則廢爲荒

地。他人請田，則以疆界爲辭。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多加，而郡縣之計益窘。」〔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世宗紀〕大定二十年，十月，上謂宰臣：「山後之地，皆爲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租於民。」此等皆由人得自取所致。苟悅所由欲以口數立限，戶調式所以有占田之數也。

土地制度之難立，在於太重先占之權。〔晉書隱逸傳〕郭翻「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此以制行論，原不失爲廉讓之美德，然非所語於爲政矣。李安世言桑井難復，宜更均量所爭之田，宜立限斷，皆必破棄私有之權，然後其策克遂者也。〔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十月，勅「洛城坊曲內，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旣供軍賦，即係公田。或恐每有披論，認爲世業，須煩案驗，遂啓幸門。其都內坊曲及畿內已耕殖田土，諸色人竝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買賣，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議認。〕即以詔旨剝奪私有之權者也。謂不合義可乎？

宋楊戩之立公田也，戩傳謂其謀出於胥吏杜公才。「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以戩之暴，猶必展轉尋索田契，可見昔人視私有權之重。此在常局，固亦不得不然，然不能以此妨礙改革之大計也。

〔漢書王莽傳〕載中郎區博諫莽之辭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

之漸，弗能行也。」此所謂順民之心者，謂民滅廬井，置阡陌而秦聽之，非謂廬井爲秦所滅，阡陌爲秦所置也。曰民未厭其敝，乃謂民未思復井田，非謂其不惡富者占逾分之田，而已無立錫之地也。曰欲復井田，必有百年之漸，亦以繁碎之條例言。若知行井田之義，在於均田，則亦初不俟此也。

宋史楊存中傳：乾道元年，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此亦乘兵荒而占取者也。王時升、袁樞所言，不過平民，其爲害已如此，況將帥乎？

田業賣質無禁

金史食貨志田制曰：「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此爲道地之私有制，即所謂無制度也。唐書食貨志述開元時事云：「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強并兼，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案舊書良吏傳：長孫順德，太宗時刺澤州。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賈敦頤。永徽五年，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新書云：舉沒三千餘頃。此亦令買者還地之類。租庸調法存時，自不得不然。其後租庸調法雖廢，蓋亦未頌言可以賣質，北宋之世猶然，至金世，乃有賣質無禁之說。金史此言，自有所本也。

質田以耕

唐書盧羣傳：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以羣代節度。羣嘗客於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一似羣質田時嘗躬耕，或傭力而督之耕者。然舊書傳云：「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則其田實散在諸縣，不徒躬耕，即傭人而督之耕，亦力所不及也。新書之辭，殊爲失實。

農民所需田畝之數

一農民究須得田若干，乃可自活？此隨時隨地而不同者也。蓋土愈沃，則所需之數愈少；時愈晚，則耕作之法愈精，所需之數亦愈少也。李悝盡地力之教，言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百五十石，則畝得一石半。此說當較近情實。蠶錯言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則約略言之耳。古百畝僅當今二十餘畝，一石亦僅得今二斗。則今二十畝之地，在當時歲收今三十石也。宋史食貨志曰：「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錄，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一十二萬餘戶計之，是四戶耕田一頃。知天下隱田多矣。」意以四戶耕一頃爲少。而林勳本政書，欲使民一夫占田

五十畝。

亦見志，又見本傳。

《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

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則五十畝者，宋時人所

能耕，而亦其自養之所需也。五十畝足以自養，故百畝爲多。明史錢士升傳：

附錢龍錫傳。

崇禎七年，「武生李璣，請括江

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疏駁之，曰：「其曰搢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

不能枚舉，

此說當係以銀兩或緡錢計，頒失之夸。顧亭林《中隨筆》引翼子蜀言曰：「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估計較近情實。據經世文編卷八引。臣

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

況他省？固亦列百畝於富家矣。徐聞傳言其「田不滿百畝」，吳嶽傳亦曰「田不及百畝」，二人固皆清廉，又

未必能躬耕，然亦勉可自活，可見百畝在其時爲已多也。斯時制民之產者，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

「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別給十畝爲蔬圃。」宋史食貨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七月，

「募民耕江南曠土，戶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爲永業。三年後徵租。」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也速帶而之軍，因

李璣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爲人所墾，歲久成業，爭訟不已，命別以境內荒田給之。正軍五頃，餘丁二頃。已滿數者

不給。」大德元年十二月，「徙襄陽屯田合刺魯軍於南陽，戶受田百五十畝。」泰定帝泰定三年正月，「以山東、

湖廣官田，賜民耕墾，人三頃。」

皆見本紀。

此等皆係荒地，故所授較多，非尋常情形也。元史良吏觀音奴傳：「寧陵豪

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直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又孝友魏敬

益傳：「雄州容城人。有田僅十六頃。」

此僅字爲幾及之義，意以爲多，非以爲少。唐宋時人用僅字多如此。如舊唐書張延賞傳，言其爲劍南節度，「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是也。

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強與之。」有田三頃，而一遇饑荒，即須攜妻就食於外；十六頃去十頃，尙得六頃，乃守之僅足無餒；皆不可解，蓋記者不詳也。

田畝隱匿

明史食貨志：「洪武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覈駁無棄土矣。」「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不及洪武之半，殊不合情理。猶可諉曰：政事廢弛也。張居正之丈量，可云嚴切矣，且史言其「尙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多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而其田數總計，爲「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亦尙不逮洪武。此可見一經隱匿覈實之難，亦可見歷代戶口、田畝之數，無一非兒戲之流，去實際甚遠矣。

唐武宗時僧尼所有田畝平均數

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

人，田數千萬頃。以人數除田，近於人得一頃，似亦與民間小康之家無異。然俗人須贍八口，僧尼徒奉一身；又俗人弔死問疾等耗費多，僧尼不徒無之，尚可受布施也，此度牒之所以貴歟？

賜田

舊唐書于志寧傳：志寧與張行成、高季輔俱蒙賜地。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尙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高宗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新書李襲志傳：弟襲譽，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匱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足以衣。」牛僧孺傳：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皆見士大夫之於賜田，守之頗久。王者之於土地，貴能予亦能奪，乃足以明賞罰而行懲勸。若貴人守之太久，則平民得之愈難。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隋文帝時，蘇威立議，以爲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地以給民。而王誼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隋文蓋不欲失功臣之歡心也？誼之言則可謂悖矣。

元世賜田最多，別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然拘還者亦多。如元史武宗紀：至大二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順帝紀：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

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皆其大焉者也。此蓋賜田太多，不得不然，亦有既拘還復賜之者，如成宗紀：大德九年十月，賜安南王陳益稷湖廣地五百頃。仁宗紀：至大四年九月，益稷入見，言有司拘臣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授田如故。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時賜田悉奪還官，以月赤察兒自世祖時積有勳勞，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詳見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至大元年六月，以沒入朱清、張瑄田產隸中宮，立江浙財賦總管府提舉司。三年十一月，以清子虎、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順帝紀：至元二年二月，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亦見傳。皆是也。

流民田產

流民田產，當如何措置，此一頗難處之事也。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今京畿周圍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蹙，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欲「授以閒曠之田，」「許令別置版圖，」「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乃「計戶

定征，量田授稅。」此固一策。然墾荒與復故業孰易？且此二十三州中，適多曠土，故此策可行也，不則何以授之？況民逃不能撫，而公私共分其所有，豈理也哉？志又云：紹興三年九月，「戶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並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近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稅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脫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槩籍沒，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又洪皓傳：子适，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會完顏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於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產爲官鬻，請聽其估贖之。」乘兵荒攘民業，而責其價贖，更不成語矣。紹興三年戶部所定條例，似較近理，然十年、二年之限，亦未盡善。民固有流亡三四十年而猶懷故土者也，明史王來傳：來爲山西左參政，請「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聽其均分。原主復業則還之。」田不荒而復業者亦無虞失職，似爲最善。

元史良吏段直傳：「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此其措置，亦與王來同，特多一籍諸親鄰之戶之舉耳！所以如此，蓋所以避歸官歸官而更以還民，則事難而易滋弊矣。逃戶設終不歸，田廬將遂爲其親鄰所有，故其親鄰亦樂從之也。

宋末公田

宋末之買公田，固爲稅政，然未至如論者所言之甚也。公田之起，據史所載，實由陳堯道等言廢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於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則其議實自託於抑兼并，今姑勿論其然否，然是時之財政，舍此固別無救急之策也。買公田事在景定四年，然淳祐六年，謝方叔即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是亦救世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寒。於以尊朝廷，於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此時距景定四年尙十七年，然其言，無一不若爲

後來之買田發者。且曰：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則言此者初非方叔一人矣。然則買公田實當時之與論也。此何哉？會子則已濫矣，金銀數亦無多，且究不能徑作錢幣，故上下所貴，惟在穀粟，而國用遂專資和糴。和糴取穀粟於小民，買限外之田而收其租，則取穀粟於豪強，其是非固無待再計者也。然則買公田非徒救急，以義理論，亦無可訾議矣。所爭者，行之之善否耳。賈似道傳云：「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與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此固擾亂太甚。然禍止中於田主，而未及佃戶。陳堯道等之議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所冀者，爲一石弱之租。《食貨志》：六郡回買公田，「一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然則當時租額，蓋自六斗至一石。《志》又言紹興時，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其租額亦略相等。則陳堯道等所欲收之租，其額固未嘗加重也。或曰：《食貨志》言：「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皆得侵漁耕者。」此時之公田，又安知其不如是歟？此固然。然以定額論，則私租之納，亦未必能甚輕。以別有事例論，則此時之公田，方倚以給軍國一切費用，虐取之或未敢過甚。亦且事例必逐漸而興，積久乃成爲牢不可破。自景定四年十月，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至咸淳四年六月而罷。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德祐元年三月，以公田還田主，令率租戶爲兵。前後不及一紀，新例亦未必能繁興也。然則宋末之買公田，虐實未及於佃戶，觀史所載，皆徒爲田主鳴不平，而未能切實舉出佃戶受害之據，可證也。即於

田主亦未曾徧加毒害。食貨志又載咸淳十年陳堅等奏曰：「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其淫荒縱恣如故。蓋買田本限六郡，即六郡之中，亦未必能徧及也。然則買公田之爲害，固不如衆所云云者之烈矣。」

明史食貨志言：「太祖怒蘇松嘉湖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加二倍爲二三石，則未加時乃六七斗至一石也。又公主傳：太祖女壽春公主，「爲太祖所愛，賜吳江縣田一百二十餘頃，皆上腴。歲入八千石，踰他主數倍。」此畝得六斗餘，亦宋末舊額也。宋史食貨志：建炎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又職官志：職田，「佃戶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此爲宋時成法，末年之公田租額，亦如是也。

宋史食貨志又述買公田時定例云：「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其後每石止給四十貫，而半是告。則當時所謂多田之家，自三百畝至五千畝也。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元年八月，「拘閭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夫安邊所之設，其可哀痛，亦與後來之買公田無異矣，而貴妃乃取以施寺，亦可謂無心肝，無綱紀者矣。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江南官田，爲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

日期，聽人首實。踰限爲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二十三年七月，「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強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成宗紀：元貞二年七月，「括伯顏、阿朮、阿里海牙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隱匿者令輸租。」是易姓而後，地之爲豪強所據如故也。盧世榮傳：「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以災異故，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武宗紀：至大元年十一月，「詔紹興被災尤甚，今歲又旱，凡佃戶止輸田主十分之四。」公家飭減私租，事甚罕見，有之，惟元世之於江南耳。順帝紀：至正十四年，「詔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疑亦因江南而推暨也。清史稿聖祖紀：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詔凡遇蠲賦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戶三分，著爲令。」又杭奕錄傳：雍正三年，遷光祿寺卿。「上蠲蘇州、松江田賦四十五萬。杭奕祿疏言：有田納賦，既邀蠲免，無田而佃種人田者，納租業主，亦宜酌減，俾貧富均霑實惠。上謂此奏甚公，下廷臣議，定業戶免額一錢，佃戶免租穀三升。上命如議速行。」蠲租兼及佃戶，蓋自此始有定令。然此等法令，多成具文也。

自漢世減輕田租後，國家之所以虐民者，在賦而不在稅。賦有取其物者，有用其力者，明世所謂銀差、力差也。二者皆可加至無藝，稅所增固恆不甚多。至南宋，專恃和糴以濟國用，則不翅并重其稅矣。此民之所以不堪也。稅所增既不甚多，則公家之增取於田者，在舍官稅而以田主自居，如私家之收其租。然既取其租，則亦不能更取其

稅矣。若如明以來之江南，官稅既同私租，而其田仍入私家之手，則爲再取其私租矣。此又民之所以不堪也。歷來割據者取民恆重，一統之朝，則恆輕減之。如清史稿石林傳：琳以康熙二十五年，調雲南巡撫。疏言：「雲南自明初置鎮設衛，以田養軍，曰屯田。又有給指揮等官爲俸，聽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較民賦十數倍，猶佃民之納租於田主。國初吳三桂留鎮，以租額爲賦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賦上則起科。」其一例也。而如明祖之所爲，是自同於草寇也。其惡實遠較買公田、廣和糴爲甚。

李全降蒙古，楊氏及福據楚州，「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宋史全傳。此亦猶南宋之買公田也。足見此爲當時理財之策，故人能見及之也。

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

遼、金、元三朝，以地賜其臣下，及其臣自占者頗多。金史李石傳：「先世仕遼爲宰相。高祖仙壽，嘗脫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遼史闕佚最甚，此類事傳者不多，然必不止此一事。據此，亦可推想其餘矣。金史亦闕佚，然較遼已稍詳。按答海傳：宗雄次世宗時「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宋州官田一百頃。」納合椿年傳：「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溫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

餘盡付貧民種佃。此事亦見食貨志，與此大致相同。志又載世宗之言，謂：「又聞山西田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百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完顏匡傳：「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眞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園場地，奉聖州在官間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皆其事之可考見者。元代則尤多。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敕京兆路給賜劉整第一區田二十頃。至元三年六月，賜整畿內地五十頃。八年九月，又賜整鈔五百錠，鄧州田五百頃。宋之降臣如此，本國之勳舊可知。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賜太師月赤察兒江南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官。中書省爲言：有旨月赤察兒自世祖時積有勳勞，非餘人比，宜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仍敕行省平章別不花領其歲入。」至大二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文宗紀：至順三年三月，「燕帖木兒言：平江、松江、太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田者死，頗爲人占耕。今臣願增糧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撒敦。從之。」本傳云：「賜平江官地五百頃。」據傳，在此以前，尚有龍慶州、平江、松江、江陰等賜地。順帝紀：至正四年六月，「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特薛禪傳：其玄孫琬阿不刺，至大二年，「賜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伯顏傳：泰定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宿衛，自取不及其半。」此等皆土田。札八兒傳：「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兒之功爲多。又謂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汝爲己地。」鎮海傳：「旣破燕，大祖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之處，

悉以賜之。」則并及於都會矣。史事傳者固有多少，然以遼金比諸元，恐終如小巫之見大巫也。

此等田地，自多令漢人佃蒔取租，然亦有用供田獵、畜牧者。元史帖木兒不花傳：鎮南王脫歡第四子。移鎮廬州。順帝至

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賜之。」肖乃台傳：「金亡，賜東平戶三百，俾食其賦。」命嚴實爲治第宅。分撥牧

馬草地。日膳供二羊。撒吉思傳：「李璫平後，授山東行省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統軍

抄不花，田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爲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爾還

其田。」和尙傳：子千奴，「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爲予奪，連歲爭訟

不能定。命千奴治之。其訟遂息。」程思康傳：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歲餉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

思廉爲請，止飼千匹。」此等皆使中原之地，鞠爲茂草者也。金史哀宗紀：正大六年十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

民耕稼。」此時之金，猶占民田以爲獵地，豈不哀哉！然田琢傳載琢以貞祐末上書，請盡力耕墾，謂「官司圍牧，勢

家兼并，宜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則民田之費於官司圍牧者且多矣，奚止虜主？元世山澤之禁最嚴，一固貪其利

入，一亦欲恣游獵，事放牧。元史仁宗紀：皇慶二年七月，「保定、真定、河間民流不止。命所在有司給糧兩月，仍悉免今年差

六年，閏月，「澶州饑，民劉德成犯獵禁，諸被災地並弛山澤之禁。獵者毋入其境。」足見平時之有禁，多爲游獵計也。世祖紀：至元二十

畜獵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足見權豪并有禁民樵采者矣。刑法志禁令門：縱頭匹，食踐田禾，「以薪價貴，禁權豪

圖獵等禁，皆爲當時之權貴設也。」元史耶律楚材傳：「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鉅萬，而官無儲

備。案謂是時官無儲備是矣，謂官吏多資至鉅萬，亦未必然，參看羊羔利條。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

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

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然則漢人藉出稅以免死耳。不能執干戈以自衛者，亦可鑒矣。

當茲喪亂之世，寺觀之乘機攘奪者亦多。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千株，錢二萬貫。」此已不爲少矣，而比諸元世，則亦如小巫之見大巫。元世賞賜僧寺，動至百頃，見於史者，不可枚舉。其尤多者，如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文宗紀：天曆二年九月，「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至順元年三月，「命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四月，「括益都、般陽、寧海間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順帝紀：至正七年十一月，「撥山東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皆是也。而如仁宗紀：延祐六年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者，尙在其外。倚外族以魚肉人民，教云乎哉？

金屯田戶租佃

金世宗欲以女真制漢人，遷之中原，奪民地以養之，其用意可謂深遠矣。獨不思待之之優如此，彼尙何爲而力耕？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一年，「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時距授田未幾，情形即已如此。張九思傳：「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債，家貧

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價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從之。則浸浸乎不能自保其地矣。章宗紀：泰和四年九月，「定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蓋已公然許其租佃。

元時獻田

明世莊田，由政府賜與勳戚者，固爲惡政，然究猶略有制限，至請乞及投獻興，而其禍益瀾漫不可收拾矣。而二者皆起自元世。請乞之著者，如燕帖木兒乞賜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已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而投獻之事尤衆。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二年正月，「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武宗紀：至大元年七月，「皇子和世琜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委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餘人訴於都省。追其驛券。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獻其地於皇子。」英宗紀：延祐七年二月，「括勘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以民地獻者歸其主。」至治二年十二月，「鐵木迭兒子宣政院使八思吉坐受劉夔冒獻田地伏誅，仍籍其家。」張孔孫傳：除大名總管，兼府尹。「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於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

事在成宗初。

王約傳：仁宗即位，特拜

河南行省右丞。「先是至大間，尙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並緣爲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皆可見投獻之猖獗。此與苦賦役之重，獻地大戶者不同。一獻己之所有，一則妄指他人之所有；一猶包庇之以避賦役，一則純爲剝取耳。明史忠義馬如蛟傳：「出按四川，蜀中奸民，悉以他人田產投勢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此亦元世之遺風，前世不聞有此也。

莊田

莊本民居之稱，猶村落之類，故俗語猶曰村莊。其後富貴之家，多買田畝，派人管理，謂之莊田，而莊字乃稍有指田之意。然亦後起之義，原其朔，實指管理此田者所居之宅舍言之。于志寧謂張行成等「新成莊宅，尙少田園」是也。見賜田陸務觀詩曰：「斜陽疏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此爲莊字初義。宋史食貨志：「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則後起之義矣。志又載方田之法，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是莊大於甲而小於方。金史高汝礪傳：「軍戶旣遷，將括地分授。汝礪諍之曰：『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此所謂莊，皆平民之居，多田者管理其田之莊，亦沿襲其名耳。

莊田之名，似始唐世。宋書孔靖傳：靖子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梁書后妃傳：高祖於鍾山建大愛敬寺。太宗簡皇后王氏父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則南北朝時，管理田產者稱墅也。通鑑：唐宣宗大中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韋澳爲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胡三省注曰：「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則始易而稱莊矣。唐是時公田亦漸多，取之皆同於私租，故有莊宅使之設。薛史宋彥筠傳：彥筠將終，以伊洛間田莊十數區上進，足見官私管理之法相同也。

官家之設莊田，蓋求變稅爲租，然於勸耕之義大悖矣。薛史周太祖紀：廣順三年正月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權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係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莊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田戶充永業。是歲，出戶三萬餘。百姓既得爲己業，比戶欣然。於是蒼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戶。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是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莊宅務及權鹽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通鑑曰：「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贖

士。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然則租之所入無幾，而他所損者，則不知凡幾矣。薛史世宗紀：顯德二年正月乙未，「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莊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不以爲官田，招人承種，而必爲是措置者，亦以非如是則民不勸也。莊田之制，大略如此。近人或以擬諸歐洲之封建諸侯，則大誤矣。彼皆兼有治理之權；抑且諸邦，閉關絕市，亦各足自活；中國之有莊田者，豈能如此哉？佃戶之於地主，自不能不從服，又與能幾何？通鑑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率莊戶及鄉人悉爲兵，與彭師暉共立希萼爲衡山王。」胡注曰：「佃豪家之田而納租，謂之莊戶。」田主之能用之者，如此而已。

宋世海宇承平，教化興起，有財者較之前世，少知理義，多田者亦然。范仲淹之義莊，最爲人所稱道，猶限於一家也。宋史宗室傳善譽，「移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以羨貲給諸郡置莊，民生子及娠者俱給米。」然則其早年爲昌國簿攝邑事時，「勸編戶哀金買田，以助嫁娶喪葬，」亦置莊以供費也。彥倅，「知紹興府，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劉敞傳：「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皆以莊田行善政，利徧及於閭閻，較范氏之專計一家者爲優矣。然意在剝削者究多。黃疇若傳：安邊所之置，疇若「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並侂冑萬畝莊等，一併拘椿。」則侂冑有萬畝之莊矣。理宗紀：景定元年十二月，「詔華亭奉宸莊，其隸外廷助軍餉。」奉宸殆宋世之皇莊歟？

職田收租之重

元史齊履謙傳：泰定二年，宣撫江西、福建。「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畝輸三石，浙西之田不至此，肆意剝削，真堪駭歎！」

豪強占田之害

豪強之占田，所病者實不盡在其租額之重，而在其收租之酷；又不盡在其收租之酷，而在其規避諸賦役，而盡并諸平民也。明之莊田，人知其爲虐政矣，然其租額，不過銀三分、米五升，多者乃銀五分、米廿升耳。明史李敏傳：敏以成化二十

一年，「召拜戶部尚書。當憲宗末，中官佞幸，多賜莊田。既得罪，率辭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然不以賦民，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請盡革莊戶，賦民耕，畝概征銀三分，充各宮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釋佃戶，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時不能用。」周經傳：「以肅寧諸縣地四百餘頃，賜壽寧侯張鶴齡。其家人因侵民地三倍。且毆民至死。時王府、勳戚莊田，例畝徵銀三分，且概加之沙灘地。」諸王傳：「英宗第二子德莊王見潯。」正德初，詔王府莊田畝徵銀三分，歲爲常。見潯奏：「初年兗州莊田歲畝二十升。獨清河一縣，成化中用少卿宋晏議，歲畝五升。若如新詔，臣將無以自給。」韓文傳：「保定巡撫王環請革皇莊。廷議從之。帝命再議。文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輸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內臣管莊擾民，乃命留中官各一人，校尉十人，餘如文議。」此新詔所由來也，觀此，知莊田租額，雖略有高下，然定法銀不過三分，米至二十升，亦爲最多矣。而其收

租，則弘治時李敏極言其害，曰：「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斂財物，污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

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

見明史食貨志。亦見本傳。

甚至如神宗時，福王莊地，散在諸省，「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

稅，旁午於道。扈養廝役，廩食以萬計。漁斂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在騷然。」

食貨志。

此乃盜賊也，其可忍

乎？然猶可諉曰：此固法所不許，在政治清明時，即不能有此等事也。若其規避賦役，則并自託於法令，以爲蔭蔽矣。

宋政和時，品官限田，一品百頃，降殺以十，至九品而爲十頃。南渡後則一品爲五十頃，降殺以五，至九品而爲五頃。

身死減半，蔭盡役同編戶。

見宋史食貨志。

此已不爲不厚矣，然其所依託，則遠不止此。宋史本紀：高宗紹興元年，十二月，

「詔官戶名田過制者，與民均科。」二十九年三月，「限命官子孫制田減父祖之半。併其詭名寄產者，格外田畝，

同編戶科役。」孝宗乾道四年九月，「限品官子孫名田。」皆爲此輩發者也。食貨志：紹興六年，知平江府章誼言：

「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強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爲之破產。」謝方叔所以太息於

「小民田口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也。

引見宋末公田條。

元史食貨志：至元二十八年，「命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仁宗紀：延祐五年十月，「敕僧

人除宋舊有及朝廷撥賜土田免租稅，餘田與民一體科徵。」文宗紀：天曆二年十二月，「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

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此等亦皆沿自宋世，陳堅等所以痛心疾首於「琳宮梵

宇」也。

亦見宋末公田條。

宋史孝義侯可傳：「調華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質人田券。至萬畝，歲責其租。可晨馳至富家，發積，出券

歸其主。」多質田而不占籍，蓋亦利免賦役也。

異國異族間兼并

宋史蔡挺傳：知渭州。「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沒。挺爲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賈昌朝傳：判大名府。「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又西南溪峒諸蠻傳：乾道十一年，「禁民毋質瑤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以息邊釁。從知沅州王鎮之請也。」足見南北皆有其事矣。蔡挺能體恤質舉者，甚善。然官吏能如是者絕鮮，且身亦圖利，遂至積涓涓之流，成滔天之禍焉。聖武記乾隆湖貴征苗記云：「苗之未變也，畏隸如官，官如神。兵民利焉，百戶、外委利焉，司土者利焉。」「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爲民地。獸窮則齧，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復故地，而羣寨爭殺，百戶響應矣。」指欲復故土者爲奸，可乎？清世「內亂」之熾，實始於其所謂川楚「教匪」者，而川楚「教匪」之熾，實以湖貴苗起事掣其兵力之故。所謂積涓涓之流，而成滔天之禍者也。雖然，兼并之召禍，初不自乾隆中始。雍正之西南土司改流，蓋亦以是爲先驅焉。清史稿楊名時傳：名時於乾隆元年疏言：「御夷之道，貴在羈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帖者。貴州境內，多與苗疆相接。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爲漢人傭，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爲之限，常聲內地兵威以懾之，故亦罔敢窺伺。自議開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尋，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

讎。官兵勝，則生苗乘間抄殺以洩忿；官兵敗，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結生苗爲亂。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輒謂苗民獻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師，遂使生苗煽亂，屢陷官兵，蹂躪內地。間有就撫熟苗，又爲武臣殘殺，賣其妻女。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爲今日計，惟有棄苗疆而不取，撤重兵還駐內地要害，築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來則禦之，去則舍之。明懸賞格，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管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使勿爲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俛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熟苗所耕，當亦苗地，顧爲漢人之傭，其地蓋爲漢人所巧取豪奪？旣已奴役熟苗矣，乃又以之爲介，而進侵生苗之地，苗人安得不叛？名時云：「爲今日計，惟有棄苗疆而不取。」明苗地當還諸苗矣。又孫嘉淦傳：嘉淦於乾隆七年疏言：「內地武弁，不得干與民事，苗疆獨不然。文員不敢輕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擾而已。爭訟，劫殺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權所及，攤派隨之。於是因公科斂，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競逞其能。甚至沒其家貲，辱及婦女。苗民不勝其忿，與之併命，而嫌衅遂成。爲大吏者，或剿或撫，意見各殊，行文查勘，動經數月。苗得開風豫備，四處勾連，飲血酒，傳木刻，亂起甚易，戡定實難。幸就削平，而後之人仍蹈前轍，搜捕株連，滋擾益甚。苗瑤無所告訴，乘隙復動，惟力是視。歷來治苗之官，旣無愛養之道，又乏約束之方。無事恣其侵漁，有事止於剿殺。剿殺之後，仍事侵漁，侵漁旣久，勢必又至剿殺。長此循環，伊於胡底？」語曰：善爲政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苗人散居，各有頭人。凡作奸窩匪之處，兵役偵之而不得者，頭人能知之。鬥爭，劫殺之事，官法繩之而不解者，頭人能調之。故治苗在治頭人。令各寨用頭人爲寨長。一峒之中，取頭人所信服者爲峒長，使各約束寨長，而聽於縣令。衆苗有事，寨長處之不能，以告峒長。又不能，以告縣令。如是，則

於苗疆有提綱絜領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長數見牧令，有爭訟可告官區處，而無仇殺之舉。牧令數見峒長，有條教可面飭遵行，而無吏役熒蔽之患。擾累既杜，則心志易孚。所謂立法簡易，因其俗而利導者也。」其謂苗地當還諸苗，實與名時如出一轍。

清史稿循吏傳：李大本，

附謝仲旣傳

乾隆時爲寶慶府理瑤同知。「橫嶺峒苗乏食，籲官求粟。大本多方振之。復爲

苗民籌生計。請於上官曰：「橫嶺峒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才三十積至四十積，每積上田獲米六升，中田五升，下田四升，得米無多；又峒田稍腴者，盡與塚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人不足，男則斫柴，女則刷蕨爲粉，給口實。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深可憐閔。恐不可坐視。現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餉。奸良不一，屢經汰。請視苗民家貧丁衆者，書諸簿。有漢佃應除者，即書簿之。苗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餉亦無虧。乃補救之一端。議上，不許。後巡撫陳宏謀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陳其事。會他遷，未果。」此漢人戰勝苗瑤後攘奪其土地之一事也。

又徐本傳：雍正十年，擢安慶巡撫。十一年，疏言：「雲貴廣西改流土司，安置內地，例十人給官房五楹，地五十畝，安慶置二十一人，地遠在來安。請變價別購，俾耕以食。」改流後之土司，殆古所謂寓公也。諸侯不臣寓公，而清人遇之之薄如此。

不徒內地也，即臺灣亦有兼并之患。清史稿陳大受傳：乾隆十一年，調福建巡撫。十二年，疏言：「臺灣番民，生業艱難。向漢民重息稱貸，子女田產，每被盤折。請撥穀六萬石，分貯諸羅彰化淡水諸縣，視鳳山例接濟。其不願借

者聽報可。」重利盤剝之無孔不入如此。

漢人每能盤剝他族者，以其生利之力較強也。清史稿常明傳：嘉慶十五年，爲四川總督。「寧遠府屬夷地，多募漢人充佃。自教匪之亂，川民避入者，增至數十萬人。爭端漸起。十七年，常明疏請漢民移居夷地及佃種者，編查入冊。不追既往。此後嚴禁夷人招佃與漢民轉佃。報可。」此數十萬人之入「夷地」，必多由「夷人」招募者矣。又吳傑傳：道光十三年，川南「夷族」起事，師久無功。疏言：「夷族」「不諳農事，漢民租地耕作有年，既漸開礮鹵爲膏腴，羣夷涎其收穫，復思奪歸。搆衅之原，不外於此。今當勘丈清釐。凡漢民屯種夷地，強占者勒令退還，佃種者悉令贖歸；無主之田，墾荒已久，聚成村落，未便遷移，畫爲漢界，禁其再行侵占；庶爭端永息。」觀此，知漢人侵占事實有之，然「夷族」招募，亦不可云無。既化礮鹵爲膏腴，復豔收穫而思攘奪，自非事理之平。然則漢夷齟齬，咎固多在漢人，而亦不可云盡在漢人也。

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嘉定七年，臣僚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瑤、洞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區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日弛。山瑤、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護不加省。而山瑤、峒丁之常租，仍虛挂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瑤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宜勅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此熟戶、山瑤、峒丁，正與清時貴州之熟苗同。

清史稿 馮光熊傳：爲貴州巡撫。嘉慶三年春，疏請「申禁漢民典買苗田，及重債盤剝，驅役苗佃。」光熊與於平苗之役，足見苗叛實由漢人侵奪其土地也。又謝啓昆傳：嘉慶四年，擢廣西巡撫。「廣西土司四十有六，生計日絀，貸於客民，輒以田產準折。啓昆請禁重利盤剝，違者治罪，田產給還土司。其無力回贖者，俟收田租滿一本一利，田歸原主。五年爲斷。其不禁客民入苗地者，廉土民馴愚，物產稀少，藉販運以通有無也。」此可見所盤剝者不僅苗民，并及其酋長，而從事盤剝者，又非僅農民而兼有商人矣。又甘肅土司傳，言其「輸糧供役，與民無異。惟是生息蕃庶，所分田土，多鬻民間。與民錯雜而居，聯姻而社，並有不習土語者。故土官易制」云。此乃逐漸受漢人之剝削，不待干戈而滅亡者。

清史稿 鄂爾達傳：乾隆四年，調川陝總督。「疏言榆林邊民，歲往鄂爾多斯種地。牛具、籽種、日用，皆貸於鄂爾多斯。秋收餘糧易牛羊皮，入內地變價，重息還債。請於出口時，視種地多寡，借以官銀。秋收以糧抵俾，免借貸折耗之苦，倉儲亦可漸充。從之。」此又塞外部落酋豪，招致漢民，加以剝削者也。然中原之主，亦有剝削外族者。金史 世宗：大定十七年十月，「詔以羊十萬付烏古里、右壘部畜，收其滋息，以予貧民。」此則漢武帝之出牝馬亭矣。

古振貸一

大同之世，人無所謂飢寒也。何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

身也，不必爲己。故遭凶荒，舉族困於飢寒者有之矣；滿堂而飲酒，一人鄉隅而飲泣，則未之前聞。至於貨力爲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世，斯不然矣。而人有待於振濟矣。

然振濟之始，仍是屬之於族。管子問篇：「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入國篇九惠之教，孤子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死，上事，死戰事者，亦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禮記檀弓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曰：「不專家財也。」論語先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包氏釋以「振窮救乏之事」，蓋以此也。何者？振救人者以其族之財，而族之財則其父兄主之故也。左氏言陳氏厚施，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昭公十年。有邑，斯其族之人皆獲振救矣，此與滅國、繼絕世之所以爲美談也。

世運愈降，族不必皆有資財；有資財者，亦或爲其長所專有；乃有待振救於族外者。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也雅。是其事也。斯時能振救人者，仍多有土之君。說苑臣術：晏子對景公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又曰：「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又曰：「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簡士蓋即交游。先及族黨，次及士，次及凡民也。管子問篇：「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亦是物也。

古振貸二

言振救者，以管子九惠之教爲最備。九惠者：「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案孟子言：「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梁惠王下。而管子揆度言：「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輕重已言：「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則鰥寡與老鰥、老寡有異。王制言孤、獨、矜、寡，皆有常餼，說與孟子同，皆僅指老鰥、老寡、合獨之教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

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蓋周官媒氏之職。所以處徒鰥寡而未老者，爲孟子王制所不及矣。

管子問篇曰：「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此孤寡二字，蓋但指孤者言？兼言寡，蓋淡句以圓文也？獨夫、寡婦，蓋偏舉一端以相備？獨夫亦無妻，寡婦亦無子。

王制又言：「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

工各以其器食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略與管子老老、

養疾相當，而慈幼、問疾、通窮、振困、接絕，皆非所及。然非遂無其事也。通窮之教曰：「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聞者有罰。」此蓋周官以肺石達窮民之義。大司寇孟子言許行踵門而告滕文公：

「願受一廛而爲民，」

滕文公上。

即無居處之類。蓋小國之君，躬聽其事，周官管子皆治大國之法，則責諸其長也。孔

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去。」

史記孔子世家。

儻亦窮賓客之流乎？九惠之政，振困、

接絕而外，皆有專掌其事者在國都。然養孤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而掌孤數行問之。士人之疾甚者，掌病以告，上身問之。周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羸陋，以玉命施惠。皆小國寡民之遺制也。左氏哀公二年，子西言闔廬：「天有舊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吳雖驟強，本實小國，君民易親，儻非虛語邪？

古振貸三

管子問篇：「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蓋無田，故特園圃以爲食也。又曰：「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蓋田不給授，從事新開。辟草萊，開阡陌，其此曹乎？又曰：「士之身耕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此皆有田者，故但課其勤惰。又曰：「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蓋當授田而未授者？又問：「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蓋無田以授之，故去國而他適也。觀此，知其時之人，能否自給，尙以有田無田爲斷，而其有待於振救者可知矣。

管子又曰：「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此所謂利，即國語榮夷公好專利之利，蓋利之在山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故至凶荒札喪之時，猶可應人之急，如五穀不熟而取疏食是也。左氏襄公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蓋

以積聚貸，又弛山澤以與民？其所謂利，亦國語榮夷公好專利之利也。自封禁之者日多，而民之待振救者亦益衆矣。

古振貸四

待振救者太衆，雖有仁君，不能給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蓋謂此也。於是乎有貸貸。貸者當復，則更可以振他人，而受振者衆矣。若更分所新生，以爲利息，但使受者不供自用，而更以之振他人，亦不翅初受振者後更振人，受振者將益多，所生之利亦益博，此自然之妙用也。然貸者安能如此？皆徒欲取諸貸者以自利，而盤剝之事興矣。

出貸之始，亦爲有土之君。管子問篇：「問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則是物也。士蓋戰士，故能受責於大夫，又「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則不必盡然矣。此等貸貸，蓋多以粟。故問篇又「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也。左氏文公十六年：宋饑，公子鮑竭其粟而貸之；襄公九年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輸積聚以貸；

詳見上條。

昭公三年言陳氏厚施，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皆是物也。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

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二事並舉，則子皮於鄭人，亦必貸之而非與之也。昭公二十五年，伐季氏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未可知也。」當時有土之君，以此取媚於其民者蓋多矣。晉文公歸國而「棄責」，國語馮諼爲孟嘗君收責於薛，「矯命以責賜諸民」，戰國策皆是也。然究不敵爲繭絲者之衆，而欒桓子之「假貸居賄」，亦見晉語乃習爲恆事矣。

古振貸五

生計益進，則出貨之事，漸自封君移於富民。管子國蓄曰：「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糴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糴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餼、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藏糴蓋出大賈，藏粟則出蓄家？商賈多資錢幣，遇出舉之利大於興生時，自可舍興生而事出舉。史記貨殖列傳之子錢家，蓋本自商賈出？丙氏賒貸，行賈徧郡國，亦二者兼之也。周書文酌云：「大農假貸。」蓋蓄家之倫？

大賈蓄家，專以牟利爲事，封君則耽於逸樂，故其勢浸不敵。管子輕重丁：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絳綵，鵝鶩含餘秣；齊鐘鼓之聲，吹笙篳。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此當時有土之君，競

於奢侈，雖富厚而轉患不足之情形也，尙安能與大賈蓄家競哉？輕重之義，一言蔽之，則裁抑大賈蓄家而扶翼封君耳。觀其所欲扶抑，而其盛衰強弱可知矣。

封君之出貨，亦兼用錢粟。國策之馮諼，史記作馮驩。據孟嘗君列傳：馮驩之前，爲之收責者，尙有一魏子。其說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此以粟爲貸。又曰：「孟嘗君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乃進馮驩而請之。」則以錢爲貸者也。此等說自不足信，然當時必有此等事，乃得造作此等說也。

古振貸六

出舉之初，昔人多視爲不義，乃欲復之於振濟。管子輕重丁曰：「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治？」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乃「令表稱貸之家，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又曰：「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視四方受息之氓。四子已報。管子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稱貸之家，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此皆當時之人之所願欲也，然豈可致哉？當時之封君，不徒出舉也，亦或入舉。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是也。左氏文公十四年。此猶貸於公有司。漢書王子侯表言：周衰「有逃責之臺」。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服說必有所據，此則責於富民矣。不能強取，而守民間責貸之法，可見富民權力之長，尙可變其稱貸爲振濟乎？

赧王借貸，不必皆供私用，雖謂爲公債之濫觴可也。設使周久不亡，富人之權力更長，稱貸是求焉，收稅是求焉，富人漸以其意左右政事，而如歐洲所謂憲政者之基立矣。

漢世振貸

時愈近古，則振濟之出於官者愈多，以距公產之世較近，公家之財產較多也。漢時之振貸即然。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以三輔、大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貸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給與者不須還，假則須償還者也。然時亦豁免之。如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是也。昭帝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則豁免又有等差。又有與逋租賦并免者，如武帝元封元年詔，謂民田租逋賦貸已除；成帝建始三年詔，諸逋

租賦所振貸勿收是也。其貸與舍，皆以財產多寡爲差。初元元年賦貸，以貲不滿千錢爲率；鴻嘉四年，詔被災害十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是也。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用乏不能自存者，振貸。師古曰：「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所謂量其等差者，蓋不徒計所毀傷，亦并計其資產矣。永光元年，詔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所謂貧民，亦當按資產定之也。

所振貸者多實物，故神爵元年詔謂所振貸物勿收也。文帝二年，開藉田，詔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始元二年，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地節三年，三月，詔云：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十月，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食蓋所貸之兩大端。後漢書章帝紀：永平十八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州田租芻橐，其以見穀振給貧人，謂既勿收，又有以振給之，非謂當時之振給，不以穀而以財貨也。武帝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所賦貸者必甚廣，然非常典。

章帝建初元年，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賑，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此亦賦與貸有別之證。貸蓋皆并與，賦則稍受者也。和帝永元五年詔：「去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賑，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徵召會聚，弊更甚於往來稍受。計貲而及於衣履釜鬻，其弊亦與後世之推排、通檢等矣。

順帝永和六年，詔假民有貧者戶錢一千，此蓋特異之事。假民以錢者，兩漢書僅此一見。所假轉以有貧爲限，失振貸之意矣。

豈計其能償邪？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一年，三月，上初開蘄、平、灤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糴之。貧不能糴者貸之。有司以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上至長春官聞之，更遣人閱實振貸。以監察御史石抹元禮、鄭大卿不糾舉，各答四十。前所遣官皆論罪。閏月，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劉居漸以被命振貸，止給富戶，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傑總其事，奪俸。蓋無貸者本有振貸之法，著爲常典，故此不之及也。

假貸本意，必非所以取息也，然其後則有因以爲利者。武帝時，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後又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十一是矣。畜牧簡易，苟使官吏無他誅求，雖取其息，或猶未爲大害，若以農業之耕耘收穫，手胼足胝，而其貸之也，亦振救之意少而取息之意多，則其弊之所及，有不忍言者矣。

漢世富人，亦有能助官假貸者。武帝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麥，舉吏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食貨志云：募豪富人相假貸。蓋特奏名以散勸之也。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者，得毋用傳。此猶後世之義振。後漢書桓帝紀：永壽元年，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振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此則官貸之於豪富，以濟貧民，頗有後世公債之意矣。延熹四年，減公卿以下奉，賞王侯半租。五年，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漕龍中藏錢還之。事亦相類。

漢士大夫散財振施

讓爵、讓產、散財、振施之事，以漢世爲最多。讓爵、讓產，事僅在一家之中，無足深論，今略論其散財、振施之事。

後漢書朱暉傳：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大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振贍之。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三國蜀志張裔傳：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張嶷傳：得疾困篤，家素貧賤。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夙與疏闢，乃自輦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吳志陸瑁傳：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此皆施諸知故者也。後漢書伏湛傳：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振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黨錮傳：張儉，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三國魏志常林傳：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吳志陳武傳：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姊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此則及於衆庶矣。而同遭喪亂者，其情爲尤切。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傅子：言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窮困者，家儲雖不盈儋石，必分以贍救之。王朗傳：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楊俊傳：以兵亂方

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趙儼傳：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蜀志：許靖奔揚州。許貢、王朗，與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親疏悉發，乃從後去。袁徽寄寓交州，與荀彧書，言許文休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復能一二陳之。吳志：全琮傳：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凡此，皆在流離轉徙之中，益敦睦嫻任卹之行者也。後書獨行傳：劉翊，一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瘞獨則助行妻娶。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固不必逆知其死，然其易至於不濟，則亦至易見矣。而曾不爲身豪髮計留，不亦造次顛沛必於是乎？劉虞傳：虞爲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之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立產業。流民皆忘其遷徙。此非居高位有大權者不能。若平民，則如魚之相煦以沫耳。然流離轉徙之中，藉是而獲濟者多矣。

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郇越，附王賁兩襲鮑傳。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馬援亡命北地，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振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樊梵，宏孫。悉推財物二千萬與孤兄子。荀恁，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見周變等傳。種暲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悉以振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折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周施親疏。至終，家無餘貲。方術傳。此等能施，似以其富。然如范遷，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而推與兄子，四子無立錫之地。見郭丹傳。則仁義之附，亦匪以其富矣。要不可謂非一時風氣所鼓蕩也。

此其故何哉？曰：去封建之世近，士之好名，甚於其好利，故能施者較多，而其事亦易傳於後耳。王符嘗譏當時之人，「疏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貫朽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潛夫論貴忠。與史所言之風氣適相反，何哉？王朗「嘗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三國志本傳注引魏略。一人之所爲，固可自其兩面觀之也。要之封建之世，養士之習未盡亡耳。然則受之者當何如？曰：以所識窮乏得我之情爲之，是嗟來之食也。然其謝也可食，雖曾子亦言之矣。要之當以免死爲限耳。蔡茂素與竇融善，避難歸之，每所餉給，計口取足，是其道也。

散施蓋亦有爲免禍之計者？晉書范騰傳：言其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吳明徹，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餓，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

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皆其事也。此亦不必亂世。後書周黨傳，言其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蓋訟雖勝，其地仍不可居也。

官家出舉上

振貸平民之事，後世日見其少，而出舉興生之事，顧日多。後漢書樊宏傳：子儵，以永平十年卒。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並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並令從之。虞詡傳：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爲張防所陷，論輸左校。復拜議郎。數日，遷尙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此皆官自放責以取利者也。朱儁傳：少孤，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帟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觀規所假之巨，而長吏受取之多，無足異矣。北齊書 宋遊道傳：爲尙書左丞，入省，劾太師成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尙書元弼，尙書令司馬子如，官

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臧賄，終是不避權豪。可見官家出舉，歷代不絕。然論者究尚以爲非法，至隋、唐之世，而所謂公廩錢者，乃公然以出舉與生爲事矣。

隋書食貨志：「開皇八年，五月，高頌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食，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廩錢，廻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尙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廩錢物，出舉與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廻易取利，一皆禁止。」此先是二字，可上溯至拓跋魏之世。魏百官本無祿，至孝文太和八年，乃頒祿而罷在官商人，見魏書本紀。未頒祿前，疑即任商人出舉與生以自給。然雖頒祿之後，疑亦未能盡絕，至衰敝之世，乃又從而揚之。宋遊道所劾咸陽王坦等，即其事也。隋志又云：「開皇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廩，在市廻易及諸處與生並聽之，惟禁出舉收利。」蓋出舉之弊，較與生爲尤甚矣。唐世公廩錢，屢罷屢復，甚至祠祭、蕃夷別設、宰相堂除食利、六宮殮錢等，皆恃此以給之事。見新書食貨志。其散見他處者：舊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正月，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廂。三月，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收利充人吏課役。代宗紀：永泰元年，三月，詔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並集賢院待詔。上以勳臣罷節制者，京師無職事，乃合於禁門、書院間，以文儒、公卿寵之也。仍特給殮本錢三千貫。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賜教坊錢五千貫，充息利本錢。長慶三年十月，賜內園使公廩本錢一萬貫，軍器使三千貫。懿宗紀：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蠻侵犯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以助軍錢，亦以充館

驛息利本錢。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簡。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間劇，准此例興置。禮樂志：永泰二年，國子學成，貸錢一萬貫，五分收錢，以供監官、學生之費。新書宦者魚朝恩傳云：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蓋無一事不特爲經費之源矣。公家將資本放出，使民間得資周轉，免於閑置，又得取其利息，以充經費，似亦未爲失計。然其授受之間，必盡守私家貸之法乃可。若其別有所挾，則其弊不可勝窮矣。

宋史 寧宗 紀：嘉泰四年七月，「蜀內外諸軍逋負營運息錢」，則宋時諸軍，仍有從事營運者。遼史 聖宗 紀：開泰二年七月，「詔以敦睦宮子錢振貧民」，此子錢亦必取之於民者也。食貨志：「聖宗 乾亨間，以上京云爲戶，皆具實饒，善避繇役，遺害平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云爲戶蓋藉代官營運而免役者。元史 河渠志：蜀堰之成，餘款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及淘灘、修堰之費。百官志：大司農司供膳司，所屬有輔用庫，掌規運息錢，以給供需。太醫院大都惠民局，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藥修劑，以惠貧民。食貨志：惠民藥局。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錠，爲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置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設置焉。內宰司廣惠庫，至元三十年，以鈔本五千錠立庫，放典收息，納於備用庫。世祖 紀：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 山丹城等驛，仍給鈔千錠爲本，俾取息以給驛傳之須。諸王只必鐵木兒言：永昌路驛百二十五，疲於供給，質妻妾以應役。詔賜鈔百八十錠贖還之。」武宗 紀：大德十一年七月，「從和林省臣請，如甘肅省例，給鈔二千錠，歲收子錢，以佐供給。」至大三年十月，「三寶奴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仁宗 紀：延祐六年六月，「賜大

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修之費。」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只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田獵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魯忽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爲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鞠之，以正典刑。制曰可。」順帝紀：至正六年十二月，「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財用規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孔思晦傳：仁宗時，襲封衍聖公。「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並負其本。思晦理而復之。」皆可見出舉關涉之廣也。

宋時布帛，有所謂預買者。宋史食貨志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冬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亦見元方及仕衡傳。案五代史常思傳：

「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案時

居位者應爲世宗。

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蓋名進其券，實冀朝廷爲之徵償也。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孔謙貸

民錢，使以賤價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此與宋之預買，雖緩急不同，原其朔則同爲一事。蓋民間先有此等剝削之法，官乃恃其財勢，從而攘其利耳。故預買本意，雖在寬民，後亦變爲剝削之政矣。宋史王隨傳：真宗時，「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

此亦初興時之預買。張美傳：太祖時，「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他郡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此則由預買變爲放債矣。釋俊

價亦豫給，見青苗法條。

清史稿陳鴻傳：道光「二年，奉命稽察銀庫。其妻固賢明，曰：『可送妾輩歸矣。』驚問之。曰：『銀庫美差，苟爲所染，昵君者屬至，禍且不測，妾不忍見君菜市也。』鴻指天自誓，禁絕賂遺。中庭已列花數盆，急揮去。盆墮地碎，中有藏鏹。益聳懼。遂奏庫衡年久鐵陷，請敕工部選精鐵易之。送庫日，責成管庫大臣率科道庫員校驗，然後啓用。禁挪壓餉銀、空白出納，及劈鞘諸弊。庫吏百計餽之，不動。復請戶部逐月移送收銀總簿，別立放銀簿，鈐用印信，以資考覈。先是御史趙佩湘馭吏嚴，其死也，論者疑其中毒。鴻洧庫，勺水不敢飲。」又徐法績傳：「遷給事中。稽察銀庫，案事在道光九年後。

無所染。」道光「十二年，分校會試。同官與吏乘隙爲奸，匿雲南餉銀。法績出關，亟按之，謀始沮。」論曰：「陳鴻、徐法績，清操相繼，冀挽頹風，而庫藏大獄，卒發於十數年之間。甚矣，實心除弊之罕覯其人也。」案所謂庫藏大獄者，事在道光二十三年，虧空凡九百萬兩，見黃爵滋傳。又和瑛傳：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劾喀喇沙爾歷任辦事大臣，私以庫款貸與軍民及土爾扈特回子，取息錢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則知私以庫款出貸，歷代皆有其事。

又覺羅寶興傳：道光時，爲四川總督。「以馬邊諸廳縣增設防兵，籌議邊防經費，請按糧津貼，計可徵銀百萬兩。以三十萬爲初設防兵之需。每歲經費，即以餘銀七十萬兩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貼病民，撥部帑銀百萬。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炳瀛奏：四川前買義田，徧及百餘州縣。若更以數十萬帑銀於各州縣買田收租，膏腴將盡歸公產。

請限於四廳近邊地收買，安置屯防。下寶興妥議，疏言邊防完竣，用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二十七萬發鹽茶各商，歲得息三萬七千餘兩，足敷增設練勇餉械之需。餘銀四十萬，聽部撥別用。遂罷買田議。」此事亦見何處漢傳，可以參觀。隋代以

興生賢於出舉，給地賢於回易，此則適與相反，足見社會情形，隨世變易也。存商利息，不過一分，亦遠較前代爲輕。

新唐書苗晉卿傳：爲魏郡太守，「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則民間事業，亦多以出舉收息充經費。宋史常祜傳：「爲浙東安撫使，值水災，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斂者，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黃魯傳：「知台州，置養濟院，又創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此等雖出官辦，實與民間自辦者無異，故亦稱善政。公家之出舉，所惡者原在其特勢橫行，實同豪奪，而非在其出舉也。

元史姦臣盧世榮傳：世榮奏：「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此欲出貸，與隋唐之出舉不同，所云規運，亦與其所謂興生者大異。世榮理財之策，不徒非歷代計臣所知，並非學人議論所及，疑實來自西域。其能行於中國與否，自難遽斷，然入諸姦臣傳，則實厚誣也。

公家亦有入舉者，已見古振貸二條。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蕭、穎、胃起兵，史亦言其換借富資，以充軍費。當時所謂換，即今所謂借也。元史王楫傳：「戊子，宋理宗紹定元年，成吉思汗死之明年也。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屬盜起信安，結北、山、盜、李、密，轉掠近縣。楫曰：都城

根本之地，何可無備？引水環城，調度經費，概自爲勞，假之賈人，而斂不及民。」燕帖木兒之起，伯顏應之，亦借賫商人，許以倍息。此等皆在用兵之時。新唐書薛仁貴傳：子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訟息錢而判以義倉粟爲償，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貸款，必與地方公務有關涉也，此則在於平時矣。

官家出舉下

專制之世，官私不甚分明。官之所爲，與作官者之所爲，往往混爲一談；而私家之所爲，亦有託諸官或作官之人者。出舉其一事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言：高祖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有說相國買田地，貰貸以自汙者。此說，蓋漢初治縱橫家言者所造，不足信，然當時有此等事，則可想見也。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陵侯訢，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其明證矣。宋書蔡興宗傳：「遷會稽太守。會士全寶，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爲民害。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隋書秦王俊傳：鎮并州，「出錢求息，民吏苦之。」舊唐書高季輔傳：太宗時上封事，言「公主勳貴，放息出舉，追求什一。」新書徐有功傳：博州刺史琅邪王沖，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遼史道宗紀：清寧三年十二月，「禁職官於

部內假貸貿易。」太康九年，七月，「禁外官部內貸錢取息，及使者館於民家。」金史馬琪傳：「世宗謂宰臣曰：比

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錢，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元史刑

法志禁令：「諸監臨官輒舉貸於民者，取與俱罪之。」明史太祖諸子傳：寧王宸濠，「責民間子錢，強奪田宅，子

女。」外戚傳：孫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

忠不問。皆作官之人，若貴勢之家，自以其錢出貸，非以官錢也，其與官相依倚者，則如漢掖庭獄「爲人起責，分利

受謝。」漢書谷永傳。羅哀致千餘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貨殖傳。北齊諸商胡，負官債息者，宦者陳

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北齊書盧潛傳。皆是。明史楊松傳：附略開「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尙膳少監黃雄徵

子錢與民鬪。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內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

穆宗。

令黜兵馬司官，而鑄松三級，謫山西布政司照磨。」則并有依託宮禁者矣。

與官相依倚者，以商人爲最多。以其兼事出舉與生，二者皆有恃於官勢也。魏書高宗紀：和平二年，正月，詔

曰：「刺史牧民，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

屋。……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匹以上皆死。」此所謂假貸，蓋謂賒欠貨物，即晁錯所謂「乘上

之急，所賣必倍。」乃興生之事，非出舉之事也。然游資在手，兼事出舉，自亦甚便。故劉從諫署賈人子爲牙將，使行

賈州縣，其人遂所在暴橫，責子貸錢矣。新書本傳。

舊唐書杜亞傳：充東都留守。既病風，尙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內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

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稅，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此軍人從事放債者也。明史顏鯨傳：擢御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沒入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則又貴勢之放債於軍人者矣。

北齊書循吏蘇瓊傳：遷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此可見當時僧人，亦多與官吏相結託。

與官吏相結託者，不過取其權力而已，綱紀頹敝之世，又有不待官而自行之者。通鑑後漢高祖乾祐元年，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是也。然此等事非可常行，故與官結託者究多。

士大夫亦有以賁貸爲可恥者。宋書王弘傳：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顧觀之傳：五子約、緝、綽、縝、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觀之。觀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懷歎彌日。齊書崔慰祖傳：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料得父時假賁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宋史陳希亮傳：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皆其事也。

然此等人如鳳毛麟角矣。

士大夫亦有入舉者。如范質兄子杲，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是也。宋史質傳。此等人，謹慎守法者，亦多爲債主所苦。

舊唐書崔衍傳：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而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蓋其盤剝頗深矣。宋王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宋史王旦傳。太宗並用李沆、宋湜、王化基爲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

賜三十萬償之。宋史沆傳。亦其事也。其豪橫者，則或不作償計。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河陽嚴侯陳涓，子信，坐不償

人責過六月免，其最早者矣。宣元六王傳：朱博自言負責數百萬，淮南憲王欽遣吏爲償二百萬。倭幸傳：鄧通敗後，

家負責數百萬。後書梁冀傳：冀從士孫奮貸錢五千萬，奮與以三千萬。此等蓋皆相交關爲姦利，非迫於用。其借以

供揮霍者，則如潛夫論言：「王侯貴戚豪富，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忤哀矜之意。苟

崇聚酒徒無行之人，或毆擊債主，入於死亡。諸妄驕奢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文者也，咸

以崇驕奢而奉淫湎耳。」是其事也。小民安有錢可以出借？蓋皆出於除欠。漢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呂母益釀醇

酒，除與少年來沽者。後書劉盆子傳。潘璋居貧好賒沽，皆是。王符又言：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黜之罰，其後皆不敢負民。

可見負民習爲恆事。然究不能不受法律之裁正，故又必崇聚酒徒無行之人，以其不畏法律也。此等可謂不法已

極。唐章懷太子之子守禮，常帶數千貫錢債。或諫之。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沒人葬？舊書高宗諸子傳。轉爲朴愿者矣。

宋史姦臣呂惠卿傳：鄧綰言其兄弟強借秀州富民錢買田。此說未知信否。然以詆惠卿縱誣，當時必自有此

等事。此又貴勢入舉之一種也。

新唐書宋璟傳：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假貸何必分向數百人？數百人何以皆信之？其事殊不可解。梁山蓋豪俠者流，其詭稱婚集，蓋亦如今豪俠者所謂「開賀」，特今則竟以相遺，爾時則猶稱假貸耳。史言陳湯家貧，匄貸無節，此與漢高、潘璋、從呂母賒沽之少年，正漢諸侯王所崇聚者耳。

宋史李漢超傳：「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尙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此人敢與漢超訟，訟而能達九重，必非貧弱。漢超蓋亦擇富民而魚肉之耳。

時愈晚，則出舉取利之事愈多。宋史文苑賀鑄傳：「以尙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官祠祿，退居吳下，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豪不以丐人。」又孝義郝戡傳：「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戡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此雖尙與子錢家所爲有異，然亦足見士大夫之恃子錢爲活者日多矣。

京 債

陔餘叢考卷三十三，有一條論歷代放債起息之重輕，其論近代京債云：「富人挾貲住京師，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反時，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戶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愚案肯貸款者獨一無鹽氏，可見當時所謂子錢家者，並不注意於此，故此例實不甚切。唐武宗時事，見舊書本紀會昌二年，則真後世之京債也。宋史呂祐之傳：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內府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沈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此亦官借俸錢之類也。

舊書高瑀傳云：「太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沈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

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綰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然則京債之盤剝，又不止於文臣也。后妃傳：文宗母蕭氏，因亂去鄉里，有母弟一人。文宗詔閩越求訪。后，福建人。有蕭洪者，冒充后弟。上以爲復得元舅，拜河陽懷節度使，遷鄜坊。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乃徵錢於洪。洪不肯。卒以此敗。此則以軍人而放京債，無怪其神通之廣大矣。宋史尹洙傳：知潞州，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假公使錢爲償之。區區軍校補邊，亦爲京債所及，可謂無微不至矣。

清史稿劉蔭樞傳：康熙時，除刑科給事中。疏言：「京師放債，六七當十。半年不償，即行轉票，以子爲母。數年之間，累萬盈千。乞敕嚴立科條，照實貸銀數，三分起息。」與甌北所言，如出一轍。

營 債

宋史兵志：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比多逃亡，其弊有六。」一曰舉放營債。所謂舉放營債，蓋貸款於兵士而收其息也。志又載熙寧十年，詔「安南道死戰沒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義勇等，有貸於官者，展償限一年。」出征須自假貸，其役使之酷可想。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中書省臣同河南平章李羅歡等言：「外郡戍卒封樁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已錢貸之，徵其倍息。」兵志：世祖至元十年八月，「禁軍

吏之長舉債，不得重取其息，以損軍力。違者罪之。」刑法志職制上：「軍官之罪，有「舉債倍息。」職制下：「諸軍官役其出征軍人家屬，又借之錢而多取其息者，並坐之。」足見其弊之普遍。明史王章傳：「出按甘肅，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啓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更可謂無奇不有矣。

坐此剝削，故兵士甚貧。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九年五月，「禁權要豪民舉錢軍中取息。」遼史文學蕭韓家奴傳：重熙間，應詔言：「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粥子，割田不能償者。」金史奧屯忠孝傳：「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足見軍士之須假貸，歷代皆然也。兵之陵民，何所不至？而至於舉錢取息，則不得不受其羈輓，錢之爲力，可謂大矣。

三國志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尸。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此又營伍之中，自相假貸之事也。竇禮信非輕狡，然觀其事，則知出舉取利，謹厚者亦復爲之矣。

民間借貸

借貸之事，在城市者，蓋以工商爲多，鄉村則多農民。鄉村貲財少，農民又多樸愚，故其盤剝爲尤酷。晁錯說漢文帝，言商人兼并農人，蓋其意主抑商，故但言商人，其實田連阡陌之家，亦未嘗不如是也。後漢書樊宏傳：言其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賣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魏書盧義偉傳：義偉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偉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北齊書盧叔武傳：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賣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明年大熟，賣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此等多粟之家，蓋皆當時之大地主也。諸人皆獲好義之名，然合全局觀之，則必求利者其常，而振施者其變矣。」宋史食貨志言：太宗時，「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稅，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宣仁太后臨朝，起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責，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其言之可謂痛矣。放此等債者，其追索恆特酷。宋武帝負刁達社錢三萬，爲所執錄，事見南史本紀。魏書刁雍及烏夷傳皆同，惟北史雍傳作一萬。其後輾轉報復，可謂以涓

汨之流，而釀滔天之禍。宋武亦豪傑之流，而猶如此，況於羸弱者乎？宋史崔與之傳，言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蓋誠有所不得已也。

亦有商人地主，合而爲一者。清史稿循吏鄭敦允傳附狄商綱傳，道光八年，出爲湖北襄陽知府。「襄陽地瘠民貧，客商以重利稱貸，田產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許貸戶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以商人貸款而準折入田產，此晁錯所以謂商人兼井農人也。

乘人之急而魚肉之，已足誅矣。乃又有誘人使入陷阱者。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詔誘人子弟析家產，或潛舉息錢，輒壞墳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宜矣。

元史成宗紀：大德五年十月，「詔權豪勢要之家，佃戶貸糧者，聽於來歲秋成還之。」此田主於收租之外，更以借貸剝削其佃戶者也。

在城市者，蓋多以錢借貸。元史孝友傳：孫秀實，大寧人。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後命奴控馬齋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歎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徵。此等皆爲數頗巨，蓋工商有貨產者？梁書王志傳：天監元年，遷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感其義，以俸錢償焉。」則凡民之迫於用者也。史記貨殖列傳：長安有子錢家。元史吳鼎傳：同知中政院事。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

專以出貸爲事，蓋亦所謂子錢家矣。宋史吳奎傳：權開封府。富人孫氏，辜權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江淮間，豪猾畏斂。子錢家之居輦轂下者，其神通，又非尋常之子錢家比也。

豪猾雖自有勢力，究仍多依倚官府。宋秦州民李益，民負息錢，官爲督理，引見富人之不法條。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禁指託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徵錢債。」亦其倫也。宋史陳舜俞傳：舜俞諍青苗法有云：「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以官不理債務爲保全元元，蓋知官吏必左袒債主也。儒林黃震傳：「調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吳之豪勢家，亦秦之李益也。

官之右護富民，亦有出於不得已者。蓋既不能剷除貧富，又舉相沿已久，習以爲安之局而壞之，其爲患，必更有不堪設想者也。宋史沈立傳：「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朱壽隆傳：爲京東轉運使。「歲惡，民移，壽隆諷大姓，富室畜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皆以此也。崔與之傳：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陳居仁傳：「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稅。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意亦如是。然折其手足已甚矣，況殺之乎？

金史黃久約傳：「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案行或者之言，則不得不官

爲理欠，此其一難。然明二祖仁宣時，曾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爲息，豐年償之。」見明史食貨志。又劉辰傳：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歲饑，勸富民貸飢者，蠲其徭役，以爲之息。官爲立券，期年而償。」則迫之雖屬難行，勸之亦自有其術也。

富人莫能救恤，貧民自不得不相濡以沫。旣曰貧民，安有餘力？則合衆之道尙焉。新唐書循吏傳：韋宙，出爲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日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此即後世糾會之法，緩急之藉以濟者多矣。

富人之不法

宋史吳延祚傳：子元載。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皆下而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達。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郝氏家。鞠於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民皆飯僧相慶。淳化二年，徙知成都府。王小波起義，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都

不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衡元載因事殺其父，伺元載至闕，遣人闖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抗章疏其罪。坐責郢州團練副史。又高斯得傳：移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彊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於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大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此兩事可謂不法已極。然李仕衡既遭禁錮，又判華州，理宗雖不聽宦者，亦不開加以究治，何也？可謂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矣。

陳衡老求免罪，一出米即至五萬石，或疑其數太多，史辭不實。然食貨志載賈黯請立民社義倉，駁諸路難者之說曰：「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則貯粟數萬石，在宋時實非希有之事。鄉村人家多有，而況衡老之以富名者也？元史王磐傳：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又王克敬傳：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具論免之。則歲入萬石，歲出萬石，皆視爲恆事矣。足見富人積粟之多。

清史稿范毓綺傳：「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師征準噶爾，輸米餽軍，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

再出師。毓綺兄毓麟請以家財轉饗。受運值視官運三之一。雍正間，師出西北二路。怡親王允祥薦毓綺主饗。計穀多寡，程道路遠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兩五錢至二十五兩有差。累年運米百餘萬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萬餘石。毓綺斥私財補運。凡白金百四十四萬兩。師既罷，米轉運近地。戶部按近值核銷。故所受遠值，責毓綺追繳。凡白金二百六十二萬。復出財採葦，市銅供鑄錢以償。此其資財，以歲漕萬石者擬之，又如小巫之見大巫矣。論謂其兄弟「出私財助軍興，幾傾其家而不悔，求諸往史所未有也。」信哉！以助虜之開邊，則何也？

質典

出舉者必不甘喪其所有也，於是乎有質典。可質典之物甚衆。梁書處士庾詵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南史謝弘微傳：曾孫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北齊祖挺，嘗以華林徧略數帙，質錢樗蒲。是書可爲質也。褚炫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南史褚彥回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及卒，又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杜甫之詩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詩人之辭，似不容盡據爲典實。然宋史張秉傳言：「秉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則杜陵之辭，亦非盡子虛矣。是凡衣飾皆可爲質也。元史儒學胡長孺傳：爲台州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

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喉盜誣兄受步搖爲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此又以貴重之物爲質者也。以物爲質而後出舉，實最利於舉主。然舉主必資力雄厚，且必能保守其質物。獨力不給，集衆爲之，而典肆興矣。然非一蹴可幾也。

南史循吏傳：甄法崇、孫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案齊書褚淵傳言：淵死後，弟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則當時僧寺實爲一質押稱貸之所。魏書釋老志：永平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貨私財。」僧尼且然，豈況於寺出舉而多受質物，則寺庫立矣。舊唐書德宗紀：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錢，所得纔八十萬貫。少尹韋稹，又取儲櫃質庫法拷索之。」通鑑云：「括儲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胡注云：「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儲櫃。」通鑑本文，質字下似奪庫字。綜觀諸文，蓋藏錢帛之所謂之櫃，粟麥之所謂之窖，出於錢粟之外者，則謂之庫也。至此則緣起僧寺，託於周急以自文者，公然爲牟利之舉矣。老學庵筆記云：「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則宋時僧寺，猶有從事於此者，然日衰矣。五代史補云：「慕容彥超之被圍也，勉其麾下曰：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盡以爲賜。汝等勿患富貴。有卒私言曰：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諸軍聞之，稍稍解體。高祖入，有司閱其庫藏銀，鐵胎者果什七八。初彥超令人開質庫，有以鐵

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言之。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僞竇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爲賊踐。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彥超下令：「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月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目，當賠償之。百姓以爲然，投狀相繼。翼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則五代時并有官典矣。

金史百官志：「中都流泉務。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卿等其議以聞。』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真定等處，并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使、副親評價直。許典七分，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又逾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出帖子作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所典年月日、錢貫、下架年月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合千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賠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日上等時估償之物。雖故舊，依新價償。仍委運司佐貳幕官識漢字者一員提控。若有違犯則究治。每月具數申報上司。大定二十八年十月，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二年，在都依舊存。」此典肆規制見於史最早者。其待質物者，較後世私典頗優。然此類事官辦必不能善，故後不得不皆罷也。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正月，『賜燕帖木兒質庫一。』」知元時亦有官典。然刑法志禁令云：「諸典質不設正庫，不立信帖，違例取息者禁之。」則私典究盛矣。信帖，即金流泉務之帖子。齊書蕭坦之傳：「坦之死，收其從兄翼宗，『檢家赤貧，惟有質錢帖子數百。』」此事通鑑見永元元年。注云：「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爲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其昉也。

商業初興時，受官管制頗嚴，如禮記王制所載：「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等是也。典肆亦然。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九月，「禁衛士不得私衣侍宴服，及以質於人。」寧宗紀：至順三年十月，「百官及宿衛士有只孫衣者，凡與宴饗，皆服以侍，其或質諸人者罪之。」刑法志職制下：「諸管軍官輒以所佩金銀符充典質者，笞五十七，降散官一等。受質者減半。」皆是。然此等亦終成具文而已。

近代典業之興盛，實爲生計進步之一大端。私產未廢，貨貸之間，固終不能免於剝削，亦自有其淺深，不容不問其程度，一例誅責之也。「緩急人之所時有，」史記游俠列傳語。原意非指錢財，但愈至後世，緩急繫於錢財者愈巨。必不可無通融之所，而在鄉村爲尤難。自吾所傳聞之世，下逮少時所見，全國典肆，蓋有數千，而在鄉實多於在城。其受質也，主於粟米、絲繭、布帛、衣物，實於農民大有裨益。於他瑣屑之物，亦多受質，尤便貧民。利率月二分，自今日視之固高，就當時言之則低。而其爲質者守護其作質之物，亦他放債者所弗逮也。即在城市，相須亦殷。何者？城市中人與人之關係疏，窮民往往有告貸無門之苦。全論物不論人者，實惟典肆。而其於劣敝之物，所許典價與其估價之比例，或反較貴重之物爲高。故真至窮途無一人相恤時，但得微物，亦可苟延殘喘。嘗聞老輩言：「鄉間無典肆，民必無以春耕；城市無典肆，命案即將增多。」蓋有由也。又其受官管理頗嚴，肆中人不致妄爲，故其營業頗爲穩固，存款者多樂於是，典肆得之，可以擴充其營業，而公私款項，亦有存放之所也。典肆之敗壞，實與銅圓之流行相關。當銅圓未行時，典肆實爲極穩固之業，逮其盛行，平錢稍盡，錢價日跌，典肆以受官管理故，出入仍皆用錢，而社會實已用銀。質物時得錢若干，將來仍以此數來贖，合之銀價，所虧甚巨，雖加息無益也。典肆在斯時，受創最巨。其後雖許改正，然民生日蹙，質

物而不能贖者日多，且所質之物，多爲衣服。晚近風氣，裁製多尙新奇，而自洋布及人造絲盛行，衣服亦不如土布暨純絲所製紬緞之牢固，不贖者遂益增多。售諸衣莊，亦不能得善價。典肆遂紛紛倒閉矣。公元一九三一年後，上海銀行有至內地設抵押所者。然其所受之質，及其與農民之相習，尙遠不如典肆也。倭難旋作，事亦遂輟。

鄉民除土地外，可以質典之物甚少，此兼井之所以盛行也。宋史仁宗紀：天聖六年九月，「詔河北災傷，民質桑土與人者悉歸之，候歲豐償所質。」此等原欲保護貧民，然無益也。何者？出舉者必不甘喪其所有，無質典，則借貸愈難也。金史高汝礪傳：汝礪言：「循例推排，」民「或虛作貧乏，故以產業低價質典。」足見質典之事，平時並不甚多。張駿嘗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見魏書。宋時，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償者，估實直如賣坊場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租息。元豐二年令，見宋史食貨志。此皆公家，故能如是，民間必不能也。則將視出舉爲畏途矣。良善者視爲畏途，惟武斷者爲之，而兼井轉盛矣。此亦鄉間之典肆，所以有益於民也。

宋史劉文質傳：子渙，「歷知邢、恩、冀、涇、潭、五州。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在潭，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潭民賴不失業。」此亦猶許其典質也。故典質者，即或重取其息，較之迫買，相去終有間也。

以貨物爲抵，而貸款以經商者，爲周官之泉府。王莽亦行之。宋市易法，抵當所亦頗得其意。市易法未能行，而抵當所卒不能廢，亦以其利餘於弊也。見宋史食貨志、職官志。黃營知台州，「爲抵當庫」；徐鹿卿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減抵當庫息」。皆見宋史本傳。則地方亦頗藉以周轉。

宋史李謙溥傳：子允正，雍熙四年，「遷閣門通事舍人。時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於宋偁。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內侍輦錢贖還。縉紳咸賦詩頌美。」向敏中傳：「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攜資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己，不許，以是陰庇安上。」金史移刺子敬傳：「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葬事。」皆城市中以宅爲質者。

以人爲質，久爲法所不許，然亦終不能絕。元史刑法志禁令：「諸稱貸錢穀，奪人子女以爲奴婢者，重加之罪。」即其事也。前代奴婢，以罪沒入與以貧窮粥賣者不同。以罪沒入者可黥面，以貧窮粥賣者不能也。見三國志毛玠傳。而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年十一月，「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爲奴，及黥其面者。」則并視如罪人矣。宋史食貨志：「寧宗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本路施黔等州荒遠，縣互山谷，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客。凡客戶身故，其妻改嫁者，聽其自便。女聽其自嫁。庶使深山窮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典賣田宅，而不許其離業，貸錢除交還外，又抑勒以爲地客，皆爲奴之漸也。淳熙比附略人法，亦必有其由，恐其不法，尙不僅如范蓀所言耳。

借貸利率

古書言利息最早者，爲周官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之語。司農謂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爲息。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說頗牽強，且亦未及息率。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并據載師之文，而云：受園廩之田而貸萬者，則期出息五百。賈疏因并近郊十一等文用之，且推諸小宰八成之稱責。其鑿空亦與司農同，其所言之利率，亦不足信矣。史記貨殖列傳云：「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漢書貢禹傳云：「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一歲有十二之利。」而食貨志晁錯謂農夫「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案此猶今云借加倍償還之債。則當時息率之低者，爲今所謂二分，其高者則今所謂十分也。史記貨殖列傳又云：「子貸金錢千貫，節畧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說殊誤。金錢千貫，其什二正二十萬。三之五之，即易繫辭傳「參伍以變」之參伍字，乃動字，非數字。此言賈人以畧會所平物價爲節度，而參伍用之，亦可得什二之利耳。故下文又總結之曰：「他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貨殖列傳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

惟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索隱云：「出一得十倍。」此說更誤。本一息十，亘古未聞。果若所云，列侯封君，安肯俯首就範？其息什之，蓋亦謂子本相俸，即所謂倍稱之息。什倍，謂以十分之十加厚，非謂以一出，以十一入也。蓋以盤剝農夫之利率，施諸列侯封君耳。

泉府注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與漢書食貨志合。王莽傳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蓋食貨志所言爲定法，而初行時未能遽如法邪？

魏書張駿傳：以穀帛付民，歲收倍利。利不充者，簿賣田宅。此亦倍稱之息，蓋沿民間舊習也。利不充即簿賣田宅，則民間出舉者所不能矣。

隋、唐之世，官之取於民者，遠過於秦、漢時之什二。公廩錢之制，見於新書食貨志者，貞觀十五年，以捉錢令史主之，所主纔五萬錢以下，而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此今所謂八分利也。永徽中，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開元十年罷之。十八年復，收贏十之六。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廩本錢，則收息五之一。案全唐文卷三載玄宗詔云：「比來公私舉放，取利頗深。有損貧下，事須釐革。自今已後，天下私舉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新書禮樂志：永泰二年，國子學成，貸錢一萬貫，五分收息。舊書沈傳師傳：「建中二年夏，勅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員，各準品秩給俸錢、廩餼、幹力、什器、館宇之設，以公錢爲之本，收息以贍用。」傳師父既濟上疏，言「今官三十員，皆給俸錢、幹力及廚廩、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司息利準之，當以錢二十萬爲之本。」亦以五分

爲率也。然則當時官貸五分，私貸四分，蓋視爲持平之利率，故中葉後咸遵之也。

古所謂倍稱之息者，並未言及其時之長短。然以理度之，其爲時必不長。以此等借貸，原出農家，必也春耕時借，秋穫時還也。設以半年爲期，則一年所得，將再倍其本矣。此其所以爲重也。後世則不論其時之長短，但息過於本則禁之。舊五代史梁末帝紀：貞明六年，四月，丁亥，制「私放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龍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公私債負，納利及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唐明宗紀：長興元年，閏丘赦制：「應私債出利，已經倍者，祇許徵本，已經兩倍者，本利並放。」晉高祖紀：天福六年，赦詔：「私下債負，徵利一倍者並放。」宋史太祖紀：乾德四年，八月，丁酉，「詔除蜀倍息。」食貨志：太宗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費財，出息不得踰倍。」光宗紀：淳熙十六年，閏月，「免郡縣淳熙十四年以前私負。十五年以後，輸息及本者亦蠲之。」金史食貨志和羅：宣宗貞祐中，「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券質，名爲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場功甫畢，官租未了，而囷已空矣。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皆禁其踰倍者也。元史良吏譚澄傳：爲交城令，「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劉秉忠傳：秉忠上書世祖，時世祖未立。有云：「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亦仍守中國舊法。

其後遂自定爲法令。布魯海牙傳：「世祖即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布魯海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布魯海牙正其罪，使償者息如本而止。後定爲令。」世祖紀：至元六年，九月，戊午，「敕民間貸錢取息，雖踰限，止償一本息。」刑法志禁令：「諸稱貸錢穀，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息。有輒取贏於人，或轉換契券，息上加息；或占入牛馬財產，奪人子女，以爲奴婢者，重加之罪，仍償多取之息。其本息沒官。」蓋皆布魯海牙傳所謂令者也。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完澤貸民錢，多取其息，命依世祖定制。」所指蓋亦此令。陳思謙傳：「至順元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先是關陝大饑，民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亦叨倍稱爲合法者也。

月利不過三分，金史食貨志外，又見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四月，「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其事也。亦重於漢時之什二。案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皆獲罪。則重利盤剝，久有法禁，但恆不易行耳。周官朝士：「凡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司農云：「同貸財謂合錢共賈。」康成則云：「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釋同貸財未知孰是，謂其時有加貴取息坐贓之法，則必不謬也。

青苗法

青苗法之利弊，果何如乎？曰：其事在當時，相需孔殷，然行之決不能無弊。何也？曰：宋承五代之後，民困似杼而

實未抒。故其時言及民生者，無不以爲困苦不堪，而重利盤剝，病民尤甚。得公家之貸款以濟之，民始獲少蘇喘息矣。故曰相需甚殷也。然官吏則安能任此？王安石以法示蘇轍。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宋史食貨志。自是平情之論，抑非獨吏緣爲奸也，官即不邀功賞，亦必自顧考成。既有令，安得不散？既散之，安得不籌及收回？於是抑配及令民相保，分配轉擇有力之戶諸弊，相隨而至，而追呼亦不得不矣。理有固然，勢有必至，斯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矣。此法李參行諸陝西，民獲其利。安石知鄆縣，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亦與青苗無異。所以能如此者，以行之者異其人；抑爲一方一邑之政，非勒以法令，行諸全國者也。

官吏不免以取息爲意；抑出入之際，能否無少與多取之弊，事極難言。然謂其取之轉浮於私家倍稱之邀，則亦未爲平允。宋史陳舜俞傳：「知山陰縣，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蔴、繆鉏、斧鋤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然則民所最苦，惟在必償緡錢。至於利率，則韓琦言「借之一千，令納一千三百」，見食貨志。志又載范鎮之言，亦曰：「陞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祇今所謂三分。又云：「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歲令出息四千。」亦不過四分。王廣淵爲此法所由行，然其傳云：「廣淵以方春農事興，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亦不過五分耳。

未及倍也。李常傳：常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此等弊政，必積久而後致，初行時必不敢如此。故王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而常不能對也。

元祐元年，廢青苗法，四月，復之。史云出范純仁意。紹聖二年，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請勿立定額，奉議鄭鄭僅等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息。皆見食貨志。此可見青苗之弊，抑配及取息重，爲其兩大端也。

蘇頌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此自是立法之弊，蓋但求其事之行，因重其提舉之權，而不計其統屬之不明也。

神宗紀：熙寧三年，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母給青苗錢。」蓋抑配等弊，朝廷未嘗不豫燭之，故禁戒之詔與行法之詔並下，且於緣邊逆絕之也。然蔡挺傳言：挺知慶州，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沒。挺爲資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則蕃部亦有資於此矣。

食貨志述和糴言：「陝西糴穀，歲豫給青苗錢。天聖已來，罷不復給。」仁宗紀：天聖四年，十月，辛未，「罷陝西青苗錢。」 李參之青苗

錢，當源於此。參傳言：熙寧青苗法萌於參，實數典而忘祖也。志又述倭糴云：「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倭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力。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即物價踴躍，權止入中，聽糴使司兌

用，須歲豐補償。紹聖三年，用呂大忠言，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此既類豫買，亦得青苗錢之意也。

遼史食貨志言其「東京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三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用乏。逮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案遼史雖云闕佚，然和糴假貸，出入之間，大有弊竇，不能絕無事迹散見。而今竟無有，疑其循舊斂散，頗可相安；而取息二分，滋長不已，故雖累兵興，未嘗用乏也。然則倉儲出貨，實有弘益，亦不必滋弊。宋青苗法之滋弊，實以其推行太急，未能順其自然之勢；又無祛弊之法；而攻新法者，又欲一舉而盡去之，而不肯平心商榷，以祛其弊而收其利耳。

義倉之法始於隋。朱子所創之社倉，實大興之類。所異者，一借貸取息，一但事振濟耳。足見借貸取息，未足爲病也。清雍正二年，議定社倉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間收息二斗。小歉減半。大歉全免，祇收本穀。至十年後，息倍於本，祇以加一行息。」清史稿食貨志倉庫。亦不諱取息也。

羊羔利

放債者子本相伴，即禁再取利，爲中國相沿之法，已見借貸利率條。至元時，乃有所謂羊羔利者，至期不償，則

以利爲本而復生利。人皆以是爲回鶻咎，其實不然也。元史太宗紀：十二年，「是歲，以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伴而止，著爲令。」耶律楚材傳：「州郡長吏，多借買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兒利。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伴而止。永爲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爲代償之。」良吏譚澄傳：澄爲交城令。「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此三者即一事。王珍傳：「歲庚子，入見，言於帝。」太宗曰：「大名困於賦調，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十錠，及逋糧五萬斛。若復徵之，民無生者矣。詔官償所借銀，復盡蠲其逋糧。」史天澤傳：蔡州破後，「天澤還眞定。時政煩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饑，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所謂西域賈人，西北賈人，亦即太宗紀所謂回鶻。嚴實傳：第二子忠濟，襲實爲東平路行軍萬戶管民長官。中統二年，召還京師。「忠濟治東平，日借貸於人，代部民納逋賦，歲久愈多。及謝事，債家執文券來徵。帝聞之，悉命發內藏代償。」耶律阿海傳：孫買哥，襲父中都路也可達魯花赤。一時供億浩繁，屢貸於民，買哥悉以私帑償之。事聞，賜銀萬兩。」董文炳傳：歲乙未，以父任爲棄城令。「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所從貸之人與民，亦必是物也。此等借貸，皆由官尸其事。亦有由民尸之者。如王玉傳言：玉權真定五路萬戶。「有民負西域賈人銀，倍其母不能償，玉出銀五千兩代償之。」此亦必貸以充貢賦，故能由官

代償。蓋官吏時有更調，其可信，或尙不如當地之豪民，故以民爲借主也。官吏借貸，以充貢賦，前此未聞。閔復傳：復於元貞三年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元貞如此，而況中統以前？蓋迫於淫威，不得不爾。此自虜朝之酷，於回鶻乎何與？回鶻之可誅者，或爲乘危以邀重利耳。然劉秉忠傳：秉忠嘗上書世祖，言「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時世祖尙未立，其後於此說蓋嘗認真行之？故姚樞傳：樞被召至，爲書數千言，其及救時之弊者，有曰：「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破稱貸之家」也。遠年債負，限於一本一利，其法蓋出鄉村農民收入少，春耕時借，至秋穫而不能償者，待至明秋，所入亦不過如此，因其借在去年而增息，必至永不能償，故不得無限以元額。若商人之資本，則本爲流通蕃息之財，周轉之次數愈多，則其所生之利愈巨，不論歷時之久暫，概限以子本相伴，實未爲得其平，更有何人肯事出舉，故此法在中國，本未必行於城市，而回鶻竟受此限制，其所損爲已多矣，尙得爲之咎乎？或曰：劉秉忠言有無名虛契，此已爲非法。又廉希憲傳：「嗣國王頭釐哥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猝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皇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又王磐傳：出爲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置獄於家，拘繫榜掠其人。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指揮自若。磐大怒，叱左右猝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擠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此兩事則更堪髮指矣。殊不知此乃元

代親貴所爲，與西域賈人無涉也。新元史食貨志云：「韓脫官錢者，諸王、妃、主以錢借人，如期并其子母徵之，元初謂之羊羔兒息。時官吏多借西域賈人銀，以償所負，息累數倍，至沒其妻子，猶不足償。耶律楚材奏令本利相伴，永爲定例。中統三年，定諸王投下取索債負人員，須至宣撫司彼此對證，委無異詞，依一本一利還之。毋得將欠債官民人等，強行拖拽，人口頭匹，准折財產，攪擾不安。違者罪之。至元八年，立韓脫所，以掌其追徵之事。二十年，獨昔剌、韓脫所負官錢。是年，詔未收之韓脫錢悉免之。二十九年，復詔窮民無力者，本利免其追徵，中戶則徵其本而免其利。元貞元年，詔貸韓脫錢而逃匿者罪之，仍以其錢賞首告者。」舊史本紀逃匿作逃隱。又：大德四年，正月，命和林茂軍借韓脫錢者，止償其本。大德元年，

禁權豪韓脫。二年，諸王阿只吉索韓脫錢，命江西行省籍負債者之子婦。省臣以江南平定之後，以人爲貨，久行禁止，移中書省罷其事。五年，禁韓脫錢夾帶他人營運，違者罪之。六年，札忽眞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遣使人燕只哥、歹等追徵韓脫錢物。不由中書，亦無元借韓脫錢數目，止云借韓脫錢人不魯罕丁等三人。展轉相攀，牽累一百四十餘戶。中書省議準：凡徵韓脫官錢者，開坐債負戶計、人名、數目呈中書省，轉咨行省官，同爲徵理。照驗元坐取韓脫錢人姓名，依理追徵，毋致句擾違錯。著爲令。觀此，知回鶻之借貸，入元初不久，即爲親貴所攘奪矣。回鶻在中國放債，由來已久。舊唐書李晟傳：子基，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基爲定州司法參軍。即其一事。通鑑：德宗貞元三年，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已來，安西、北廷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

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胡注：「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案此所謂倍稱者，猶言其爲重利耳，非謂其利與本相侔也。此等胡客，隨迴鶻而來者甚多，故亦冒迴鶻之名。讀唐書迴鶻傳可見。元世西域來者，不皆迴鶻。迴鶻，元時稱畏吾兒，亦不稱迴鶻。放債者稱回鶻，蓋猶是唐世胡客之後，元初來自西域之賈胡，與之合流也。然則西域商人在中國放債，不但爲時甚早，亦且歷時甚久矣。迄不聞其以重利盤剝，爲民所恨，爲法所誅，何哉？無如西域之親貴以資依倚，勢固不容爾也。元史張珪傳：珪於泰定初論當世得失，有曰：「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鑪直數萬。大抵皆時貴與幹脫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蠹蝕國財，暗行分用。」幹脫之罔利，在此不在彼，亦時貴所爲也。

印子錢

予十餘齡時，即聞上海有所謂印子錢者，專由印度人放諸華人。其後旅滬，聞人言亦如是。然其實非也。清史稿成性傳：附朱克簡傳。康熙十一年，授工科給事中。疏陳民生十害，其九爲放債。云：「百姓十室九空，無藉乘急取利，逐月合券，俗謂印子錢，利至十之七八，折沒妻孥，一則清初已有之矣。其時爲此者，似以旗人爲多。蓋法之所禁，非特勢不能爲也。清史稿趙士麟傳：康熙二十三年，授浙江巡撫。杭州民貸於駐防旗兵，名爲印子錢。取息重，至粥妻奴，賣田舍不償，則閔於官。營兵馬化龍毆官，成大獄。士麟移會將軍，掣繳券，約捐資代償。將軍令減子歸母，母復減

十六事遂解，民大稱頌。」此事可謂不法已極。然士麟徒能代償，不能懲也。又馬如龍傳：康熙二十四年，遷杭州知府。「杭州民貸於旗營，息重不能償，質及子女。如龍請於將軍，覈子母，以公使錢代償。杭州民感頌。」則士麟之所爲，并不過救一時之急，尙未能庇及來年也。劉蔭樞傳：康熙時，除刑科給事中。疏言「京師放債，六七當十。半年不償，即行轉票，以子爲母。數年之間，累萬盈千。乞敕嚴立科條，照實貸銀數三分起息。」衛既齊傳：康熙時，授直隸霸州判。「民貸於旗丁，子錢過倍，橫索無已。既齊力禁戢之，無敢逞。」則又南北皆然。成性傳云：逐月合券，此云半年不償乃轉票，似其盤剝較輕，然借時先有折扣，則亦未可謂輕也。此與趙甌北所云放京債者無異，見京債條。足見其由來已久。張照傳：乾隆七年，擢刑部尙書。「民間貸錢徵息，子母互相權，謂之印子錢。雍正間，八旗佐領等有以印子錢賸所部旗丁者。」世宗諭禁革。都統李禧因請貸錢者得自陳，免其償，並治貸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錢宜禁，如止重利放債，依違禁取利本律治罪，禱所議宜罷不用。從之。」蓋重利放債，究以印子錢爲最甚也。參看羊羔利條。

上海晚近之重利放債，公元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之時，事新報曾載之。其說分洋債與印子錢爲二。名印度人所放者曰洋債。云：其利爲十分。如借百元者，月付息十元，一年則百二十元矣。借者不書借據，但於空白紙上印一指模與之。若不能償，則彼於此紙上填寫本利而興訟。所寫利率，不過二分，以避盤剝之咎，然本錢則任其填寫矣。印子錢，該報云最爲普遍。大抵借五十元者，先扣去鞋襪費五元，實止借得四十五元，而每日須還一元，二月爲清，則共得六十元矣。所借少則爲期短。如借十元先扣一元，日還四角，一月爲清，則共得十二元也。又有曰禮拜錢者，每星期付息一次。如借銀十元，扣去鞋襪費一元，每星期付息一元。又有曰加二錢者，借百元，月付息二十元。

又有曰皮球錢者。還不逾日，晨借十元，晚還十元二角。以上皆時事新報所載也。別有一報，予所作筆記及貯存報紙，因舊居爲倭寇炸毀，悉亡。則以印子錢專爲印度人所放。蓋印子錢本中國重利盤剝之舊名，在晚近之上海，則

以印度人所放爲多也。時事新報此則，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所登，爲該行靜安寺路分行創辦信用小借款而設，實廣告也。信用小借款，利率自云爲七釐半。局外人論者云：以其先扣利息及本金分期拔還，實合一分五釐以上。

禁奢

奢侈之風，雖歷代皆有，然在古代，固爲道德所不許，抑亦法律所不許也。至漢世，此誼猶明。後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有司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章帝紀：建初二年，詔「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舊令節之制度。」「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紀：永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元初五年，詔「舊令制度各有科品。」「設法張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紀：永興二年，詔「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皆欲以法齊其民。此等法令，後世匪曰無之；禁奢之時，亦未嘗不援以爲言；實明知其不能行，視爲官樣文章而已。漢世則事雖已不能行，人猶以爲可行，而冀行之也。故其議論亦然。晁錯言：「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其言

可謂深切著明。故其時之人，所譏切者，皆在法令之不定。漢書貨殖列傳論貧富之不均，「繇法度之無限。」而夏侯玄譏「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案後書荀爽傳：「爽於延熹元年對策陳便宜，言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督有司，必行其命。」而玄亦以當時之科制爲未足，欲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皆所謂革正法度者。彼皆信法度之必可行，故欲有事於革正也。

善夫嚴安之言之也。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濟。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故姦軌浸長。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老子曰：「民之輕死，以其奉生之厚，」末不可徒得故也。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是以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權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度量之有無，則有國家者所當謹也。

禁奢之舉，非不順於民心也。雖或違之，固不如順悅之者之衆也。何也？「失節之嗟，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強而爲之。」故「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也。賀琛之言。見張魯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

者，不敢不奉。

三國志魯傳注引與略。

況威權大於魯者乎？

然惟魯能行之，何也？

曰：惟米賊，

乃與縱欲敗度者異其黨類也。董和爲

成都令，防遏逾僭，爲之軌制。縣界豪強，憚和嚴法，遂說劉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

三國蜀志和傳。

蓋法度之難行如此。豈

無江充、陽球之倫，然此曹意實不在行法，毀法而有利於身，即遇壞法之事，熟視若無覩矣。陳思王妻衣繡，魏武帝

怒其違制，殺之。

見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世語。

其事不可常行，亦不能常行也。宋史謝絳傳言：仁宗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

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

此等法令，則直同兒戲矣。張酺病臨危，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爲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

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臺蓋廡，施祭其下而已。」不能正人，而徒自責，猶爲賢者。至於俗

吏，則有縱釋勢豪，加虐羸弱者矣。漢宣帝五鳳二年詔，謂「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

賀召」是也。豈徒科禁，即勸人治生者，如黃霸治潁川，「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仇覽長蒲亭，

「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亦祇以擾民而已。何也？指立在身之名者，必不免於爲僞，爲僞則未有能

善其後者也。觀張敞譏黃霸之語可知。

晉書李重傳述泰始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已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

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蓋明知官吏之不奉行，而以是督之也。此其終爲具文，亦無待再計矣。東

渡後謝石奢侈，及死，博士范弘之議諡之曰襄墨。

朝議不從，單諡曰襄。

其議曰：「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

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

此尙是漢人議論，然亦止於議論而已。

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三年九月，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十一月，南郊禮畢大赦節文，禁止

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爲獻。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縹綾之類，並宜禁斷。勅到一月，機杼一切焚棄。」四年四月，詔內外班列職位之士，各務素朴。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糾上。六年六月，右僕射王涯奉勅，准令式條

疏士庶衣服、車馬、第舍之制。勅下後，浮議沸騰。杜棕於勅內條件易施行者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惜之。新書車服志：文宗即

位，以四方車服僭奢，下詔準儀制令品秩勳勞爲等級。詔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棕條易行者爲寬限，而事遂不行。惟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內婦人衣袖四尺者闊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王涯傳：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

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便。謗訕囂然。議遂格。

七年八月甲申朔，御宣政殿冊皇太子永。是日，降詔云：「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

其甚者，稍謂得中，而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於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十月七日勅。如有固違，重加黜責。」六年十月七日勅，蓋即杜棕所條也。文宗禁奢之意，最銳最堅，然亦徒託空言而已。

漢世賢者，尙有不待禁制，自守軌範者。漢書王吉傳，言「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案漢世官祿較厚，居位者不事居積，自奉自可較豐，無足怪也。三國蜀志費禕傳，注引禕別傳，言禕「雅性儉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所守亦與吉同。古之制禮，奉養依貴賤而異。故古者富與貴一，貧與賤一。後世則不然矣。富與貴，貧與賤何

以一小儒必曰才德之大小爲之也。蓋亦思富與貴者，果因其才德而居之歟？抑亦既富且貴，乃爲是說以自文也。持此說者，以苟卿爲最力。宜乎康南海斥爲小康之言，未聞大同之教也。

王吉、費曄，能守法而已，尙未足以爲儉也。然能守法而不越，亦不故爲矯激，在當時已爲賢者矣。真可云有儉德者，蓋莫如公孫弘？論世者多譏其曲學阿世，此誣也。阿世者必有所求，彼也見舉則謝不肯行，晚達而無所畜聚，阿世果何爲哉？王吉、貢禹，志同道合。禹乞骸骨，自言祿賜愈多，家日益富，惟儉者爲能知足，則禹有儉德可知。禹有儉德，而吉亦可知矣。其自奉養之鮮明，蓋以爲法當如是，非有所溺於物欲，故去位家居，即能復其布衣疏食之舊也。後書袁安傳，言其孫彭，「行至清，爲吏羸袍糲食，終於議郎。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廣等去禹等近，所言必有灼見也。公孫弘、王吉、貢禹、第五倫，位皆不爲不顯，然絕未有聞風興起者，至毛玠、崔琰，因選權在手，乃稍收激揚之效。漢世之言禁奢者，皆欲乞靈於法律，豈無由哉？毛玠、崔琰所取，和洽譏其隱僞，是也，然國奢示儉，玠等亦或出於不得已，蓋嘗論之，軍興則萬事墮廢，綱紀墜地。曹爽，有爲之才也，然司馬氏譏其奢侈，恐不盡誣。奢侈之風，果何自來哉？竊疑魏武時已然，毛玠、崔琰不得已，乃矯枉而過其直。不然，彼豈不知其所取者之足容矯僞哉？和洽言：「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夫君獨儉於上，而臣奢侈於下，何益？然則毛玠、崔琰之所爲，確有益於太祖也。然至曹爽等，卒以賄敗。然則漢末奢侈之風，魏武雖一抑塞之而未能絕也。司馬氏以此罪曹爽，而身亦未能革，爲之徒者，縱恣尤甚於爽等，而神州陸沈矣。

魏略以常林、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國志常林傳注。

皆和洽所謂隱僞之徒也。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牽

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觀「由此名聞天下」六字，而其所爲爲之可知。時人皆以爲激，豈不如見其肺肝然哉？然隱僞者曾不以此爲媿也。此一時風氣所趨，能爲隱僞者之所以多也。然究尙愈於并不能爲隱僞之徒。吳志是儀傳言：「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則有清德者究易自全也。」或曰：「世遂無有清德而獲禍者歟？」曰：「有之矣，然非以其清也。」時苗往謁蔣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悲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其忿戾如此。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有清德者之獲禍，以其忮，非以其清也。晏子豈無清德？何以卒全於亂國哉？

徐邈傳：「盧欽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尙自若。』」不改常度，自最可貴。所以如此，蓋由無求。隱僞者之遠利，實以求名也。姜維傳：「邵正著論論維曰：『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製；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此幾於性之矣。蓋其所務者大，於小者自有所不暇及也。故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彼實未志於道也。

王吉言：「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

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言之亦可謂深切著明，彼其所以謹守小康之世之法度而不敢逾也。潛書尚樸曰：「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斬，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蘄，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爲之也。」鑄萬生直喪亂之時，侈固非民所欲，故有反之者，民從之如流水。晉書王導傳言：蘇峻亂後，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粥之不繼，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翕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與此可以參觀。此等皆不能有大效，故漢人必欲以法馭之也。

舊唐書鄭覃傳：「文宗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惟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然則世愈亂愈奢也。所以然者，法度廢而綱紀隳也。新書漢陽公主傳：順宗女。「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狂以成風。」可爲一證。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人富則難使也。人之輕於生，必自輕於貨也。始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亢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又曰：「古之偷生蒙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劫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斯言也，可爲制富貴者之法，亦可爲乘亂攘竊者之炯戒也。景延廣處危幕之上，乃大治第宅，置妓樂。卒以此顧慮其家，不能引決，爲虜所繫。此可謂絕亢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者矣。

史記春申君列傳云：「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瑋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此等誇飾之辭，原不足信。然「大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則必非虛語矣。哀哉，以是時之楚，而猶爲是城郭宮室也。至昌平君、項燕之死，不終爲他人奉矣乎？然豈徒一春申君哉？

寶物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盡心下。乍觀之，其言似甚可怪。以一國之大，何至

不知寶而寶珠玉？然觀古以覲重器而伐國，出重器而媾和者之多，而知孟子之言，非有過矣。楚靈王，雄主也，而其謂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嬖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左氏昭公十二年。崩賸，亦久歷艱

難之主也，而其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左氏哀公十六年。皆若不勝其快快之情焉。即樂毅報燕惠

王，修陳前王之功績，亦曰：「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玄英，故鼎返於曆室。」其

重之也如是。無怪子常以裘珮與馬，止唐、蔡之君，而釀滔天之禍矣。「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與。旣而悔之，曰：匹夫

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

池。」左氏桓公十年。知懷璧之將以賈害而獻之，可謂難矣。而虞公猶以無厭之求致敗，叔亦以懼將及而出其君。處好寶

物之世，而求自全，難矣哉！

晉書桓玄傳，言其「尤重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家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捕搏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此似癡絕，惟執袴少年爲之，然歷代皇室，誰不多藏珠玉、法書、好畫邪？宋徽宗之花石綱，非即玄之遣人四出，掘果移竹乎？傳又言其請平姚興。「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輕而易運。衆咸笑之。』」然古來有國有家者，至於亡滅之際，孰不猶有所藏乎？宋史劉重進傳，言其以顯德三年克秦州。「初楊行密子孫居海陵，號永寧宮。周師渡淮，盡爲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碼碯盃、翡翠瓶以獻。」是楊氏亡時，其寶物初未盡亡也。又賈黃中傳，言其以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局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中遺物也。即表上之。」是李氏亡時，其寶物亦未盡亡也。然寶之果何益哉？張洎傳言：李煜既歸朝，貧甚，泊猶勾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與泊，泊尙未滿意，然則不徒敵國，雖舊臣，猶以懷璧而肆誅求矣。寶之則其罪矣，果何爲哉？亦豈可終寶哉？

宋史賈似道傳，言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此即桓玄見人有寶，盡欲歸己之心。又云：「聞余玠有玉帶，已殉葬矣，發其冢取之。」居宰相之位，而爲椎埋之行，此古人所以因求寶物，而致動干戈也。徐鹿卿傳：「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世忠家不以寶玩，是時亦豈見籍哉？高宗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數十年無敢搖之者。聞邊警，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杜莘老疏其十罪。高宗乃

籍其貲，鬻錢入御前激賞庫，以賞將士。事見辛老傳。亦以愛寶物促其敗也。

毀奢侈之物

晉書武帝紀：咸寧四年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此事最爲讀史者所豔稱，其實類此者非一事也。陸雲傳：雲拜吳王宴郎中。「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言：『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於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則當武帝時，實有奉教而毀已成之物者。雉頭裘之焚，不能謂其無益於觀聽也。齊書高帝紀：「即位後，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文惠太子傳：薨後，「世祖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梁書武帝紀：「受相國、梁公之命。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陳書宣帝紀：大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桃根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凡此皆棄其物。南史梁武帝紀：天監四年正月，有司奏吳令唐傭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銅終身。則雖未毀其物而絕其人。宋書周朗傳：朗上書論革侈俗曰：「自今以去，宜爲節目。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皆焚之而重其罪。」則并欲絕其製造之源，其所及彌深廣矣。魏書韓秀傳：子務，爲郢州刺史，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

類矣。可付其家人。」

此詔當出宣武。

長孫道生傳：道生廉約，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切責之，令

毀宅。則虜朝君臣，亦有知此義者。宇文氏仰慕華風，故其行之尤力。周書武帝紀：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會苑，以上

善殿壯麗，焚之。六年正月，入鄴。詔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撤毀。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五月，詔曰：「往者家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宏敞，有踰清廟。不軌

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

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又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修過度。誠復作之，

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薨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其雷

腐風行，并非南朝所及矣。隋文儉德，冠絕古今。本紀：開皇十五年六月，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

堂。絕與晉武帝焚雉頭裘類。秦王俊傳：薨後，「所爲侈麗之物，悉命焚之。」亦猶齊武帝之於文惠也。舊唐書張玄

素傳：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有曰：「陛下初平東都，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其

後面對，又言：「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

天下翕然，謳歌聖德。」寶鑑傳：爲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太宗怒，遽令毀之。亦周武帝

之志也。玄宗紀：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繡等服玩，又令於正殿前焚之。」

新書：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

通鑑：開元

二十五年，命將作大匠康譽素之東都毀明堂。譽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

之。玄宗後雖奢侈，其初政亦尙能式遵舊典也。中葉以後，武人跋扈，然舊書德宗紀：大曆十四年七月，「毀元載、馬

璘、劉忠翼之第，以其雄修逾制也。」則亦不能任意妄作，文宗紀：太和元年四月，毀昇陽殿東放鴨亭，望仙門側看樓十間，「並敬宗所造也，」則前王之所爲，亦自正之矣。三年南郊赦文云：「四方機杼纖麗，若花絲布、綵綾之類，並宜禁斷。敕到一月，機杼並即焚棄。」是欲舉周朗之所言者而行之也。田弘正傳：「魏州自承嗣已來，館宇服玩，有逾常制者，悉命徹毀之。」舊五代史周太祖紀：廣順元年二月，「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廷。仍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則武人之賢者，亦知此義矣。宋史太宗紀：淳化元年八月，毀左藏庫金銀器皿，亦與周太祖所爲同。范雍傳：「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耳。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此眞侃侃直節矣。高宗紀：紹興二年五月，「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獻銷金屏障，詔有司毀之。奪康國二官。」二十七年三月，「詔焚交趾所貢翠羽於通衢，仍禁宮人服用銷金翠羽。」王十朋傳：秦檜死，上親政，策士，擢爲第一。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寧宗紀：嘉泰元年四月，「詔以風俗侈靡，災後官軍營造，務遵法制。」三月臨安大火。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明史陳友諒傳：「友諒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宮中器物類是。既亡，江西行省以牀進。太祖歎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有司毀之。」皆能守前世之遺規者也。彭澤傳：「出爲徽州知府。將遣女，治漆器數十，使吏送其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徒步詣徽。澤驚，出。目吏負其裝。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能負數步耶？入杖澤堂下。杖已，持裝徑去。」古人之清正如此，此其所以毀旣成之物而弗忤也，自恆人之情言之，必曰：弗之用，斯可矣，毀之寧不可惜？然自毀之者言之，則其物並無可用之

處。夫無可用之處，則是無用之物也，毀之又何足惜？夫毀之則重勞者，莫如宮室。然翼奉說漢元帝，言其時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不改其本，難以未正。漢德隆盛，在於孝文，躬行節儉，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故願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夫亡復繕治，寧不漸壞？與撤毀亦何以異？撤毀固不能無勞民，然繕治則將勞民無已，與夫撤毀之止於一次者爲何如哉？且留之將何爲乎？將以觀欲天下乎？民生而日扞矣，雖用今所謂奢侈之物而不爲侈矣，至其時，豈不能更造哉？而留此不軌之物，以塞其革正之路乎？

南史宋武帝紀：「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即令毀之。」以疾而須石牀，實不可謂之侈。況於帝之金創，殆以定內禦外所致而猶毀之。然則不必聖賢，即英雄亦不易爲也。

古學制

古之學，有在於國者，亦有在於鄉者。在國者有大、有小，皆曰學。在鄉者或曰校，或曰庠，或曰序，皆不以學名也。

孟子滕文公上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言三代之學，皆無異稱也。荀子大略，以「立大學」與「設庠序」對舉。漢書董仲舒對策，亦曰：「古之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凡漢人言語，猶大抵如此。

國中之學，緣起即在王宮之中。蔡邕之明堂論，言之最審。邕之言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

上帝者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

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易傳大初篇曰：「太子且入東學，晝入南

學，暮入西學。」案此據漢書祭祀志引。玉海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學，暮入北學」，此文疑有奪誤。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

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案保傅今見大戴記及賈子。

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闕，見九侯，及問於相；日側

出西闕，視五國之事；日闕出北闕，視帝節。」案亦奪出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

門，西門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

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觀此，便知大小學皆與王宮是一。蓋吾

國古者，亦嘗湖居，如歐洲之瑞士然。故稱人所居之處曰州，與洲殊文，實一語也。洲島同音，後來又造島字。以四面環水言之，則

曰辟，說文：「璧，瑞玉圓也。」說者皆謂地王之名，以稱周環之水。以中央積高言之，則曰雍。史記封禪書：「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隲，故立時郊上

帝，諸神祠皆聚云。」案雅依說文爲借字，其本字當作壙。說解曰：「四方有水，自爲成池也。」斯時自衛之力尙微，非日方中及初晨猶明明時，不敢出湖外，故其開

門必向南。西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水環宮垣，上有樓，從西南入，亦見封禪書。蓋有所受之，非意爲之也。少壯執戈，子弟

職司守衛，其居實在門側，故小學亦設於其地焉。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周官師氏之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

未及四十，皆無官司，當執戈任守衛之職也。然子弟之居於此，則初不待其能執干戈之年，蓋自出就外傳時即然矣，故小學亦設於其地。若正室，則古人言數，習於用三，三三而九，故井田以方

里之地畫爲九區，而明堂亦作九室。王者蓋自居中央，一切政事，須在室中處理者。古人理事，居室中者較後世爲少。如獄訟，惟男女之陰訟，聽之勝國

之社，餘則皆在衆著耳目之地，如棘木之下矣。幽風之詩曰：「穹窒熏處，塞向墜戶，則環其四周，更作八室；王時省方至此，

嘓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非風雨寒暑而居室，古人亦較後世爲少也。

竊疑虞書「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語，實當以此釋之，乃謂人君出所居之外而聽政耳。亦即禮記保傅、而太子以隨王練

古大明堂之禮所說，聽政視學，實無別也。此但就四正室言之，若兼及四隅，則爲大乙行九宮之說矣。

習政務，亦時至焉。此當與羣臣接，羣臣皆其父之臣，不敢慢也；惟至中宮，則視膳問安，所接不過內豎，無待加禮；故

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也。禮記祭義。一切政事，萃於王宮之中，蓋惟極樸陋之世爲然，其後則稍益分

出。然遺意猶存。故小學仍在公宮南之左，大學雖在郊，猶作池以環之，稱爲辟雍，諸侯則減其半以示誦於天子，而

稱之爲泮宮也。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雖說諸侯，然古天子諸侯之國，相去

成，故諸侯得殺其制，以示誦於天子。半壁曰泮，段氏說文解字注，謂泮字緣之而作，其說是也。此與璧先有周環之義而後取以名

玉者不同。以辟字自有周環之義，璧字別無他義也。禮貴反本修古，不忘其初，故初出於自然之事，後亦多以人力放爲之。靈臺之

詩，兼言靈囿、靈沼，其爲游觀之地無疑，然再言「於樂辟雍」，則以苑囿與。斯時東南西北四學，蓋仍備設之，惟中央爲天

子之居，出郊後則不復設，故曰「天子設四學」。康成以周設四代之學說之，則誤矣。康成之誤，蓋由據明堂位推論而

之序也。序，夏后氏之序也。晉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此蓋皆爲東方文教之地，偶有虞、夏、殷三代之遺，而又自立當代之

學耳，非有意兼立前代之學也。抑明堂位之言，不免誇侈，據以論魯事，且不可信。况又推以論周事乎？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

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

虞庠。」觀上下、東西、左右之名，即可知其皆在一學之內。下文又云：「虞庠在國之西郊，」一似與東膠異處者，蓋後來沾識之

語，不足信也。

鄉學，詳別之，又有在鄉與在里之異。孟子曰：「庠者養也，」乃行鄉飲酒禮之地；又曰「序者射也，」乃行鄉

射禮之地；此皆在鄉。又曰：「校者，教也，」此則真教學之地，在里。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詁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

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此說校制最審。漢書食貨志，說古井田之制，與解詁大同，而所引證之書不同，蓋今古學之異也。漢志之言曰：「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冬民既入，」一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曰序室與解詁言校室不同者，古人言語粗略，於庠序校等名，隨意用之，不求其審。若求其審，則序射校教，自係一語。漢志實不如解詁之確也。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鄭注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此又是一說。案解詁又云：「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漢志略同，見下。此乃田時勸農之事，非農隙教學之事，所坐者亦閭側之塾，不得云家。有門側之塾，有巷首之塾。門側之塾，學記所謂「家有塾」者也，此惟士大夫家有之。巷首之塾，學記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於塾。」此說強申鄭注非是。其說閭字，必牽合周官，亦失之鑿。然謂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說自不誤。此門即名爲閭。戰國齊策：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即此。秦有閭左之戍，後漢書齊王縯傳曰：「使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旦起射之。」則秦漢時其制猶存也。則此說亦非是。書洛誥疏曰：「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塾，非書傳元文。」鄭注符合，然恐爲疏家故知何君之說最確也。解詁又言：校室之教，「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名曰進士，行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漢志則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名曰造士，行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如解詁之說，則鄉學與庠，又分二級，疑出傳寫之誤，當依漢志。

移鄉即學於庠序。此兼言庠序，明鄉有庠亦有序，前云「於里有序而鄉有庠」不審也。學記於「古之教者家有塾」之後，繼之以「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庠序亦是一級。言「黨有庠，術有序」，蓋所謂各舉一邊，實則術亦有庠，黨亦有序也。此所言者，實爲古人登進次第。里之秀者移鄉，即周官州長，黨正，考民之德行道藝，以贊鄉大夫廢興。庠之秀者移國，則王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則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其有秀者，名曰進士，行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則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亦即射義之諸侯貢士，天子試之於射宮。今文，士自出於鄉至此，皆在學校中迴翔，古文則舉無其事，但云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而已。蓋今文爲儒家適傳，重教化，周官則六國時陰謀之書，故但言選政也。然其言古人登用，凡分三級，則二說皆同。蓋由事實如此，故立言者不得有異。三級者：自家出於鄉，一也；自鄉入於國，二也；自國達於王，三也。大學王之所居，故升諸學即達於王也。王制言養老之禮曰：「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亦依此分三級。

鄉人出於家，入於庠序，出於庠序，乃入於國，而貴族之入小學者，出於家即入於國，則其家塾之等級，與庠序相當也。禮記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齔革，女齔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此所言者，蓋貴族受教爲學始

末。自九年以前，皆日用淺近，易知易行之事。與漢志所云「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室家長幼之節相當。貴族平民，當無所異。十年以後之教，蓋受之塾中，必非平民之僅入冬學者所克比擬。」漢志云：「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蓋誤以貴族所受，賤及平民，失於分別也。然平民所受教育之善，實有不讓貴族者。孟子言井田之法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梁惠王上。乍觀之，似係以空言垂教。然漢志述

井田之法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

白者不提挈。」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

物。漢書地理志云：「灇洄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洄、洄之間，斷斷如也。』」亦可見其實實行。則孟子所云者，固係實踐之條規。孟子

之告畢戰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滕文公上。「輕重相分，斑白

者不提挈，」正「出入相友」之事，然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必有其實踐之條規，特書闕有間，不可盡

知耳。即日用之間而教之以仁讓，失豈貴族之學禮樂，徒用心於周旋升降者所能逮？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有以也哉！此以踐履言也。至於行禮視化，使民得諸觀感者，

則莫如鄉飲、鄉射之切。讀禮記之鄉飲酒義，射義可見。此庠序之教也。然文王世子言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

子之齒於學，樂記言散軍而郊射，而貫革之射息，亦何異於鄉飲、鄉射？祭義曰：「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

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蓋有其由此孟子所以言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

然則大學之爲用，亦無以異於庠序乎？此又不然。蓋在後世，宗教與學術恆分，而在古昔則恆合。吾國古代之

大學，固宗教之府也。俞理初有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言古樂之外無所謂學。文見癸巳存稿。略曰：「虞命教胥子，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古者胥文爲誦，冬讀書，爲春誦夏絃地，亦讀樂書。周語：召穆公云：「瞽瞍、矇瞍、瞽、史教誨。」檀弓云：「大功廢樂，大功誦，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案左氏昭公九年」其說甚創而確，然初未扶其原。王制、文王世子，說大學之教，皆分爲詩、書、禮、樂四科。禮、樂所以事神，詩者樂之歌辭，書則教中典籍耳。王制言「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明明師武臣力之事，何乃行諸弦歌雅頌之鄉，即可知古之所謂學者，決非後世之所謂學；而其所釋奠者，亦決非後世所謂先聖先師。學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亦以其人爲教中尊宿，故尊之如此耳。迷信深重之世，教徒實居率將之地，故其人多能用智；而好深思者，亦能驚心於玄遠。先秦諸子之學，可謂「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漢書藝文志語。然惟涉及實際，則爾其驚心玄遠，及於宇宙之高深，心性之微妙者，則諸家皆無異辭。果其閉門造車，豈皆出而合轍？知必所本者同。所本者何自來？舍大學固莫屬也。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六篇，爲古哲學科學所萃。墨子之學，出於史角；史角者，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天子使往。呂覽當染。固大學中人也。各引一端之說，雖能各極高深，然厚於此者必薄於彼，勢不能無所偏蔽。非有君人南面之學，無以用之。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又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也。」又曰：「師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又曰：「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其爲君人南面之學可知。莊子天下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

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又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系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句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惟無所不苞者，乃能無所偏蔽。哲學之與科學，夫固各有所長也。此等高義，蓋非盡人所能領受？然古代大學之教澤，仍有所被甚廣者。蓋迷信深重之世，事神之道必虔，故禮樂之具必設，其後迷信稍澹，則易爲陶淑身心之具矣。梁任公嘗游美洲，每星期，必入其教堂，觀其禮拜，聽其音樂，謂可以寧靜六日紛擾之身心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此志也。古去草昧之世近，人皆剛狠好鬥，非禮樂無以馴擾之。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雖六國陰謀之書，猶知此義也。欲以禮樂教人者，身漸漬於禮樂，必不可以不深，故設教以此爲尤亟。論語憲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四子實高世之材，過人之行，必文之以禮樂而後可以爲成人，可見禮樂之重。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以學文」之文，即「文之以禮樂」之文。自弟子至於成人，壹是皆以禮樂爲重，亦古學校設教之遺意也。

門人與弟子，是一是二，昔人議論紛如。予謂門人者，居於門側之塾者也。蓋年較小，如互鄉、闕黨之童子是也。弟子則年較長，可以升堂，尤親者則入室。漢人教授尙如是，觀講學者不親授一條可明。

三公四輔五官六官冢宰

言古官制者，今文家曰三公、九卿，古文家曰三公、三孤、六卿，而又有四輔、五官之名，孰爲是？曰：皆是也，皆有所據。今文家所謂三公，任職者也。古文家之三公及四輔，天子之親臣也。五官與今文家之三公，同爲任職之臣，或舉其三，或舉其五，各有所象耳。五官加一冢宰，則爲六官矣。

四輔、三公，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管子幼官。幼官不言其名。文王世子舉其名曰師、保、疑、丞。師、保者三公之二，疑丞者四輔之二，記錯舉之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是爲四輔之名。大戴保傳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賈子保傳篇同。與太子燕，賈子建澤本作天子，是也。此即古周禮說之三公、三孤。其三太，即文王世子及管子之三公也。又曰：「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曠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逾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賈子作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東學者左輔所在，南學者前疑所在，西學者右弼所在，北學者後承所在，入太學所承之師，則太師也。退習而考於太傅，不言太保者，辭不備。觀下「免於保傅之嚴」，又以二者並言，則可知。

矣。然則太師與疑、丞、輔、弼，在五學者也。太傅與太保，則左右王於退習之際者也。又曰：「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強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充，賈子作輔。志作意。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

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

史佚也。」此即書傳之四輔。疑作道者，有所惑曰疑，釋其惑亦曰疑，所謂「疑之言擬」，周官司服注。正道之義也。輔者

輔之爲善，充亦充其善，與弼其過相對，名異而意同也。管子君臣曰：「四正、五官，國之體也。」說苑君道曰：「明君

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四正、四佐，亦即四輔。四輔、三公，皆天子之親臣，故孝經曰：「天子有爭

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也。禮記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

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三公在朝者，司馬、司徒、司空之倫，任職者也。三老在學，師傅保之倫也。前巫、後史，卜

筮、瞽、侑，亦即四輔之類。所述蓋王居明堂之禮。古者事簡，無衆官，政皆出於明堂，是時相王者三公、四輔之倫，蓋皆

無所統？故古文家猶謂三公無官屬，坐而論道也。

今文之三公曰司馬、司徒、司空。此亦即五官，特僅舉其三耳。五官之說，曲禮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

司五衆。」左氏昭公十七年鄭子之言曰：「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

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司事即司士，鳩民即典司五衆之謂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曰：「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

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曰司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司營即司空，司農即司事，農者民事也。淮南子天文訓

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曰司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司營即司空，司農即司事，農者民事也。淮南子天文訓

曰：「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即司農，理即司寇，都即司徒也。左氏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名雖異，其象五行則同。周官及大戴之盛德篇，特多一冢宰，又以宗伯易司農耳。宗伯典禮，禮於五行爲火，其方在南，以此易東方之農師，實不如繁露等說之當。管子五行曰：「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司徒。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土師疑即農師，廩者疑即司空。當時蓋主歷象之官，以易周官之冢宰，亦各有所取耳。

漢初因秦置丞相，後用經生說，改爲大司徒，而以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皆稱公，爲相職，因有疑今文義三公外無宰相者。案王制言「冢宰齋戒受質」，別於三官。又曰：「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憲問。明百官分屬三官，冢宰則無所不統。三公以外，別有冢宰，較然甚明也。荀子序官，列舉官名，凡十有三：曰宰爵，曰司徒，曰司馬，曰太師，曰司空，曰治田，曰虞師，曰鄉師，曰工師，曰儒巫，跋擊，擊疑當作擊。曰治市，曰司寇，曰冢宰。去冢宰及司馬司徒，司空凡九官，或謂即九卿。此誠難質言，然數適相合，亦可備一說。此說而確，則冢宰在三公之外，愈明白矣。冢宰始蓋主飲食之官，後遂總統宮內，禮記祭統：

「宮宰宿夫人。」注：「宮宰，守宮官也。」此即周官天官之職。

而爲羣吏之長。儀禮特牲饋食禮注。

宮府之別，後世有之，古則皆君主私人耳，故遂於百官無

所不統也。冢宰既總統宮內，兼長羣吏，財用自其所管，古國用與天子私奉養，蓋亦不分，故亦冢宰所制。王制「冢宰制國用。」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論語先進。求、季氏宰也。叔孫穆子寵豎牛，「使爲政，」爲政者，爲之

宰也。其後牛絕其飲食以死。左氏昭公四年。知宰雖總統宮事，猶侍食飲，故陳子亢謂疾則「當養者莫若妻與宰」也。

檀弓。

天子諸侯大夫，後而體制迥殊，其初一耳。觀諸侯大夫之事，固足以明王室之初矣。左氏宋有六卿，又有太宰、少宰；成公十一年。魯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十一年。亦在三卿之外。論語有「太宰問於子貢，檀弓有「陳太宰嚭，韓非有商太宰。」皆王制、周官冢宰之職。

荀子王霸曰：「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又曰：「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天下危。」又曰：「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一人一相，皆指冢宰。君道又曰：天子立三公，諸侯一相。非謂天子無相，諸侯無三官，互言之耳。

問曰：司馬、司徒、司空各主一官，與司寇等均耳，今文家獨取此爲三公，得毋武斷乎？曰：否。三官所職，視他官爲要，固考諸經文而可徵，亦古文家所不違也。立政、梓材，皆以三官並舉。酒誥有圻父、農父、宏父，僞孔傳亦以司馬、司徒、司空釋之。僞孔古文者流，非今文之與也。左昭四年叔孫陔子之葬，「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尤古文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卿之鐵證矣。何邵公曰：「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公襄十一年。崔氏謂「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卿二，曰小宰，曰小司徒。司空下小卿二，曰司寇，曰

小司空司馬下小卿一曰小司馬。」左傳二十二年，宋既有大司馬，又有司馬，說或有徵，則司寇等職，未嘗不可攝以三官，或屬之三官也。六卿之名，古無聞焉。惟甘誓有「乃召六卿」，「嗟六事之人」之語。鄭注書傳曰：「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似即據古周禮爲說，難信。管子立政曰：「將軍大夫以朝。」墨子尚同曰：「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將軍大夫並言，猶以卿大夫連舉。將軍有左右，則老子所謂「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也。非攻曰：「昔者晉有六將軍。」晉固有六卿。明六卿爲六將軍，與司馬等官無涉。撰周官者誤以六官爲六卿，亦其瀆亂不驗之一驗也。宋六卿之名爲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見左氏文公七年、十六年、成公十五年、哀公二十年，亦與周官不合。

異義之古周禮說，撰僞古文尙書者取以入周官篇。攻之者或謂其誤據大戴、賈子，以太子官屬爲天子之官。或又謂鄭注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又其注君奭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曰：「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可見鄭不主六卿之上，別有三公三孤。然異義所舉古周禮說，確與僞周官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亦明謂公、孤在卿之外。公、孤之名，見於他處者，尚有宰夫、司服、典命、中車、司常、射人、司士、太僕、弁師、小司寇等。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趙商所云成王周官，蓋即異義所謂古周禮說，而亦造僞古文尙書者所取材也。

古人設官，各有所象。白虎通義曰：「內爵所以三等何？法三光也。」「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三三相承以法天。其五官則象五行，所以法地之文也。諸侯之國，三卿、五大夫。三卿法三光，五大夫象五行也。」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卿士謂三公、九卿。師尹惟日者，大夫合元士、下士，凡三百五十一，當其之日也。此質家法天之明證。周家主地，蓋立五官？故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作五官有司」。然則曲禮等書所言，蓋是周制？鄭顧以爲殷制，偏其反矣。五行之官，益一明乎天道之當時，是爲六官。冢宰兼統百官，不可以一職名也。造周官者以冢宰易當時，亦其瀆亂不驗之一驗也。

夫人選老大夫爲傅

公羊：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注：「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詩南山疏云：「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母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則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案今內則但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無傅字。詩疏之云，未知何據。曾子問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所謂慈母者？內則言人君養子之禮曰：「異爲孺子。」

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此與大師、大傅、大保相當。師、保皆內外名同，傅獨變言慈者？郊特牲：「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或爲傅。」則傅之義屬於丈夫，不可以名婦人，故變傳言慈也。內則言「十年出就外傅」，意謂傅在外，非謂內又有傅也。然則以婦人爲傅，則書傳未有云焉爾。詩疏誤記文，因生曲說，不亦繆乎？

穀梁說伯姬之事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列女貞順傳曰：「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並以傅爲婦人，足徵穀梁之晚出。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扶平侯王崇爲傅婢所毒薨。王商傳：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師古曰：「傳，謂傅婢也。」蓋漢時始有以傅稱婢者。乃稱男子之爲傅者曰傅父，以與之相對。張鷟傳言烏孫昆莫有傅父是也。武帝本紀：建元三年，「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應劭曰：「中傅，宦者也。」亦不必非傅婢矣。然貴婦人仍有男子爲之侍從。審食其、周信爲呂后舍人是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傅。注引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又說引漢事以證古義，足見其事之未絕。公羊傳公十年云：「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苟息傅焉。」又云：「申生者，里克傅之。」成公十五年云：「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王世子云：「立大傅、少傅以養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然則師不共處於燕息之時，保不相隨於動作之際，惟傅則出入常偕。故其禍福之相關，

亦最切也。

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此即公羊昭公三十一年所謂「君幼，大夫之妾，士之妻，以子入養」者。所謂食母也。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蓋國君世子，食母之外，又有師、慈、保三母，大夫之子，徒有食母，士則并食母而無之，等級分明。然則君夫人有傳、保，亦固其所。葛覃之詩曰：「言告師氏，」則后夫人亦有師也。伯姬不待師者，師道之教訓，非附隨之保其身體者，故動不待之也。夫人出必與傳、母俱，而傳以男子爲之，亦猶今貴家女出，兼有男女僕從耳，其無足怪。

古周禮說，以大師、大保爲三公，坐而論道。此乃誤竊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之文。其實彼言王者謂天子，公者謂諸侯，皆非謂人臣也。三大、三少，據大戴記保傳，則東宮官耳。故記言「天子既冠成人，」則「免於保傳之嚴」也。然大戴記言天子亦有三公者，幼而師焉，傳焉，保焉，及長，猶以舊恩而不去側，夫固事理所可有。抑三大、三少，實侍從之臣，不應天子有之，而天子無之也。然則夫人之有師、傳、保，亦不足怪矣。大戴記曰：三大，「三公之職也。」三少，「皆上大夫也。」則選老大夫爲傳，選老大夫妻爲母，於法正合。而曰：男子不可爲傳，古之賸，不亦兼有臣妾歟？又曰：大夫妻當自處家。然則國君世子之三母，皆無家之婦人歟？

食母即乳母，見內則及禮經喪服鄭注。又士昏禮注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其實此正何君所謂老大夫妻，乃師保之倫，非食母也。內則曰：「食子者三年而出。」蓋其職徒在食之，故子能食食則去，非如三母，日輔正其行而衛其身也。褚先生補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曰養則非徒食之，然亦號曰乳母，蓋人君養子之禮久廢，雖大子亦徒有食母也。無怪鄭玄之不辨三慈矣。

禮經喪服齊衰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曰：「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加己也。」注引內則三母及大夫之子有食母。又曰：「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注謂「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孔子「言無服，此指謂國君之子也。」魯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南史儒林司馬筠傳載梁武帝之說，謂子游所問，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後人致謬，實此之由，「其說是也。」曾子問此節，自「何服之有」以上，爲孔子之言。「告者魯昭公」以下，別爲一事，而記者類記之。疏謂孔子引昭公之事以答子游者，誤也。昭公與孔子同時，喪慈母果始昭公，子游無緣不知其非禮而有待於問。子游之問，蓋自爲當時有喪師、保之慈者而發。昭公所喪，自爲三年、小功之慈。

鄭注以昭公三十乃喪齊歸，謂此非昭公，王肅家語，遂億改爲孝公，作僞技倆，真堪發噱。古人著述，輕事重言，記者之辭，誠未必不誤，然左氏妄取國語，以爲編年，又安見所言之必可信邪？梁武帝謂「三母義同師，保師保無服，故此慈亦無服。又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若是兄弟之母，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退成保母？又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其言殊爲允當。亦足見何君選於老大夫，老大夫妻之說之確也。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此亦喪服三年之慈，擇及庶祖母，則其年之長可知。蓋古於教養之責，必付諸老成者，內外皆然也。亦選於老大夫，老大夫妻之一旁證也。

左氏說宋伯姬事曰：「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者也。」亦可見女子之傳，母即男子保、傅之倫。女待人，婦義事，猶言成人則免於保傅之嚴耳。列女傳魯季敬姜傳曰：「仲尼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亦此義。

左氏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此夫人之宰，亦必男子爲之。

以夷隸守王門

周官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曰：「游，無官司者。」蓋古使年長者任政，年少者執兵也。師氏之職，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實王最切近之護兵，而以四夷之隸充之者？古同族人不甚肯相殘，夷隸則於吾族之人無所愛，且除養之者無所依，故肯爲之致死。執其兵，服其服，已足震懾本族人矣。此暴君之所以喜用之歟？可以覘世變矣。

漢司隸校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周官。」此後來之說，武帝時 周官未行，未必有取焉也。然亦必有所承，疑以徒隸壓伏良人，春秋、戰國時，各國多有此習。

宦

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皆出王官之一守。此非漢世去古近，劉向、歆父子又博極羣書不能道。近世胡適之力駁之，乃於古事全無所知之謬說也，而亦有人附和之，異矣。

古書言歷代學制，頗爲詳備，必不能皆屬子虛，然從未聞有一人焉，學於學校，而出其所學以致用者，何也？此語習焉不察，則不以爲異，一經揭出，未有不瞿然而驚者也。然無足異也。何也？古代之實學，固得之於宦，而非得之於學也。

理事不達，人之求之，則不能無所先後。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先志者先求明其理，先事則先求習

於事者也。曲禮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以宦與學對舉。疏引熊氏曰：「宦，謂學仕官之事，」即官先事之謂也。九流皆從事於宦者也。章太炎曰：「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宦其義，及其發舒，王官所弗能與，」其說最近於實。冰寒於水，非水固無以成冰也。

論語先進：「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重宦輕學之見。」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則謂學自有其用，而疾夫當世之佞者，徒能隨事應付，而絕無遠大之規，猶賈生言移風易俗，非俗吏之所能爲，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也。陽貨：「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此儻夫子所謂爲政不可不學之道邪？此固非凡俗所知。左氏：「襄公三十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亦子路之見也。昭公十八年，言原伯魯不說學，當亦如此。其所謂學，固與宦對舉之學，非該宦言之之學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論語子張。

所謂仕，即宦也。理事不違，學之雖可分先後，固不容畸有重輕。

然當時之所謂宦者，未必皆能學仕官之事也。宦之義爲養。檀弓曰：「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此所謂養，即宦也。史記呂不韋列傳：「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者千餘人，正以司奉養之事，故必居於其舍耳。」漢書惠帝紀：「帝之立，賜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

級，宦官，尙食比郎中，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此宦官及宦皇帝者，即大子家之舍人也。應劭以關寺釋宦官非，後書宦官傳曰：「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則先漢固多士人矣。後世宦於士大夫家者曰門生，即古之舍人也。宦而徒以奉養人爲事，而不能習於官事，此其所以寢爲人所輕歟？

漢書馬宮傳云：「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樓護傳云：「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宦，學乎？」以仕，宦與學對舉，猶是古義。

鄉校

公元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上海大公報載徐君頤九論移民實邊之文，述滇西之俗，謂其「村必有廟。廟皆有公倉，衆出穀以實之。廟門左右，必有小門，時曰茶鋪，衆所集會之地也。議公事，選舉鄉保長，攤籌經費，辦理小學皆於此。婚喪祝壽等事，亦於此行之。故是廟也，非尋常佛寺、道院，耗民財以豪閭民者比也。村之議會也，公所也，學校也，禮堂也，殯儀館也，而亦即其俱樂部也。」予案此正古之學校也。公羊解詁述井田之制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宣公十五年。此與伏生書傳所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耆鉏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爲新樂。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

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正係一說。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惟僅冬日教學，餘時皆如議會，公所亦如俱樂部，故人得朝夕游其間也。新唐書韋挺傳：『挺上疏言：「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以是爲風俗之薄。其實，此亦猶今滇西行喪禮於廟也。貧家營葬且不易，乃能假車乘，雇棺槨以爲榮，蓋由同社者之相助。宜與董君伯章諒。嘗告予：「其邑之某某鄉，有喪者，弔客至，喪家之隣共飲食之，喪家不問也。」隣伍蓋皆弔者，豈可無以飲食之所醉飽者，蓋亦出衆力，非必喪家所費也。假車乘，雇棺槨以爲榮，誠爲無謂。然不有多其車乘，美其棺槨以爲榮者，民又孰從而效之？所謂士大夫者，厚葬靡財以爲孝，而又禁民之厚葬，乃曰：以貴賤分厚薄，自然之等差也。制爲禮，強民守之。其所令，反其所好，民孰能從之哉？」

漢興三雍太學

漢書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何武傳：「成帝欲修辟雍，通大司空。」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平

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王莽傳：「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說皆相合。文獻通考學校考謂「據禮樂志，辟雍王莽時方立。然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注：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則似已立於武帝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爲一所。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大一、五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案獻王傳云：「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而藝文志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則通鑑胡注謂爲「對三雍宮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者，其說自是。武帝「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見於本紀。郊祀志亦云：「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然紀至元封二年秋，乃書「作明堂於泰山下。」五年，冬，南巡守。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志云：「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後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齋堂下。」觀此，知臣瓚謂元封元年所坐，即泰山東北趾古明堂處，明年秋乃作明堂，其說良是。是時明堂猶未作，而云「祖立明堂、辟雍」者，謂其意欲建立耳，不可泥也。明堂、辟雍是一，漢世更無明文。

武帝營立辟雍，亦別無記載。其作明堂，則明白無疑。地理志：琅邪郡不其，「有秦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則武帝所作明堂，尙不止奉高一處。然言禮樂者皆不之及，蓋以其用方士言所爲，非如儒者所謂陳禮樂以風化天下者也。馬氏又云：「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邪？或別一所邪？」案元始之前，既無辟雍，黃圖所言，自即王莽所立。莽傳爲學者築舍，明與起辟雍分言，二者自不得是一。蓋其營建適在一地耳。馬氏又云：「鮑宣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廢大學，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大學之證，當考。」案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見史記儒林傳。則當時確未有學舍。其後員數日廣，勢非博士舊官所能容，必有其受學之所，即其所而稱爲大學，於理極順。至於專爲學者築舍，則元始之前，必無其事。果其有之，言者必不得不及也。然則西漢三雍及大學之營建，皆在其大命將訖之年，實新朝之初政矣。若後漢則營建甚早。後書光武紀：建武四年，「初起大學。」儒林傳在五年，蓋四年起，五年成也。又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傳云：「初建三雍。」傳又云：「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事在永平二年，見本紀及續書禮儀志。翟酺傳：酺於順帝時上書，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大學，大尉趙熹以爲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足見當時，於風化天下之具，務求其備。然劉向之說成帝，實兼以庠序爲言。安漢公之興學，亦兼及郡國鄉黨。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

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學置五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事未必能盡行，然立法之意，則固無所偏廢也。

而光武、明、章於此曾未留意，則自漢人觀

之終不免於逐末而忘本也。讀漢書禮樂志可見。三雍大學，於古蓋皆是一，後乃逐漸分離。然至其時，則古意已湮，亦未必徧設矣。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於舊有者尙欲毀之，遠論新建。至漢世，乃畢分而畢建。蓋物力豐而粉飾升平之事，隨之而盛也。然亦終於爲粉飾升平之事而已矣。

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使劉歆等四人治之，事在元始五年，見紀，亦見歆傳。四人者，歆與平晏、孔永、孫遷也，見外戚恩澤侯表。其成也，羣臣奏頌莽功德曰：「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見莽傳。足見漢人於武帝所爲，莫或齒數也。

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

趙甌北陔餘叢考言：「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郡國雖已立學，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徧天下矣。」此說頗爲失考。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見朱博傳。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其子宜，居長安教授，諸生滿堂。皆前漢時事。許商門人林吉，王莽時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林傳。聲氣之廣，無異東京。吳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云敵傳。劉昆，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多聚

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後書儒林傳。

後書儒林傳。

則又後漢黨錮之先聲矣。後書王良傳：王莽時稱病不

出，教授諸生千餘人。儒林傳：汪丹，王莽時避世教授，徒衆數百人。又周澤，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甄宇，教授數百

人，覈其時，亦常在莽世。此僅舉易見者數事，若細覈之，後書所載私家教授門徒之多，在西漢末若新世者，必尙不止此數也；而東漢中葉以前，更無論矣。漢書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

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此固先漢時事。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云伏生壁藏其書，後獨求得二十

九篇，說不足信，云其教於齊、魯之間則真。傳又云：「言詩於魯則中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

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尤漢初事，爲博士之學

所從出，皆私學也。安得謂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乎？胡毋生爲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

者宗之。雖爲博士，教授固私家之業。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其時未爲博士置弟子，仲舒之

教授，亦私家之業也。安得云士無不游太學乎？陳平家貧，兄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楚元王與魯稷生、白生、申公俱

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乃各別去。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則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

百人之風，蓋自東周至秦，未之有改。秦之焚書，漢之興學，實皆受民間風氣之鼓動而不自知耳。

惟好學之風盛，故覺其足忌，乃欲焚詩

講學者不親授

漢世大師，所教授之弟子甚多。後書儒林傳言：「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者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

下萬人。」皆據事實而言，非億說也。

後書所載諸儒受業者之多，不可偏舉。大抵千人爲及門者之數，萬人則編牒者之數。如平

其著錄者萬六千人是也。燕銅傳：景毅子顯，爲李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繼，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遺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即儒林傳所謂編牒，其人不必要親至門下也。

職是故，其指授必不能偏及。史記儒林傳：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記照錄之，不加刪改，其時之人行文之例然也。漢書刪改作「不窺園」三字，蓋鈔晉所爲？世遂以「蓋三年」三字下屬，而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成爲衆所熟知之故實矣。

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漢書孔光傳言：光「自爲尙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難。後書馬融傳言：「融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云：「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

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間或大會諸生，不過講正大義。」皆是物也。此風至後世亦

未嘗改。晉書隱逸傳：楊軻，「養徒數百。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所欲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

遞相宣授。」即其一事。蓋勢有不給也。職是故，隸學籍者雖多，居門下者並不甚衆。後書儒林程曾傳，言會稽顧章

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則爲罕有之事矣。雖官學亦如此。博士弟子初置，員五十人。

此太常所選。郡、國、縣、道、邑之民得詣太常受業如弟子者在外。

書儒林傳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

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元帝紀：初元五年，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冬，復置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

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記史

儒林傳索隱引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與漢書之說異。

博士弟子員數可考者如此：其中自以成帝時

爲最多，亦不過三千人。後書翟酺傳：酺於順帝時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

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蓋非專指一時。然其數之多，則三倍於成帝盛時而不止矣。後書儒林傳云：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

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似其時之生徒，必不能少。而范升於建武四年沮立費

左，乃言：「雖設學官而無弟子。」此猶可云博士初立故爾，而翟酺亦言大學頽廢，至爲園采芻牧之處。然則太學

之虛實，全與弟子員數之多少無涉。蓋員數祇是員數，隸籍者可以不來，而觀翟光進遣門下諸生詣胡常，則知素

無學籍者，亦未始不可臨時來集也。要之與傳習之關係，實甚淺也。

然則此等大師，從之何益？居其門下者，得毋皆仰慕虛名，甚或借資聲氣乎？此在後來，誠爲習見之事，然師道

初立時，必不容如此。蓋由爲學之道，先後不同也。書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承其大體，玩

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

逃難。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此學者之大患也。」朱買臣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匡衡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皆所謂耕且養者。承其大體之學，固如是而可爲，其從師，亦誠於都授時往問，大義疑難而足矣。碎義逃難之學，則其勢不能如此。三國吳志程秉傳注引吳錄，言徵崇，「好尙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蓋勢不得不如是也。至此而猶守馬融之驕貴，則師之者除借資聲氣而外，別無他益，不過爲其虛名所眩而已。

大會都講，可以要名譽，可以廣聲氣，於學則無益也。然而可以要名譽，可以廣聲氣，故講學者恒喜爲之。魏晉以後，所講者自儒而兼及於玄、佛，此風未之有改；宋明之世，理學聿興，所講者又與二氏立異，此風亦未之有改也。會集者多，則人心易奮。故有如陸子講君子喻於義一章，使聽者感激泣下者。然此非陸子不能，不能而猶爲之，則亦以要名譽、廣聲氣而已。唐甄嘗譏之曰：「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潛書講學〕

齊書高逸傳：沈麟士，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此亦所謂常居門下者也。其數，大概不過如是耳。

漢世向學者多孤寒之士

漢世向學者，頗多孤寒之士。公孫弘初牧豕海上，兒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庸

貸，以給衣食。匡衡世農夫，至衡好學，庸作以其資用。承宮，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有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公沙穆游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庾乘，少給縣庭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諸生傭。後書黨綱傳。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此等皆古所謂耕且養，亦今所謂工讀者。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王章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臥牛衣中。則又有家屬相隨作苦者。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則漢時游學者，多有家室相隨。光武之長安受尚書，資用乏，與同舍生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本紀注引東觀漢記。已非貧生所敢望矣。苦學者不必皆有所成，然究易於成就。自後漢崇儒重道，明帝旣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質帝時，梁太后又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入學；於是貴游子弟，屏入學校之中，勢不得不「章句漸疎，多以浮華相尚」矣。後書儒林傳。故凡事之衰機，即伏於其極盛之時也。

游 學

後書儒林傳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業，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此風實尙不待後漢。漢書儒林傳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必不能皆在一地也。如是，向學者

似不待遠求，然又言「經生所處，不遠千里之路」，何也？讀三國志，邴原傳注所引原別傳而知其故矣。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及長，欲遠游學，詣安丘 孫崧。崧辭焉。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文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 韓子助，潁川則宗 陳仲弓，汝南則交 范孟博，涿郡則親 盧子幹。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古言知，猶今言相識。云君似不知而曰然，猶今言君實不識鄭君，而冒充相識，其辭慢矣，而原答之甚遜。夫崧之學，豈必愈於鄭玄？原舍玄而求之，殆先見拒於玄？玄所以拒之者，交結之士，聲氣宜廣，鄉里中人，不足以相扶翼。抑方望謝 隗囂之書曰：「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 隗，想望樂毅。」後書隗囂傳鄉里中人，庸或知我疵瑕，不相推奉，此亦遠游之士之所以好遠游也。孫崧作書相分，而原不用者，知既相違，書必泛泛，投亦無益，不如擱置也。抑誰知原果藏之於家，抑攜以行而未投乎？務交結之士，其言可

盡信哉？[？]羈旅八九年，酒不向口，其苦身持力，則可謂難矣。晉世之趙至，其事最可與原參觀。^{見晉書文苑傳。}至而有成，即原，原而不遂，即至也，亦可哀矣。

交結亦非一術。後書文苑傳：高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譏其養癆傲士。融省書，慚，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彪之見拒於融，猶邴原之不獲於鄭玄，且見拒於孫崧也。原遜辭以答崧，而彪盛氣以陵融者？彪時在太學，聲氣已廣，不憚融矣。融之追還之，蓋亦以此？彪遂不顧者，知嫌隙已構，更下之亦無益也。循吏傳：王渙署仇覽爲主簿，已而謝遣之，使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所以不與融親者，亢厲亦交結之一術也。融終下之，且與林宗俱，其交結之術，可謂異曲而同工矣。覽之見知於王渙，以其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陳元母告元不孝，覽不罪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爲陳人倫孝行。其事絕類黃霸，豈惻愍之士也？其亢厲，亦豈其本志乎？魯丕居大學，「性深沈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此或真爲己之學，然「士友以此少之」矣。^{丕、莽弟，見後書恭傳。}

晉書儒林汜毓傳言：當時「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隋書隱逸徐則傳：「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觀此二事，彌可知學者所以好游之故矣。

游學二字，昉見史記春申君列傳，曰「游學博聞。」蓋謂其因游學所以能博聞也，學術初興，散布未廣，受業者不免拘墟，故雖極精深，而闕廣大，言之似通，行之實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學，無以用之。及雜家興，「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而此弊祛矣，故雜家之興，實學術之一大變也，此惟游學可以致之，故游學實於學術大有裨益者也。然古之游學，以求博聞，及漢世，學術既一於儒矣，離鄉背井，所聞亦不過如此，而其好遊反甚於古人。此則又使人驚歎於事勢之遷流，有非拘於常理所能測度者矣。

富 教

先富後教之義，孟子闡之最明。梁惠王上篇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民不富則不可教也。滕文公上篇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言教必繼富之後也。王制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亦同斯旨。論語先進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言富之之時，尙未暇施教也。尙書大傳曰：「稷鉏已藏，祈樂已入，注：「祈樂，當爲新穀。」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是

雖設學，亦如今之冬學也。周書羅匡篇曰：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墨子七患篇曰：「凶饑存乎國，士不入學。」是雖設學，遇饑年即罷，而致力於救荒也。

不樂仕進

儒教行於中國二千餘年，所謂士君子者，皆自少即讀儒書，以其所言爲至當，而於其時社會之情形，大異於今日，曾不之察，其所主張之治法，遂無不生今反古矣，此其所以見目爲迂遠而闕於事情也。如論教學，皆以爲榮以仕進，人必競勸，即其一端。

漢書循吏傳云：「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見蜀地辟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舉官弟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唐書文藝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稍勸仕。」觀此二事，似乎榮以仕進，人必競勸矣。然宋史地理志言川峽四路：「土楠宜柘，

繭絲織文纖麗者，窮於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爲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尙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衆，然懷士罕趨仕進。抑又何也？人孰肯以虛名易實利？抑懷居人人所同。潛書養重篇曰：「昔者蜀有二士曰駱純、曰殷正，以文學稱。楊榮爲相，使使奉書幣二，而屬之於布政使，曰：駱、殷二子，蜀之雋士也，吾懷其人久矣，君其爲我致之。於是駱子貧而無妻，教生徒於鄉里。殷子有田園、畜牧、山林之饒，駱子受書幣，越三日而啓行。殷子辭以疾，固不肯行。其友勸之。殷子曰：吾非不知楊公之賢，可與交，且力能進用我也。然富貴之家，不可客也；危疑之朝，不可居也。車馬不如我山居之安；公卿之祿，不如我歲入之多。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遂終身隱而不出焉。」然則文翁、常袞之所致，得無皆駱純之流乎？宋史張去華傳：「父誼，好學，不事產業。既孤，諸父使督耕隴上。他日往視之，見閱書於樹下。怒其不親穡事，詬辱之。誼謂其兄曰：若不就學於外，素志無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元史王思誠傳：「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此二者，皆富人通有之見，雖殷正未能免焉者也。人孰肯以虛名易實利，抑誰無懷士之情，而可徒以仕進誘乎？

然則人富其遂不可教乎？曰：否。不以虛名易實利，懷士不肯仕宦，多數人則然。然世自有不以飽暖逸居爲已足者。宋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陳昉，江州德安人。「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洪文撫，南康建昌人。「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學者。」彼獨非張

誼之諸父，王思誠之大父之倫乎？而其所爲如是，然則世固有少數人不以飽暖逸居爲已足者也。此等人亦必先飽暖逸居而後能爲之，故言教必先言富，然亦非徒榮進所可誘致也。故徒執爵祿，而以爲無所求而不得者，終爲不察情實之談也。

夏侯勝桓榮

後漢書桓榮傳曰：「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而精力不倦。王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授太子經。二十八年，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至是哉？』此事最爲論者所嗤鄙，以爲爲學之所願，乃如此也。然漢書夏侯勝傳言：『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其言與桓榮亦何以異？然其議武帝廟樂，謂其亡德澤於民，不宜立，訟言詔書不可用，侃侃直節，何其賢也？豈徒志於富貴者而能如是哉？事何可以一端論也？人之爲學，爲榮利計者，固或不免。然能有所成就者，後必稍易其初志，不然，未有能有所成就者也，亦且終不能久持之。以予所見，無不如此者。然則桓榮之不棄所學，謂其徒爲垂老之榮利計，亦淺之乎測丈夫矣。」

漢世豪傑多能讀書

廿二史劄記有東漢功臣多近儒一條，歷舉光武功臣，多習儒術，與其漢初布衣卿相之局一條並觀，可見世變之亟矣。然其所言，猶有未盡者。後書順陽懷侯傳云：伯升嘗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陰識傳：伯升起兵時，識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是伯升與其徒黨，皆曾讀書也。朱暉傳：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太學。則光武同學有舊故者，又不獨一嚴光矣。諸將中蓋以鄧禹、賈復學業爲最優，故最能偃武修文。然李通傳言：光武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此又賢於蕭何之徒能籌畫兵餉。後漢營建太學之早，通其與有力乎？鄧禹傳言：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藝蓋謂經藝？故和熹亦能通經，訓不好文學，乃爲禹所非也。馬武傳：帝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亦可見禹於經藝頗優。

後書儒林傳贊稱美儒學之功，謂後漢所以衰敝而能多歷年所者，皆學之效。乍觀之，似不免阿私所好。然細思之，設使何進所召，非董卓而爲張溫、皇甫嵩，後漢之禍，何遽至此乎？諸葛亮鞠躬盡瘁，人人知其忠誠矣。即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何一語非出自肺腑？引蒙恬以自方，明雖死不敢負漢，意氣感激之士，讀之能無憤然流涕乎？梁太祖之功業，曷嘗能過魏武帝，而汲汲謀篡如不及，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予嘗謂：魏武帝之不肖

纂漢世儒學盛行之效也。其事之是非利害，難以一言定，要其因果，則如此耳。

抑漢世儒學，能戢梟雄之心，以濟干戈之禍者，尙不僅於魏武帝、諸葛武侯見之也。當時踞弛之士蓋多矣！魏

朗，嘗白日操刃，爲兄報讎縣中。後亡命陳國，從博士卻仲信遊。又詣太學受五經。後漢書黨錮傳徐庶，少好任俠，擊劍。爲人

報讎。後更折節學問。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

復讎，以頭醢其墓。後爲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

天下多罹其難。顒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

後又與荀爽、王允等共謀董卓。後書黨錮傳此等皆大俠者流也。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玄黃龍戰之際，又惡知其所至乎？

多一顧念名義之人，即少一裂冠毀冕之人；多一不忍殺人之入，即少一橫行無忌之人。文教之維持世運，其功，誠

有不可見而又不容盡沒者耳。

國子太學

國子學與太學，初本是二，後乃合而爲一。

古代平民，學於其所居之里之校，秀者升入其鄉之庠序，自庠序升於司徒，入於大學。貴族則學於其家門側之塾，師氏、保氏、閭之學，公宮南之左之小學，與家塾皆一物也。貴族出於此，亦入於大學。故平民登進，較之貴族，

多一節級。然既入大學，即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等夷矣。詳見古學制條。漢世博士弟子，太常擇

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在郡、國、縣、道、邑者，令相長、丞上二千石，二千石察可者，得與計偕；尤絕無限制。後漢雖有大將軍至六百石遣子入學之令，亦未聞其較平民多占便宜。可謂蕩蕩平平矣。自國子學立，而此局乃一變。

宋書禮志云：「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大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書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

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

教者，令入學。案此可見學生雖多，大臣子弟實少。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一此爲國

子學設立始末。蓋欲迫令貴游子弟入學而不能，乃爲之別立一學耳。觀其擬諸師氏，則固以小學視之。宋書百官志言：「晉初置國子學，隸屬太學。」其等級固分明也。至南朝而其制一變。南朝皆無太學。陳宣帝大建三年，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皆釋奠太學，然此等皆徒有其名而已。齊書禮志載曹思文之表曰：「今之國學，即古之大學。晉初大學生三千人，案較之上引宋書禮志所述泰始八年之數，已裁減過半矣。

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案「立國子學」，晉書本紀在咸寧二年。宋書禮志作「起國子學」。

晉書職官志云：「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蓋屋宇起於二年，官制定於四年，生徒選補之法，實至元康三年而後定，故思文又云立於是年也。

天子去大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大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則國學存而大學廢矣。大學凡民可入，而國學限於貴游，是則去蕩平之途而求私龍斷也。

原晉所以設國子學者，實緣欲求高門子弟之入學。其求高門子弟入學，則以此輩專務交游也。三國魏志董昭傳：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爲罰，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益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一此本漢末大學中之弊風，特以遭逢喪亂，學校丘墟，而此風未改，故初在學校中者，後又出於學校外耳。」晉書傳玄傳：玄於武帝初上疏，言「漢、魏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徒繁名於太學，不聞先王之風。」又言「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蓋以此也。此事關鍵，首在其用人之能覈實，次亦視其果能驅人人學與否。用人果能覈實，游談將不禁自止。不能驅人入學，則國子學亦與太學等耳。所謂高門子弟者，豈誠以羞與避役者伍而不入學哉？抑因避役而入學，同情有可矜，然爲政之道，當清簡賦役，不能豪避役者於學中，則當時猥雜之徒，雖一舉而盡汰之可也。而又不能，而乃爲之別立一學，不誠無具矣哉？

然晉世所行之政，亦迄未收效也。以國學代大學，蓋始於宋。晉世尙未有此意，故東渡後，建武元年，即立太學。晉書本紀。此事由王導、戴逵導之言曰：「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則敦樸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欲「使朝之子弟，並入於學。」逵亦言：

「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擐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宜「及盛年，講求道藝。」咸康三年，既立大學，復議國學。設立未幾，又復遣散。晉書成帝紀：咸康三年，正月，立大學。袁瓌傳：除國子祭酒。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宋書禮志，以疏爲瓌與太常馮懷

同上。事在咸康三年。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尙莊老，莫肯用心。」至孝武帝時，乃二學並立。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自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凡十六年。

晉書武帝紀：大元九年，四月，增置太學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國學。事由謝石之奏，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宋書載其疏辭，謂上於太元元年，蓋當作九年，因字形近而誤。疏有「皇威遐震，戎車方靜」之語，蓋指淝水之捷言之，事在太元八年也。

其事由於謝石。史稱「烈宗納其言，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竊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又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其教亦言：「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又言：「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然則貴游不入，而避役者羣集，在大學未聞有改，而國學又復如此，即地方設學，亦不能免也。此積習不易變，南朝蓋患其猥雜，故逕獨立國學，然非政體也。

強高門子弟入學，太元十年，蓋頗收效？然宋書五行志云：「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晉書五行志略同。蓋即高門子弟之所爲也？歷代學校，亦多有所謂風潮，然未有如此次之無意識者，別見學校風潮條。當時所謂高門子弟者，其品質可知矣。設學不以教孤寒之士，而斤斤欲教此等人，不亦雕朽木而圻糞土之牆乎？

北齊書儒林傳曰：「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治。」此則入學而不能避役，因之非差逼莫肯充員。又魏晉以降之一變局矣。

入學之年

尚書大傳言：古者十八而入大學，漢世太常補博士弟子，限年十八以上，蓋遵是說也。然其時入學者多遲。終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年數適符。軍固雋材。若蕭望之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乃以令詣太常受業，則其年必非弱冠矣。詣博士者如此，事私師者亦然。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是也。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吏，數爲掾史所冒辱。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是時雖云幼，距十八亦必不遠。史稱其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則必不止三十矣。先漢末年，情勢漸變，至後漢而益甚。魯恭年十五，即與弟丕俱居太學。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張霸七歲通春秋。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安，根父，見後書根傳，此語係本先賢行狀，三國志杜襲傳注引之，而作號曰神童。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號爲任聖童。鍾會四歲受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三國志會傳注引其母傳。并有弱冠即事教授如梁竦者。竦，統子，見後書統傳。世固有早慧之士，豈能如是比肩接踵？其爲務名而不務實無疑矣。魏晉而後，此風彌盛。宋書范泰傳：高祖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則其時功令入學之年，已較漢世爲早，而時人猶以爲遲也。斯時入學之

年見於史者：王錫，年十二，爲國學生。

錫，份孫，見梁書份傳。

王承，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蕭乾，年九歲，召

補國子周易生，十五舉明經。張瓚，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實較後漢尤早。而許懋，十四入太學。受毛詩，

且領師說，晚而覆誦，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亦更甚於梁竦之弱冠即事教授者矣。蓋斯時學校，已成爲選舉之一

途，貴族出仕皆早，故其入學亦隨之，全與學業無涉也。謝幾卿，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

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周弘正，年十

歲，通老子、周易。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許。博

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大同八年，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

詔下國學宣制旨義。袁憲時年十四，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而送之，愛其神采。在學一歲，國子博士

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否？」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

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

窮奧賾，得毋憚此後生邪？」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閒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

以童稚相期。」時學衆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咨

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

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

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上下扶同，共爲

欺罔，真堪浩歎；而其諂媚之態，尤令人作惡也。

宋書隱逸傳：周續之，豫章太守范寧，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寧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風氣所漸，不徒京師，郡邑亦不免矣。然寧素好學，其所立學，考校亦必較核實。其徒尙浮名，或轉不如國學之甚也。

爲私家立學

予嘗撰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一條，讀之，可知學術之興盛，皆人民所自爲，而政府所能爲力者實淺矣；然

猶不止此。夫東京十四博士，皆今學也。當時太學著籍之盛，曠古未聞，乃一朝灰炭，而今學之傳授，即隨之而絕，然則當時其學之傳於後生者幾何？無怪范蔚宗譏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尙」矣。後漢書儒林傳序。東京私學，亦多有名

無實。鄭玄在當時，最稱大師，而其所傳，陵亂無條理，且多矛盾，即可見之。然其傳授，猶歷久不絕。然則當時今學講師，其學尙不逮鄭玄、王肅也。況敢望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乎？晉立國子學而太學廢。國學皆貴游子弟，自更不足語於學問，說見國子太學條。劉宋以後，國學又替，而就講學之私家，加以扶助者轉盛。則是學術之命脈，仍繫於私家也。

宋書禮志云：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見紀。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學。本紀：太祖招建國學，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

二月，詔言胄子始集，學業方興。何承天傳亦云：是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二十七年廢。紀在三月，蓋孝武帝紀大明五年，八月，詔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胄子。禮志不言其事，疑其實未曾行。宋世國學之立，蓋不及十年也。然其時周續之遁跡廬山，高祖踐阼即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元嘉十五年，文帝又徵雷次宗至京師，爲開館於雞籠山。時又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見隱逸雷次宗傳。案此事南史入本紀，繫元嘉十六年。宋書何尚之傳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謂之南學。南史同。其立學不知究在何年也。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南史云：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此猶是率元嘉之舊。國學雖衰，其扶助私家之學，則可謂至矣。齊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

見禮志及本紀。九月，以國哀罷。武帝紀。百官志云：其夏國諱廢學。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本紀。旋復省廢。未知何時。東昏侯時，曹思文爭廢學，非古典。家建武四年詔言：「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處舊有，權從省廢。」則似非以無太子故。建武四年正月，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尙書符依永明舊

事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表言不可廢。有司奏從之。禮志。然其立學之久，尙不逮劉宋也。總明觀以永明三年省，蓋以國學已立故。然是歲，又於王儉宅置學士館，悉以四部充儉家。則學術之重心，仍在私家，又竟陵王子良嘗表世祖，爲劉瓛立館，亦宋世待周續之、雷次宗之意也。梁武踐阼，徵何胤不至，遣何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天監

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本紀。儒林傳云：以平原明山賓、吳興 沈峻、建平 嚴植之、會稽 賀瑒、吳郡 陸璣、補博士，各主一館，則所重者仍在其人。七年正月，詔大啓庠序，博延胄子，國學蓋自此建立。然恐亦徒有其名。故其後大同七年，又於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也。陳書儒林傳言：「高祖承前代離亂，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學蓋寡。」陳世資助私家之事，閱焉無聞，然官立之國學，亦益黯然無色矣。

雖博延生徒，成學蓋寡。」陳世資助私家之事，閱焉無聞，然官立之國學，亦益黯然無色矣。

郡縣亦有爲私家立學者，宋書隱逸傳：沈道虔，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梁書處士傳：諸葛璠，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魏書崔休傳：爲渤海。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皆是。

南北朝實爲資助私家立學最盛之世。固以其時王業偏安，敬教勸學，力有弗逮，乃僅就私家，加以資助。亦以私家立學，爲衆所歸仰者，其人必較有學問，而歸仰之者，亦必較有鄉學之誠，就加資助，轉較官自立學者爲有實際也。學術之興盛，皆社會自然之機運，而非政治所能爲，益可見矣。

周朗

一時之人，有一時之人之思想。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謂「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官長皆自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此可謂昔人教育普及之論，其思想似頗特異。然晉書慕容皝載記，載其記室參軍封裕諫辭曰：「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國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

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聽雋之路。」黶因此令學生不任教者，除其員錄。其思想與朗頗相類。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備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反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鄉校之訓，弗追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廷；蕭艾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其所行，亦即慕容皝之令。蓋時字內分裂，競爭烈而責望於民者深，故不期而同有此思想也。更上溯之。晉初傅玄上疏，言分民之理，欲采皇甫陶之說，課散官以親耕。亦以直喪亂之後，不容浮食者之衆耳。

元仁宗重視國學

元仁宗頗重視國學。本紀：至大四年，四月，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七月，詔諭省臣曰：「國子學，世祖皇帝深所注意。如平章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才。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先是二月，命李孟領國子監學。十二月，命孟整飭國子監學。其後又命張珪，皇慶二年二月。許思敬，六月。趙世延，延祐元年二月。綱領國子學。延祐二年，八月，增國子生百員，歲貢伴讀四員。其於國學，可謂惓惓焉矣。案元自真金，即建學宮中，命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劉因繼之。見因傳。成宗大德八年，

二月，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尙書省臣言：「比年衛士大濫，率多無賴，請充衛士者必廷見乃聽。」從之。又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皆見本紀。蓋元本族人多獷悍，而又倚爲心腹，不肯不用，乃思以是柔之，即仁宗之用意，亦不外此也。然其效必微矣。

明初國子生

明初待國子生之厚，可謂曠古無倫，然其督之亦極嚴。明史選舉志云：「監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書之。再三犯者決責，四犯者至發遣安置。」然宋訥傳云：「訥既卒，帝思之，誠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則有不止於發遣、安置者矣。志又云：「省親，畢姻回籍限期，以道里遠近爲差，違限者謫選遠方典史，有罰充吏者。」然胡儼傳云：「永樂二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至，即奏除之。」則又有不止於謫選及罰充吏者矣。不徒督學生嚴也，即於教官亦然。選舉志云：「太祖時，教官考滿，兼覈其歲貢生員之數。後以歲貢爲學校常例，府、州、縣學各一人。翰林考試，不中者遣還，提調教官，罰停俸祿。」洪武二十六年，定學官考課法，專以科舉爲殿最。九年任滿，核其中式舉人。府九人，州六人，縣三人者爲最。其教官又考通經，即與升遷。舉人少者爲平等，即考通經亦不遷。舉人至少及全無者爲殿。又考不通經，即黜降。」然奸臣傳云：陳瑛「成祖北巡，皇太子監國。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則亦有不止於黜降者矣。法令貴乎能行，徒法不

行，猶無法也。考試無至公之理；學生天資及境遇，亦萬有不齊；以其得舉之多寡，定教官之殿最，自窒礙而難行，故其後此法遂廢。至於教官之學問，亦應有進而無退，則於理極明。故至清季，學使按臨，教官仍須考試。然以吾所見，則教官情不知誰何之人，自作自無不可，然學使按臨，教官多忙碌，放假倩者多。作文一篇投之，學使則依縣分之先後，以定其名次而已。如吾郡八

縣，武進第一，陽湖第二，無錫第三，金匱第四，宜興第五，荆行法如此，真堪一嘆。

明於國子生，任之亦極重。洪武二十六年，盡擢監生劉政、龍鐔等六十四人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議、副使、僉事等官。其爲四方大吏者無算。臺諫之選，亦出於太學。其常調者，乃爲府州縣六品以下官。亦見選舉志，其時士之能自效者亦不少。魚鱗圖冊，爲明清兩代賦役之法所依，迄民國猶沿之，即國子生武滄等所定也。事在洪武二十年，見明史食貨志及古朴、呂震傳。又洪武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永樂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處權辦課程。」亦見食貨志。則於庶政，委任之者多矣。監生之歷事，猶進士之觀政。陸桴亭論用人云：「舊制，舉進士，必分試九卿衙門觀政。每衙門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會其實以上於天官。天官籍注，以定銓選。隨才授職，職必久任。故洪、永時得人爲盛。今之觀政，則不過隨班作揖而已。名存實亡，可慨也夫！」洪、永時，進士之觀政者如此，監生之歷事者可知。人材多出於其中，亦有由也。選舉志又言：「明初優禮師儒，教官擢給事、御史。」此亦非徒優禮，蓋其時之教官，亦多用通知政事者爲之也。

郡縣鄉里之學上

學術之興盛，教化之周浹，人民自爲之乎？抑政府爲之乎？曰：人民自爲之也。政府之所爲，多有名而無實。

凡事必本大而末小，然後能固。故郡國者，京師之本也；鄉里者，郡國之本也。此義漢人猶知之，至後世則稍湮晦矣。公孫弘之請置博士弟子也，曰：「建首善自京師始！」史記儒林傳。不曰建三雍、立大學而治道遂備也。其後漢人

之所爲，正是如此，則論者多訾之。讀漢書禮樂志可見。然非漢世法令，無令地方興學之事也。漢書循吏文翁傳言：

「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此令爲中國一統後中央令地方立學之始，關係極巨，然他無可考，蓋雖有

令而未行，故史家視爲不足重而未之記，而其事亦末由散見於他處也。王莽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

校，學置五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置孝經師一人。平帝紀元始三年。其制尤爲美備。然其未之行，更不待言矣。自此

以後，法令亦無不令地方立學者。雖喪亂之世，偏安割據之國，猶然而一統之世，清晏之時，更無論矣。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八年。

年，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

之後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此喪亂之世，亟圖興學者也。晉書石勒載記：令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

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石季龍載記：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苻堅載記：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姚萇

到州郡立學，辦理尤爲切實。然亦終於爲法令而已矣。

至趙宋以後，而情形乃漸變。蓋自漢武帝置博士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學校久成爲選舉之一途。選舉有

登用人才之意者二：一爲學校，一爲科目。以爲世信重論，學校遠非科目之比，然科目亦不能全與學校脫離，故至近世，二者遂互相倚倚。其事始於宋慶曆四年，范仲淹令士必在學三百日然後得應試，而成於明世之學校儲材，以待科舉。於是有應科舉之人處，必當有學校，而學校不得不偏設矣。故宋慶曆四年，實爲學校制度變革之一界限。前乎此者，法令有設學之文，而實未嘗設。問有設者，在乎其人，亡則政息。後乎此者，則逐漸設立，寢至各郡縣皆有學，不過實不事事而已。雖同是有名無實，而其所謂有名無實者，又各有不同也。

然則宋以後郡縣之學，究較唐以前爲盛也。此亦民間好學之風氣，有以陰驅而潛率之，非盡政治之力也。宋史祖無擇傳，言其「出知袁州。自慶曆詔天下立學，十年間，其弊徒文具，無命教之實。無擇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絃誦之風，由此始盛。」又宋綬傳：子敏求，「嘗建言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然則慶曆令天下立學，實亦徒有其名也。宋世郡縣之學最著名者，莫如湖學。此自由滕宗諒之好興學，胡瑗之善教，與政令何涉哉？書院在宋世，風起雲涌，官立者固多，私立者尤衆。即以官立者論，官何不興學校而必立書院？毋亦以學校爲官辦之事，拘於法令，難於求功，易於叢弊，書院則爲民間新興之事，辦理易於認真乎？忠義尹穀傳言：「潭士以居學肄業爲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爲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此其向學之精勤，臨變之鎮定，民族之正氣存焉，豈徒官祿所能勸哉？金史胡瑗傳言：定州學校「爲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此等亦必有其由，特史未詳言耳。

元史選舉志：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

家學於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此就當時民間之情形而整齊之者也。看似規畫精密，實則官一無所爲也。其爲官所當爲者，亦一無所就。明史選舉志云：「郡縣之學，與太學相維。創立自唐始，宋置諸路州學官，元頗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二百餘員，弟子無算。教養之法備矣。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上下之間，波頽風靡。學校雖設，名存實亡。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俱設訓導。府四，州三，縣二。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觀「名存實亡」四字，便可知元代所謂學校者爲何如。然明代學校之盛，如明史所言者，恐亦未必不徒以其名也。葉伯巨傳：伯巨以洪武九年年上書，有曰：「庠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觀此，知明太祖並未能變元代學校名存實亡之習。以太祖之嚴厲，當立法之初，而猶如此，後世自更不必論。張昭傳云：「天順三年，建安老人賀煬上書論時事，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

「未幾，又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夫，資緣津要。初解兔園之冊，已廁鶚薦之羣。及受職泮林，猥殫貪饕，要求百故，而授業解惑，莫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大學。侵尋老耄，倖博一官。但塵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其言如此，則明除各府州縣皆有學官外，亦何以異於前世哉？

然明世學風，雖云頹靡，學中尙頗有人。明史魏驥傳：「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常夜分攜茗粥勞諸生。諸生感奮，多成就者。」彭勗傳：「除南雄府教授。學舍後有祠，數見光怪，學官弟子率禱祀，勗撤而焚之。」陳選傳：「督學南畿。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皆其證也。以吾所見清世之學校，則絕無此事矣。又明史列女傳：「吳氏，潞州廩生盧清妻。清授徒自給。後失廩，充掾於汴，憤恥發狂死。」蓋以學不及降等，則明世猶有甄別學生行業之事，清世亦非以他案無黜革矣。教官非無積學者，亦非無師之者，然自是師其人，非以其爲教官也。然則學校之遷流，勢自趨向於有名無實也。其故何哉？學術之興盛，教化之周浹，久不繫乎官立之學。官立之學，祇是以利祿誘人，以利祿誘人，其效本不過如此而已。清史稿選舉志學校云：「凡新進生員，如國子監坐監例，令在學肄業，以次期新生入學爲滿。」又云：「教官考校之法，有月課、季考。除了憂、患病、游學、有事故者，不應月課三次者戒飭，無故終年不應者黜革。試卷申送學政查覆。訖於嘉慶，月課漸不舉行。」然職官志國子監云：「在學肄業者爲南學，在外肄業赴學考試者爲北學。」則監生已不盡坐監。月課之舉行，徵諸聞見，亦決非至嘉慶而後廢弛也。

郡縣鄉里之學下

鄉里之學，又分二級。古者學於其里之校，而升入其鄉之庠序是也。見古學制條。後世法令設學，大抵至鄉而止。王

莽奏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是已。見上條。舊唐書禮儀志：武德七年，二月，「詔州縣及鄉，並令置

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天下州縣，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觀此，知有學者，不必皆有人教授。其措施亦與

前世同。通鑑云：「令天下州縣，里別置學。」唐制，百戶爲里，五里爲鄉，舊唐書食貨志。如所言，則鄉有五學，近乎何休所云

八十家爲里，中里爲校室者矣。亦見古學制條。疑其說誤也。然此等法令，皆成具文，究鄉置一學，抑里別置學，亦不足深較

也。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大司農司上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十所。二十五年，二萬四千四百餘。二十八年，

二萬一千三百餘。其數之多如此，必兼鄉以下學言之。其名存實亡，已見上條。明世設學，最稱普遍。洪武八年，正月，

「詔天下立社學。」本紀。史所載，盡力於此者，亦有數人。明史楊繼宗傳：成化初，擢嘉興知府。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

百區。馮紹鳳，知紹興府，廣設社學。文苑傳：張然實鳳毛麟角而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循吏傳：方克勤，爲濟寧知府，立社學數

百區。馮紹鳳，知紹興府，廣設社學。文苑傳：張然實鳳毛麟角而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循吏傳：方克勤，爲濟寧知府，立社學數

政府之所爲，既不足恃，則人民不得不自謀。受教最易者，自爲父兄。元至元二十八年，令所謂自受家學於父

兄者也。見上條。然父兄不能皆有學，則不得不別求師。於是有以此爲業者。漢書藝文志所云閭里書師，三國志邴原

傳注引原別傳所云原鄰舍之師，元史列女傳所述之王德政皆是也。皆見束脩條。元史忠義傳：王佐，「從父居上郡，教

授里巷，「此蓋在城市？孝友傳：王思聰，「素力田，農隙則教授諸生，得束修以養親，」此則在鄉村矣。隋書李密傳：言：楊玄感敗，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爲劉智遠，聚徒教授。密是時必不敢居通衢大道。宋史：馬仁瑀傳：「十餘歲時，其父令就學，輒逃歸。又遣於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亦必人煙寥落，乃可爲所欲爲。元史：崔敬傳：「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造僞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僞造鈔者，捶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蓋亦以所居僻左而疑之也。然則雖甚荒僻之地，亦有童子師矣。金史：隱逸傳：薛繼先，「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則山陬亦有之矣。明史：劉顯傳：南昌人，生而臂力絕倫，稍通文義。家貧落魄，間行人蜀，爲童子師。又可見求之者衆，故雖羈旅之士，亦可以此自業也。此等童子師，蓋與古里校之教相當。稍進則爲鄉校，與古庠序相當，其所教亦有進焉。馬仁瑀之師，能教孝經，已可與郕原之師侔，而非閭里書師僅教識字者比。宋史：安燾傳：「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爲誦數之學，未可從吾游。當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元史：儒學傳：戴表元，「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爲。」事在宋世。此所教者，皆當時應試之事。五代史：劉岳傳：岳以遺下兔園冊誚馮道，道大怒。歐公云：「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實亦應試者所誦習之書也。宋史：陳襄傳：「福建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遊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沈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唱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則又超出於爲應試之學之上者矣。陳書：儒林傳：顧越，吳郡鹽官人，「所

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齊書高逸傳：顧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歡亦鹽官人也。唐書陳子昂傳：「六世祖大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振鄉里。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尙氣決，弋博自如。」此蓋最難施教者。而「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修飭。」舊五代史烏震傳，言其「少孤，自勤於鄉校。」金史亦璩暉傳，亦言其「少遊鄉校。」元史吳澄傳云：「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則鄉校所造就者頗多。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與元稹書曰：「自長安抵江西，三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三千里間，往往碁置，其教之被於社會者，亦可謂廣矣。舊唐書苗晉卿傳，言其「歸鄉里，出俸錢二萬爲鄉學本。」明史楊恆傳：言其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遊學士。詳見東脩條。則惓惓於此者頗多。蓋有由也。

有力者延師於家，以教其子弟，亦歷代有之。宋史歐陽守道傳：「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楊棧傳：「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馬廷鸞傳：「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童子師。」余天錫傳：「史彌遠延爲子弟師。」元史孔思晦傳：「遠近爭聘爲子弟師。」儒學宇文公諒傳：「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皆是。此事爲古之所無。漢書孫寶傳：「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俸。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誦，身誦

何妨？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蓋古所謂外傳等，實皆家臣，從師自別是一事，故其說如此也。明史儒林傳：周蕙，「爲臨洮衛卒。吳瑾鎮陝西，欲聘爲子師，固辭不赴。或問之。蕙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蕙始納贊焉。」與孫寶可謂異世同揆。生今反古，固不易爲。然宋史危稹傳言其「遷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蓋共學尙有切磋之益，獨學則無之也。然則延師於家，不徒非禮，亦無益於其子弟矣。

私家設塾，亦有不徒自教其子弟者。元史儒學張頤傳：「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頤遊，或開私塾迎之。」此私塾之所教，必非一家之子弟矣。又史天倪傳：「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所藏活豪士甚衆，以俠稱於河朔。士族陷爲奴虜者，輒出金贖之。」尤可見家塾聚徒之衆也。

元史列女傳：「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閒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一室蕭然，惟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鬻衣權厝二柩載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則前代民間，已有女師矣。

鄉學二字，尋常皆指下於縣之學而言。中國官治，至縣而止，故縣以上之學，必爲官立，鄉以下之學，則多爲民立矣。然魏書高祖紀：天安元年，九月，「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此鄉學二字，實指郡學

言之。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廷，蕭艾之體，等教文肆。」其證也。隋書梁彥光傳，言其爲相州刺史，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此鄉學疑又指縣學言之，謂相州屬縣，每縣各立一學也。宋史畢士安傳：「子仲衍，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與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與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於昇，流宏鄂州，一縣相賀。」此鄉校，亦必郡縣之學也。

文 學

漢世郡國文學之職，於教育頗有關係。諸葛豐及翟方進父翟公，皆嘗爲郡文學。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可見當時文學，頗有名人爲之。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畿爲河東太守，署樂詳爲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河東學業大興。倉慈傳注引魏略，言令狐邵爲弘農太守。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

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皆文學舉職之效也。

學校由行禮變爲治經

古之言學校者，皆重行禮視化，非重讀書講學問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之詔，猶曰：「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愍焉。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而丞相與太常博士之議，亦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曰古有辟雍、泮宮也。然則徒爲博士置弟子，而教不及於鄉里，殆非初意也。然此亦非但政府之咎，民間之風氣，實有使之然者。後書文苑傳：劉梁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身執經卷，試策殿最。三國志杜畿傳言：畿守河東，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注引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又王肅傳注引魏略言：賈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廩舍，親授諸生。管輅傳注引輅別傳云：父爲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於時疊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此所治者，皆博士弟子之業，非所謂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以崇鄉黨之化者也。此其故何哉？人亦孰不欲富貴？既設科射策，勸以官祿矣，孰肯舍是路而不由哉？明史選舉志：「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弘治十七年，令各府、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然其法久廢，浸不舉行。」讀大誥、律令，講習冠、婚、喪、祭之禮，猶

古所謂導民以禮，風之以樂，所以求其馴擾易治者也。許補儒學生員，則使爲博士弟子，治治人之學矣。卒不能不許，而讀法、習禮、寢廢不行，足見入社學者之所求，與立社學者之所期不同也。亦猶漢世勸學，本欲以行禮視化，而其後來者，皆以讀書治學問爲務也。此等級之平夷爲之，以是爲病，則不免拘墟之見矣。

孔子廟

唐書劉禹錫傳：「禹錫嘗歎天下學校之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資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泮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事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禹錫時爲夔州刺史。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貲，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其指陳利害，可謂深切著明矣。然文獻通考學校考引歐陽修襄州毅

城縣夫子廟記曰：「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官，置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馬君按云：「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考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公此文，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頽廢，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官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所謂猶賢乎已。」然則有廟而無學，又非禹錫惜祭祀所費太多，而學校經費不足者比矣。其故何哉？二公所言，固爲當時實錄，然若深求其故，則尙有不止乎此者在也。

齊書江祐傳：祐弟祀，爲南東海太守，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構建立，則有孔子廟者，久不止京師及魯國矣。先聖先師，蓋釋奠時祀之於學，不別作廟。然隋書梁彥光傳言：彥光爲相州刺史，潞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象。通遂感悟。則學中久有廟矣。唐書禮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舊書高宗紀：咸亨元年，五月，詔曰：「諸州縣孔

子廟堂有破壞，并先來未造者，宜令所司，速事營造。」

則營建更形普遍。舊書良吏傳：韋機，顯慶中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

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其營建實以廟爲急。又倪若水傳：開元初，出爲汴州刺史。增修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勸勵生徒，儒教甚盛。曹華傳：爲沂州刺史，沂海，堯觀察使。移理於堯。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亦皆以廟學並言。馬君謂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廟者，殆非虛語也。自宋以降，重廟更甚。宋史王承美傳：爲豐州刺史，請於州城置孔子廟，詔可之。田錫傳：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

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孝義傳：胡仲容，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皆言廟而不及學。龔鼎臣傳：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於朝，建廟、學。選邑子爲生，日講說，立課肄法，人大勸。亦以廟、學並言。外國大理傳：政和六年，使李紫琮來，過鼎州，求詣學，瞻拜先聖像。徧謁見諸生。其意亦以瞻拜聖像爲重也。遼史：能吏傳：大公鼎，改良鄉令，建孔子廟。學。百官志：縣學下，則但云大公鼎爲良鄉縣尹，建孔子廟，其重廟而輕學可知。金史：孔璠傳：熙宗即位，興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蓋徒立廟。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詔修曲阜孔子廟。學。泰和四年二月，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並增修之。雖言學，意所重亦必在廟。蒲察鄭留傳：改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 李安兄弟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相讓而歸。任天寵傳：遷威戎縣令。縣故塚塞，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可見金時州縣，有學者亦皆有廟也。元史：選舉志：國初燕京始平，宣撫王楫，請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哈刺哈孫傳：爲左丞相，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其重廟亦與金人等何。伯祥傳：子瑋，京師 孔子廟成，璋言、唐虞三代，國都間巷，莫不有學。今孔廟旣成，宜建國學於其側。從之。是反以廟爲主，而以學從之也。張柔傳：移鎮保州，遷廟學於城東南，增其舊制。嚴實傳：子忠濟，襲東平路行軍萬戶。東平廟學故隘陋，改卜高爽地於城東。木華黎傳：弟帶孫之後，只必，襲父爲東平，達魯花赤。嘗出家藏書二千餘卷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趙良弼傳：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段直傳：爲澤州長官。大修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

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白景亮傳：特授衢州路總管。郡學之政久弛。從祀諸賢無塑像，諸生無廩膳，祭服、樂器有缺，景亮皆爲備之。儒風大振。賽典亦瞻思丁傳：至元十一年，行省雲南。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三子忽辛。大德時，改雲南行省右丞。瞻思丁爲平章時，建孔子廟爲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瞻思丁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偏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教官。文風大興。張立道傳：至元十五年，除忠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諸人於學皆極有功，然所修飭必及於廟。蓋有有廟而無學者矣？未有立學而不先立廟者？甚有如明史忠義傳所云：王愷，太祖克衢州，命總制軍民事，學校毀，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視家廟與學校等重者矣。錢唐傳：洪武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遵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二人之論，與劉禹錫適相反，以明太祖之剛愎而不能終遠也，可以見輿情之所在矣。予猶及見清世所謂府州縣學者，人皆稱爲孔子廟，無或知爲學校者也。其故何哉？國家所設之學，學術久不存焉，而祭祀則人知嚴之，故其遷流所屆如此也。

清史稿世宗紀：雍正二年，正月，「建孔子廟於歸化城。」仁宗嘉慶元年，二月，「勅甘肅貴德廳建文廟。」亦徒云建廟。

鄉飲射

古代教育，重於行禮，六禮之中，鄉爲尤重，故鄉飲、鄉射，至漢世猶不絕焉。史記孔子世家言：「魯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其盛況可想。自序言：「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則史公并曾親與其事也。漢既崇儒，尤重其事。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漢紀作鄉飲酒禮，五行志作大射禮，蓋射、鄉並行。後書伏湛傳：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奏行鄉飲酒禮。續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注引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後書儒林傳：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注引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蓋在東京，飲射皆爲常典矣。韓延壽所至必修治學宮，春秋饗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李忠，遷丹陽太守，以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鮑永，拜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因以格殺彭豐。秦彭，遷丹陽太守。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皆良吏之欲以此化民者也。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則私家講習，亦甚重此矣。魏晉而後，其事稍衰，然仍不絕。晉書隱逸索襲傳：敦煌太守陰澹，欲行鄉射

之禮，請襲爲三老。會病卒。

宋書蔡廓傳：子興宗，遷會稽太守。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是也。唐

書太宗紀：貞觀六年七月，詔天下行鄉飲酒禮，則唐世又以爲常典。李栖筠傳：出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亦其能奉行者也。宋儒好復古，故宋後其禮又漸盛。宋史李沆傳：弟維，知欽州。至郡，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王沼傳：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龔茂良傳：爲廣東提刑。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旣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儒林魏了翁傳：知眉州，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元史烏古孫澤傳：行興化路總管府事。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儒學周仁榮傳：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明史魏觀傳：洪武五年，知蘇州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皆其事之往往不絕者也。古去草昧之世近，其民好爭鬥，故爲鄉飲酒之禮以教弟，爲鄉射之禮以示不爭。後世風俗久變，素木瓠葉，桑弧蒿矢，亦與人生日用不切，而猶沿襲其事，欲以化民，可謂循名而不察實者矣。抑飲射皆所以禁未然也，貴能使人感奮興起。而明世鄉飲酒之禮，顧使「凡有過犯之人，列於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洪武二十二年令。見明史禮志。是會人衆以僇辱之也。將使強者忿戾，弱者自棄，曷若不使與於會聚之爲得哉？

束脩

論語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二字，可有二解：一以脩爲贄，一束身修行也。即以前說爲是，亦所以致其敬，而非曰利其物。然此乃古道，在後世，則教者必有所取，學者必有所與，而束脩二字，遂爲弟子奉其師以財利之名矣。

然古道在後世，仍久而後湮。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及爲漢制朝儀，得賜金五百斤，皆以賜諸生。趙典，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包咸，顯宗以師傅舊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奉祿增於諸卿，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皆弟子無以奉其師，顧有取於其師者也。此猶曰貧者，若戴崇，每候張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則並非因其困乏矣。蓋古師弟子之倫，介呼君臣、朋友之間，君固當食其臣，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其相處之道如此也。漢世於教授者多稱爲養徒，如後書來歙傳，言其六世孫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是也。蓋由於此。此似爲高義，然社會之組織既變，古道終不可行，遂有「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之劉焯矣。隋書本傳。然猶有不行束脩者，又可見古道之未盡泯也。北齊書儒林傳馮煒，「門徒束脩，一豪不受」，亦由於此。

養徒之弊，有不免所識窮乏得我者。竇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勾施貧民是也。此所施者，猶爲諸生及貧民。若竇瓌，周紆劾其「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黨」。後書酷吏傳。則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宜乎其事之不可久也。

馮偉傳言其「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蓋其家本饒足？又言其「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蓋其性實澹泊，儉於自奉，初不由於貧乏？故能無所取於學者。若乃家無儋石，藉勞力以自活，則既從事於教授，自不可無以代耕。邴原鄰舍之師，許不求資而徒相教，見游學條。此出特許，則其本必求資可知。蓋藉以餬口者？漢書藝文志有閭里書師，蓋以教書故稱書師？邴原之師，原從之讀孝經、論語，可稱孝經、論語師，要皆閭里之師也。閭里之師，殆皆藉教授以餬口？至於傳經之大師，然後所取者多而且廣，可以有所取，亦可以有所與，乃得模擬古之士大夫，而以養徒爲名高矣。然汜毓不蓄門人，稱爲清靜，亦見游學條。則蓄焉者可知。轉不如閭里之師，自食其力者之無愧於心矣。

社會之組織既變，則人之所以自處及其相處之道，亦隨之而變，此勢之必不可免者也。一巨子多養徒衆之局既去，而人皆恃通工易事以爲生，師固不能無所取於弟子。此在漢世，亦業已如是。文翁選郡縣小吏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即弟子必有以奉其師之一事也。宋史趙安仁傳：孫君錫爲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尙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詔悉從官給。元史李謙傳：爲東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萬戶府經歷。復教授東平。先時教授無俸，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修。謙辭曰：家幸非甚貧，豈可聚貨以自殖乎？此皆教師不能無祿之證。然無祿而有所取可也。元時國學，不聞無祿，而李亢魯翀傳言：舊制，弟子員初

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則取之有傷於廉矣。吾少時所見清世之府、州、縣學，生員入學之初，尙必有以贄其師。應試時，本有廩膳生爲之保任，保其身家清白及非冒籍。及此，更由其與教官議贄幣多少，斤斤頗甚。議定，生員投贄一見其師，自此師生若路人矣。

元史列女傳：王德政妻郭氏，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壻，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屬教二弟有成。此亦師不能徒相教之一事。卒教其二子有成，亦爲不負託付，然終媿邵原之師矣。

元史許有壬傳：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明史隱逸楊恆傳：諸暨人。外族方氏建義塾，館四方游學士。恆幼，往受諸經，輒領其旨要。曰：義學，蓋不取其資者？孤寒向學之士，殆非此無以濟也。

山 長

事物原會卷八，載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上諭曰：「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爲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爲院長。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按書院之主講席者，稱爲山長，乃因其

緣起本在山中也。名之不隨實變也久矣。事物遷流，不舍晝夜，轉瞬而名實即不盡符。從而更之，可勝改乎？適見弘曆之不通文義也。

古人讀書，多在山中，蓋取其靜也。舊唐書裴休傳，言其童時與兄儔、弟俛，「同學於濟源別墅。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俛烹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翼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虞人贄鹿，其在山中可知。新書文苑蕭穎士傳：安祿山反，「藏家書於箕、穎間，而一身走山南。」則藏書者亦於山也。大史公著書，曰：藏之名山，則此事由來已舊。亦以山中較安靜，難毀損也。聚徒教授者，或於山，蓋亦因其讀書之處。讀書者，或於僧寺，僧寺亦多在山中也。

學校經費

孤寒向學之士，歷代皆有之。漢世事已列專條。其在後世者，如晉書隱逸、祈嘉傳，言其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嘉、酒泉人。貧無衣食，爲諸生都養以自給。宋史王次翁傳，言其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皆是也。貧者士之常，固無足怪。然國家於士，無所資給可也，有養士之費，而士仍奇貧，則不可解矣。金史章宗紀：泰和元年，更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爲掌其數。曰：更定，則前此已有所給。其數雖不爲厚，亦應不至於甚薄。然雷淵傳言其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

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恆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其貧至於如此，亦可異矣。吾猶及見清世所謂府、州、縣學者。大體皆有學田，所入亦不甚非，然多供教官私用，亦如劉禹錫所云：「釋奠之費，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者。」唐書本廩生皆有膳費，謂之廩糧，江北猶薄有所給，江南則罔或取之，亦皆入教官之囊也。

郡縣之學，自宋以後，所設日多，其經費，大抵恃學田也。即書院亦然。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二月，江南諸路學田，昔皆隸官，詔復給本學，以便教養。二十五年，十月，尙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鈎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材藝者從之。崔瑗傳：或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掎核江西學糧，食酷暴橫，學校大廢。二十七年，正月，復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錢穀。二十九年，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田，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學田所入，至爲言利之臣所覬覦，其數必不菲矣。明、清二代，設學更多於元，通計天下學田，數必視元倍蓰。然以吾所見，書院經費，亦有不免侵蝕者，而學校無論也。乾隆中，都天下學田萬一千五百八十餘頃。見清史稿食貨志田制。

范甯

晉書范汪傳：爲東陽太守。「在郡大興學校。」子甯，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補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

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旣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建立。顯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甯以此抵罪。子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一案甯之所爲，誠若奢濁，然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則其無所利焉可知。孝武遲迴不判，以待赦令，良有由也。或疑甯私祿何以能如是之多？則此非指朝所頒祿。各地方相沿，本有行政經費，并有供守令之費，如後世之陋規者。此不能不取，亦不必不取，惟在用之何如耳。豫章居江州之半，此款必不菲也。人有所長，必有所短。用人之道，貴在舍短取長。甯之失，在於迂闊奢泰，以崇學敦教論，則可謂世濟其美矣。若能任以學事，而抑其迂闊奢泰之爲，則用人之道也。

事之當辦與否，與其辦理之善否，係屬兩事。當辦之事，雖辦理不善，祇應改其辦法，不應徑廢其事也。且如青苗，抑配固爲不可，然任兼井之家要倍稱之息，可乎？然則散放之法可變，散放之事不可已也。宋世之新舊黨，若知此義，事之敗於狐狸猾者，必可大減矣。宋史胡宿傳：「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皆大慙。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滕侯賢者，自無欺罔之事，然其下之人，得毋有欺滕侯者乎？然其事已在前矣。懲此而不承權輿，是重費也。然則胡宿保全湖學之功，不減於滕宗諒之創始也。

宋世張昇鎮許，欲興鄉學，而馬宏沮之，誣縣令因以取民，引見郡縣鄉里之學下條。宏之言固誣，然因興作以取民之事，必多有之，宏乃得以肆其誣，則亦不可不做也。國民政府之都南京也，學校官司，屋宇皆不周於用。於是競事營建，百務廢弛，惟茲則汲汲恐後。論者皆譏其別有用心焉。此則范甯之罪人也。

晉書虞溥傳：「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斯則范甯之諍友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里仁。

論語孝經

漢人讀經，率先論語、孝經，此法相沿甚久。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又云：「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魏書外戚傳：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宋獻公整，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尙書於盧誕。隋書蔡王智積傳：父景王整，高祖龍潛時與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有五男，止教讀孝經、論語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韋師傳：初就學，

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文學傳：王頴，少好游俠，年二十，尙不知書，爲兄顓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元史王思誠傳：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儒學傳：陳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又伯顏，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蓋至朱子之學大行，入學者皆先誦四書，而先誦論語、孝經之法，乃變也。其所摸書，蓋爲簡牘。自簡牘盡廢，而此事遂不可見矣。

盲人識字

盲人亦能識字，爲近世言教育者所豔稱。然其事古亦有之。隋書藝術傳：盧大翼，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是也。

讀經用演習之法

東塾讀書記卷八，引鄉射禮「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云云，曰：「如此類者，圍繞交錯，繪圖亦殊不易，或縣絕習之，乃知之耳。」又曰：「阮文達公爲張皋文儀禮圖序云：予嘗以爲讀禮者當先爲頌。昔叔孫通爲縣絕以習儀，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畫地以肄禮，庶於治經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禮案畫地之法，禮嘗試爲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業耳。」注曰：「李璧玲孝廉，名能定，在禮家教家姪等讀書，嘗邀禮及家姪宗元，畫地而

習之也。」然則文達所有志者，蘭甫先生已身試之矣。愚案朱子跋三禮家範云：「司馬氏書，案此指書儀。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朱子殆亦嘗身試之乎？

學校中體罰

近世學校，禁用體罰，然中國自昔有之。陳書新安王伯固傳：「爲國子祭酒，爲政嚴苛。國學有惰游不修習者，重加撻撻，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此必國學中舊有此罰，伯固乃得施之也。舊唐書陽嶠傳言：嶠「爲國子祭酒，學徒漸弛。課率經業，稍行鞭撻。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歐之。上聞，令所由杖殺。由是始息。」學校中無可行鞭撻之理，蓋亦用夏楚？而史家措辭不審也。此皆國學，尙不免夏楚，而郡縣以下之學可知矣。宋史馬仁瑀傳：「十餘歲時，父令就學，輒逃歸。又遣於鄉校習孝經，句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此則私塾中習用體罰，由來舊矣。

宋史宗室傳：師曷，知臨安府。「武學士柯子冲、盧宣德以事至府，師曷擅撻遣之。衆盡喧。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師曷乃罷免與祠。」地方官擅責學生，近世爲法所不許。不論文武，學生未經斥革者，有犯祇能送學中羈禁。學

中亦可用木板責打手心，所謂夏楚也，然久無其事矣。羈禁時，學中胥役，或亦小有求取，然較州縣衙門之胥役，則不可同日語矣。故健訟之地，視生員特重，以官威有所格，則可以有所恃而干與訟事以牟利耳。

鳴鼓衆質

事莫惡於挾勢以相臨。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

見孟子盡心上篇。挾故，趙注云：「與師有故舊之好。」此無可挾，疑非。故，事也。蓋謂挾一事足以相脅者？

其實

皆挾勢也。挾衆亦然。歷代講學，喜於衆屬耳目之地，以口舌爭勝。使聽者而賢於我歟？我安可靦顏講說？使聽者而不如我歟？我顧因博其稱許，而不惜自銜粥，是無恥之甚者也。然猶有可恕者，曰：此等皆選與不自樹立之徒，雖卑鄙，猶未至於暴戾也。若乃挾衆勢以攻一人，則更不可恕矣。宋史吳師禮傳：「游大學時，兄師仁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師禮悉以兄說對。非官怒，鳴鼓坐堂衆質之。師禮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此學官果自居何等邪？熙寧學校貢舉之法，平心論之，未爲非是，然法雖善而行之不善，亦有不能免於惡者。石公弼傳云：「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虞蕃訟博士受賄，蓋即告訐之一事。見蔡確傳。其言或不免過甚。然株連衆而追求酷，則必非虛語也。劉摯傳云：「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哲宗時曰：比以大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

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豈不令人駭笑乎？」雀鷗傳：「欽宗即位，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尙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鷗乃舊黨，所言必不免失中。然謂「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則甚可痛而不可不深長思也。人固有所行者是，而其行之之心則非者。一時雖或有功，久必不勝其弊。昔賢所以貴「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

金史選舉志：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興學校，推行三舍法。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戶部尙書鄧儼等謂三舍法行，「多席勢力尙趨走之弊。故蘇軾有三舍旣興，貨賂公行之語。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則熙豐時太學有弊，自是事實。然此豈嚴刑密網所能治邪？入太學本爲官祿之勸，委學官選試，而望其無貨賂告訐，豈可得哉？其關鍵在毋以選試之權，委之學官而已。此學校所以必與科舉並行也。

宋理宗時，大學生林日養，受宦官之賂，上書攻謝方叔、洪天錫。學舍惡其黨姦，鳴鼓攻之，引見學校風潮條。明史王省傳：「凡三爲教官，最後得濟陽。燕兵至，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臂，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伐鼓蓋學中相傳聚衆之法也。或

以教忠，或則挾衆以臨匹夫，以媚權貴而快私忿，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也？

講學以口舌爭勝，非爭學術是非之流失，實由古人本有以口舌爭勝之惡習，而馳及於學術耳。讀抱朴子疾謬之篇而可知也。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年十六，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猶立。光武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憑幼不遜悌，光武之用之，亦如其令優伶剽剝人耳。陳書儒林傳：張譏，「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庠。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此亦如觀優戲耳。隋書儒林傳：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又劉焯，「因國子釋奠，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唐書儒學孔穎達傳：「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其妬嫉賊害，至於如此，豈不可駭？周書儒林熊安生傳：「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最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

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具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以口給禦人始，而以請益從善終，何其賢也？

學校風潮

今世有所謂學校風潮者，其實古已有之。漢哀帝時，鮑宣爲司隸，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距閉使者，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旆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後漢光武帝時，歐陽歙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至有自髡剔者。案宣本著高節，歙之被繫也，平原禮震，自繫上書，求代其死。高獲亦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見後書方術傳。光武不赦，歙死獄中。歙掾陳元，又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以棺木，贈印綬，賻縗三千匹，子復並獲嗣爵。則歙獄蓋實冤，不然，以光武用法之嚴，未必肯輕於平反也。桓帝時，梁冀專朝，而帝無子，連歲饑荒，災異數見。劉陶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朱暉、孫穆以治宦者趙忠，輸作左校。陶等數千人，又詣闕上書訟之。桓帝覽其奏，爲之赦穆。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大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沮之。帝竟不鑄錢。則陶實達於政事，非徒能鼓衆唱議。而桓帝之於諸生也，能用其言，又導之使言，實賢於光武之遂殺歐陽歙，哀帝之竟抵鮑宣罪者矣。靈帝時，皇甫規爲徐璜等所陷，下吏論輸左校，諸公及太

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上書訟之。史云規會赦歸家，不云由鳳等之訟，則靈帝之聽言，亦不如桓帝。熹平元年，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司隸校尉劉猛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代以段熲。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見後書宦者傳。靈帝紀云：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則始公然與輿論爲敵矣。段熲武人，剿羌時恣意殺戮，又比宦者，捕繫平民，及於學生，罪不容於死矣。竇武難作，陳蕃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則漢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議，并有能身赴國難者。要不失爲正氣所在也。

晉世於太學外復立國子學。孝武帝用謝石之說，增置生員，造廟屋百五十五間，而學生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此爲歷代學校風潮中最無意識者，說見國子太學條。唐玄宗初，陽嶠入爲國子祭酒。時學徒漸弛，嶠課率經業，稍行鞭撻。學生怨之，頗有喧謗。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由是始息。此其輕俠，或非因風放火之倫，其頑不率教，則更甚矣。至於令所由杖殺，不亦酷哉？晉世國學固皆貴游，唐則并太學亦皆品官及勳封子弟。足見貴人之不可教矣。楊瑒遷國子祭酒，請明經習左傳者盡帖平文；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量加優獎。詔習此諸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生徒爲瑒立頌學門外。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聯第，又與愈善。詹先爲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舉愈博士。此等徒知干進，且或比周，亦殊愧士節。蓋唐代士風，本近嗜利，故其所爲如此也。其關涉政治者，惟德宗時之請留陽城。然城所因之得罪者薛約，實非佳士；留城之大學諸生，以何蕃爲首，亦矯僞之徒；則此舉亦黨爭，非關政事得失也。柳宗元顧遺蕃等書，比之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不亦輕於許可乎？

以唐世之黨爭與宋世之黨爭較，則唐世徒爲私利，而宋世實有政見之不同，二者未可同日語也。學潮亦然。

神宗時，太學盛而學風實壞，說見鳴鼓衆質條。然張商英罷而蔡京復用，太學諸生嘗訟其冤。何執中代京相，太學諸生陳朝老亦詣闕上書言之。鄧肅入太學，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則雖用威脅利誘，並不能遂弭人言。陳公輔爲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與告。則郡縣教官，亦有毅然不可犯者矣。及金兵至，而陳東等代表民意，力主澄清政局，抗拒強敵，正氣大伸。東以欽宗即位後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罪，謂之六賊。靖康元年，二月，復及都民數萬人，此據欽宗紀。聶昌傳云：十餘萬人，恐失實。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彥等嫉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邦彥傳云：退朝。衆數其罪而罵之。邦彥傳云：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吳敏傳言，衆不退，遂擲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濬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珙之宣綱後期，衆鬱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此純爲一羣衆運動。政府後雖從衆，初亦欲以兵力壓伏之。時與東俱上書者，尚有太學生高登。登傳云：「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可謂見危授命者矣。金兵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盡屏伏闕之士，自東始。時雍又欲盡置諸生於獄，人人惴恐。聶昌力言不可。乃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昌詣學撫諭，然後定。是時嬖臣多從上皇東下，惟宦者梁師成當欽宗爲太子時，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能力保護，以舊恩留京師。東又與布衣張炳俱疏其罪，其於一時之嬖幸，可謂無所寬假矣。明年正月，欽宗如金軍。太學生徐擢，率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二酋使以馬載擢至軍詰難，擢厲聲抗論。爲所殺。金人脅立異姓，衆如其意舉張邦昌。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

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此時獨持異議，安得不爲徐揆之續？然則是時之太學生，實有見危授命之節，非客氣也。初，吳敏欲引謗議，奏補陳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凡五上。高宗即位，相李綱。召東赴行在。比至，綱已罷。東即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崇仁布衣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啓殺澈，遂并及東。澈傳云：金人大入，要盟而去。澈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書不見信，請質子女於朝，身使穹廬，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澈蓋迂儒，無足憚，當局所憚者實東也。是時而猶殺言者，誠足使人流涕者矣。秦檜成和議，大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而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其悖悍如此。然檜死，王十朋、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周葵素與檜異，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侍御史湯鵬舉乞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留葵。翼日，博士何備等言於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編管。葵出知信州。太學中之正氣，殊未泯也。孝宗隆興二年十一月甲午，以黃榜禁太學生伏闕。是日，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竄其黨洪適、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幾復見陳東、高登之慷慨矣。

開禧元年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啓邊釁。以忤韓侂胄，送建寧府編管。書辭見本傳。論侂胄之專恣，政事之敗壞，武備之不修，極伉直。侂胄傳云：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

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史言岳輕財好俠，蓋意氣用事者。然不肯以國事爲孤注，則非武夫寡慮者比也。先攻韓侂胄，後謀史彌遠，蓋極知權奸之誤國，內安爲外攘之本者。其識見，頗與陳東類也。時太學博士錢廷玉，附會侂胄，言恢復之計，見傳。

華岳不欲啓釁，以其無幸勝之理，非謂義不當謀恢復也。故事勢一有轉變，輿論亦即隨之。嘉定七年十一月，遣聶子述使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十二年五月，太學生何處恬等伏闕上書，以工部尙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皆是。皆見本紀。

宋之末葉，學潮頗牽涉黨爭。其顯著者，一爲爭史嵩之之起復。事在淳祐四年。太學生百四十四人，武學生六十人，京學生九十四人，宗學生三十四人，及建昌軍教授盧鉞，皆上書言其不可。嵩之傳。侍御史劉漢弼言願聽嵩之終喪。帝乃以范鍾、杜範並相。五年正月，漢弼卒。大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漢弼傳。是年四月，杜範卒。六月，兵部侍郎徐元杰卒。時亦謂非善終。程公許上書極言之。公許時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樞中書舍人。嵩之罷起復及相范鍾、杜範三制，皆其所草。先

是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暴卒，相傳嵩之之致毒。

嵩之傳。

然實皆莫須有之事也。程公許傳可見。

一爲攻余晦之事。晦爲天錫從子。宋史程元鳳傳云：淳祐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余晦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請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晦時爲臨安尹，理宗生平，於援立之恩最惓惓，蓋不免放縱之也。一爲攻宦官盧允升。董宋臣。寶祐三年，監察御史洪天錫疏論二人，留中不下，而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太學

生池元堅論擊允升，宋臣讒者以天錫之論爲時相謝方叔意。及天錫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監察御史朱應元攻方叔罷相。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日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自有學潮以來，太學中人，以此次爲最不一致矣。

一爲攻丁大全之事。大全迫逐董槐，事在寶祐四年六月。三學生屢上書以爲言。詔以槐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月，以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劾太學、武學生劉黻等八人不率，詔拘管江西、湖南州軍。宗學生與伯等七人並削籍，拘管外宗正司。是時太學生獲罪者六人：劉黻外爲陳宗、黃鏞、曾唯、陳宜中、林則祖。大全及宜中傳。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三學，誡諸生毋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士論翕然，稱六人爲六君子。而宗學諭馮去非，亦不肯書名石碑下，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焉。宜中、去非傳。大全貶劉黻還太學。侍御史陳垓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劾黃之純去職，黻又率諸生上書爭之。

黻傳，亦見公許傳。

賈似道傳云：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然景定五年，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似道命京尹劉良貴摭摭以罪，悉黜配之，是役也。食貨志云：三學六館皆上書；元史葉李傳云：伏闕者凡八十三人；而良貴之陷李，亦誣其僭用金飾齋局，未敢以攻執政爲其罪；則初未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也。李亦可謂能持正論者。至其晚節不終，則聲

華之爲累耳。故明夷利貞也。

陳宜中初本攻人者，後乃爲人所攻。丁大全之敗也，丞相吳潛奏還宜中。賈似道入相，復爲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宜中於似道，蓋實不免比周。似道督師江上，以國事付王燾、章鑑及宜中，蓋取其素與已。燾、宜中於其旣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旣而二人自爲矛盾。宋史宜中等傳論。燾子乃噉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攻宜中擅權，黨似道。時爲德祐元年七月，宜中遂徑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燾，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蓋知國危，借此脫身也，亦云巧矣。然其後奔走朔方，身死異域，卒未肯屈節北廷，則曾讀詩書者，雖傾危之士，亦終知顧惜名義也。

宋末，學生忠貞不屈者頗多。淳祐七年十二月，詔大學生程九萬自北脫身來歸，且條上邊事，賜迪功郎。德祐二年正月，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釋，褐出身。俱見宋史本紀。此足媿當時儒生如許衡輩之屈節外族，及朝臣之紛紛遁去者矣。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二月，甲子，董文炳、唆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裒，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五月，壬寅，宋三學生四十六人至京師。九月，庚子，命姚樞、王磐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餘聽還家。三學生之爲北廷所羈繫者，蓋甚少也。

金、元以外族入據中國，自無爲之盡忠者。金史僕散端傳：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金之危亡，學生有所建白者，惟此而已。元史王忠誠傳：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鬪，復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

堂下黜其首爲閔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此閔不知其爲何事，然必無甚關係也。

至於明世，而學生之崇尚氣節者又多。王省死建文之難，引見鳴鼓衆質條。又陳思賢，洪武末，爲漳州教授。以忠孝大義勗諸生。燕王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堅臥不迎詔。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即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有司執之送京師。思賢及六生皆死。高賢寧，濟陽儒學生。嘗受學於王省，以節義相砥礪。建文中，貢入太學。燕兵圍濟南，賢寧在圍中。王射書城中諭降。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王悅其言，爲緩攻。王即位後，賢寧被執入見。成祖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予一官。賢寧固辭。錦衣衛指揮紀綱，故劣行被黜生也。素與賢寧善，勸就職。賢寧曰：君爲學校所棄，固應爾。我食廩有年，義不可。且嘗辱王先生之教矣。綱爲言於帝，竟得歸。高瑤，由鄉舉爲荊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抗疏陳十事。其一請追加郕王廟號。憲宗雖不用，然久之，竟復郕王帝號。又有虎臣者。成化中，貢入太學。孝宗踐阼，將建棕棚，萬歲山備登眺。臣抗疏切諫。祭酒費閭懼禍及，銀鐙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聞大慚。此皆能責難於君者也。李時勉，正統六年，爲國子祭酒。八年，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彘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慚。助教李繼，請解於太后父會昌侯孫忠。太后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大用樸魯，

初不爲六館所知，及是名動京師。時王驥攻麓川，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辭極切至。傳。見驥蓋一時教官、學生與權奄之搏鬥烈矣。楊守陞，守陳弟，附成化初鄉試第一。祭酒邢讓下獄，率六館生伏闕訟冤。讓傳云：讓以用會饌錢

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用饌錢似屬不合，然在當時，似已成陋規，取陋規未必有罪，即有罪亦不至死。讓傳又言讓負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位相軋者多忌之，則其獄或實冤，在諸生亦非阿私所好也。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與同列相計，羈廣信獄，諸生萬餘爲訟冤。夢陽非君子，與相計者亦非正人，其事無足深論。劉大夏戍肅州，諸司憚劉瑾，絕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則公道究存於學校中矣。楊漣劾魏忠賢，得嚴旨，蔡毅中領祭酒事，率屬抗疏爭之，尤爲大義凜然。

學校中人，亦有不顧廉恥，干犯名義者。如林日養、費閭是也。尙不止此。魏忠賢之建生祠也，監生陸萬齡，至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宜建祠國學西，與先聖並尊。司業朱之後，輒爲舉行。會熹宗崩，乃止。見明史關黨閹鳴泰傳。此真匪夷所思者矣。然有羣衆運動，即有其蠢賊，亦不足怪也。

武舉

武舉起於唐世，所試者長垛、馬槍、翹關、負重等，皆膂力之事也。至宋以後乃漸變。宋史選舉志：「孝宗隆興元年，殿中侍御史胡沂言：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國初，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

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材品考任，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乾道二年，中書舍人蔣芾亦以爲言。請以武舉登第者，悉處之軍中。帝以問洪適。適對曰：武舉人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也。帝曰：累經任使，可以將佐處之。觀此，知武舉出身者，與卒伍絕非同類矣。用兵固非文墨之事，然忠義及智謀，皆自文墨而出，亦豈可舍之不務邪？黃梨洲以從毅宗死者皆文臣，建義於郡縣者，皆文臣及儒生，而武人之爲大帥者，無不乘時易幟，謂觀於此，然後知承平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明夷待訪錄兵制二。其言或不免少激，然執干戈者不可不受教育，則理無可疑也。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邪？對曰：未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而送款也。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且汝主何負焉？正如所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其言頗足與梨洲之言相發明。虜主而能知此者，此固事理之當然，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而叛國之武臣，不得以蠢愚爲解也審矣。

從來言教育者，皆詳於文而幾不及武。惟南北朝時，頗有異於是者。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啓陳政事，謂宜於大廟之南，引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是也。魏書韋閔傳：族子彧，爲東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表立大學，魏世州郡之學，對縣以下之學，稱爲大學。李平傳言：平在相州，修飾大學。高祐傳言：祐爲兗州刺史，鎮滑臺。以郡國雖有大學，縣黨宜有發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崔挺傳：挺族子纂之從祖弟遊，轉熙平太守。大學舊在城內，遊移置城南間敵之處，親自說經。北史鄭道元傳：道元試守魯陽，表立發序。紹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皆又成人之學。對童稚之學言之，亦曰大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大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

京源是也。

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則并曾試行之矣。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言宜二十五年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受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則人人當文武兼修，其用意尤爲周至。蓋由競爭烈而其所責望於民者深也。別見周朗條。

爲外族立學

外族遣人來學，歷代多有之，此於文教覃敷，所關固大。然於境內之其他民族，加以教化，其關係實尤大也。宋史神宗紀：熙寧八年，三月，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從之。孝宗紀：淳熙八年，四月，立郴州宜章、桂陽軍臨武縣學，以教養峒民子弟。蠻夷傳：誠、徽州熙寧時，其酋光僭降，與其子日儼，請建學舍，求名士教子孫。詔潭州長史朴成爲徽、誠等州教授。此皆爲外族立學者也。孝宗紀：淳熙元年，四月，許桂陽軍谿洞子弟入州學聽讀，此則許其入中國之學者也。明時，雲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明史選舉志。其後宣慰、安撫等土官，俱設儒學。職官志。則亦二者俱有。

爲外族立學及許其入學之事，明史所載頗多。雲南土司傳：永樂元年，楚雄府言：爨種賦性溫良，有讀書識字者。府州已嘗設學教養，其縣學未設。縣所轄六里，爨人過半。請立學置官訓誨。從之。十五年，順州知州王義請建學教育。從之。十六年，麗江檢校龐文郁言：本府及寶山、巨津、通安、蘭州四州，歸化日久，請建學校。從之。廣西土司傳：正

統十二年，思恩府設儒學，置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從知府岑瑛請也。景泰五年，從瑛請，建廟、學，造祭祀樂器。皆外族自請設學之事。四川土司傳：宣德九年，永寧宣撫奢蘇奏生儒皆土僚，朝廷所授官，言語不通，難以訓誨。永寧監生李源，資厚學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例，授爲儒學訓導。詔從之。病教官之言語不通而求易其人，似教學尙非盡虛文也。四川土司傳：洪武二十三年，烏撒土知府阿能，烏蒙、芒部土官各遣子弟入監讀書。建昌土官安配遣子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監讀書。天全六番招討司永樂二年，高敬讓來朝，并賀立皇太子，且遣其子虎入國子學。賜虎衣衾等物，十年，敬讓遣子虎貢馬。初虎入國學讀書，以丁母憂去，至是服闋還監。皇太子命禮部賜予如例。播州宣慰使司，洪武二十一年，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帝敕國子監官善訓導之。正德二年，使楊斌爲其子相請入學，并得賜冠帶。永寧宣撫司祿照，坐事逮至京，得直還卒於途。其子阿珩，與弟智皆在太學。遂以庶母奢尾署司事。洪武二十六年，奢尾入朝，請以阿珩襲從之。此等皆遣子弟入監之事。雲南土司傳：毛里軍民宣慰使司刀暹答，永樂四年，遣子刀典入國學，實陰自納質。帝知其隱，賜衣幣，慰諭遣還。湯沐傳：附馬錄巡撫貴州，請立土官世系，絕其爭襲，而令其子弟入學。報可。此令其入學，亦或爲絕其爭襲之一助。然此等必非本意也。貴州土司傳：「萬厯二十八年，皮林苗吳國佐、石纂太等作亂。國佐本洪州司特洞寨苗。頗知書。嘗入永從學爲生員。」似教學初不能消反側。然唐胄傳言：「遷廣西提學僉事，令土官及瑤、蠻悉遣子入學……屢遷廣西左布政使。官軍討古田賊，久無功，胄遣使撫之。其魁曰：是前唐使君，令吾子入學者。即解甲。」則究有所謂撫綏之效矣。

燕石續札

呂思勉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01 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張 6 1/8 字數 121,000

1953年1月第1版

195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500

統一書號：11074·134

定 價：(9) 0.80 元

封面設計：余竹君

一九五八年 貳月 廿八日

统一书号：11074·134

定 价：0.80 元